

原 创



龙舞枫情

内容简介

她是世上最能干的下属，
他是世上最体恤的上司。

神啊，为什么突然将他们的关系变得如此暧昧呢？
害得她都不敢正眼看他，母亲也来搅局，
不声不响炸了重要的堂口。
背叛，多么严重的问题，头好痛呀！
不行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咦？怎么又被捉到了。这下怎么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龙共舞/迷迪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0

(花雨. 第4辑/珠雅主编)

ISBN 7-5387-1588-6

I. 与... II. 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181 号

花 雨 (第四辑)

主 编: 珠 雅

◎作 者: 迷 迪 等

策 划: 珠 雅

责任编辑: 张秀枫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联系电话: 0431-5638648

邮政编码: 130021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64

印 张: 144 字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1588-6/1·1522

定 价: (全 48 册) 216 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
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引 子

也许，“它”已经不算是黑道组织了。因为，它既不走私，也不贩毒。去街头收保护费？那更是他们所不屑一顾的。毕竟作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哪里会去在意那不够塞牙缝的小钱。他们自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正式上市公司为组织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物力，用于推动他们在黑道上的崇高地位。

这个组织惟一的信念就是——“黑暗”只能由黑暗来瓦解。因此，只要世上仍有罪恶，暗龙就有存在的价值，它沉浮其中，掌控罪恶，建立新的秩序。

组织千百年来也一直信奉这个真理，龙族代代相传，风火水土四大部族世代相伴。他们特立独行，保持自己在黑道上的强大势力。同时在商场上也是暗地操纵，翻云覆雨。组织中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各行精英。这里是强者才能生存的地方。残酷的戒律，不断的延续……

这就是“暗龙组织”，永远在黑暗中浮沉的东方之

龙！

1

日本·轻井泽

这是一间舒适的小房子。深蓝的墙壁，柔软的羊毛地毯，软骨沙发，古董摇椅，随地散落的零食和布偶充分显示了主人的随意和懒散。

显然，主人不在。当电话铃响起两声后，答录机就自动开启：一个轻快的女声响起：“HELLO！这位亲爱的朋友，知道你打电话给我，真是万分荣幸。可是不好意思，我不在哎。不如，你等我一下吧。来来来，按下一，是《忘情水》，二，是《健康歌》……如果你听完歌，我还没回来的话，请在‘嘟——’一声后留言。不然，你就挂电话吧。”

“嘟——”显然对方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听歌，而是直接留言了。“回来，我发了邀请函。”简洁，低沉的男中音响过。没有留下姓名，或是其他的信息。完全命令的口气，好像非常肯定别人会听得出他的声音，

会服从他的命令。随后，屋子里又恢复了寂静。



香港·凌园

今夜，香港凌氏集团总裁凌城骏五十大寿，设宴凌云山庄。上流社会的名媛绅士莫不想方设法去弄来一张邀请函。毕竟，凌氏集团在香港乃至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如果能被邀请参加这次宴会，实在是莫大的荣幸。

此时，宴会已过半，酒正酣，情正浓，突然一辆银色法拉利冲至大门前，“吱”的一声，猛烈的急刹车，轮胎和地面急促磨擦，可怜的车子发出尖锐的声响，似乎在抗议主人的粗暴。一个高挑的身影随之跳下车，“碰”地摔上车门，将邀请函和钥匙率性地丢给侍者，冲进大门。转眼间，已如一阵清风消失在那片灯光鬓影中。

只见她身着一套蓝色亚曼尼西装，如缎的秀发用丝带高高束起，一直垂到腰际，美丽的脸上有着怨愤的表情。

她，姓名：聂晓枫

身高：171cm

年龄：23 岁

职业：调酒师（“暗龙”组织四大高干——风）

特点：精通电脑，中、英、法、日、德，五国语言。擅长西洋剑。

风，变幻莫测不易捕捉。而她，聂晓枫正是集风之特点于一身。年轻、飘逸、游戏人间从不停留。

死老大！气死我了！七天假才休了几天，又心急火燎地把我召回来！当我是小狗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咬着牙，忿忿不平地嘀咕着，聂晓枫步入了大厅，毫不费劲地找出她口中的死老大，因为他实在有够炫！

他，姓名：凌宇

身高：183cm

年龄：27 岁

职业：凌氏集团副总裁（“暗龙”组织之首）

特点：外表看上去是温文尔雅的贵公子，其能力却深不可测。

今天，他穿了一套黑色手工西服，头发背梳至脑后，使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更显俊逸。依然是酷酷地挑起左眉，轻眯着令人心醉的桃花眼，暗藏其下的危险光芒。挺拔的鼻梁使他的五官更深刻有型，而性感的

薄唇现在又不知是在消受哪家的美人恩呢。顾长的身躯在贴身西装下显得健美挺阔。嗯！还是一如以往的帅，也一如既往的跣。

聂晓枫找着了人，就从路过的侍者手中取过一杯酒，依着廊柱，悠哉地欣赏老大和一位女士调情。呵，不愧是老大，不费吹灰之力啊！那女人已经快化为老大脚下的一滩水了。

聂晓枫笑着，轻抿一口水酒，噢，有够难喝！她紧皱眉头。这是谁调的酒，将酒的原味破坏殆尽嘛，顿时，她心情大坏，顺手丢掉那杯酒。因为本身是出色的调酒师，她对酒的味道极为挑剔。哎，老大真是不察，从哪请了个三脚猫？回头一定告诉老大，炒了他。

喔，老大在向她举杯致意呢。聂晓枫可不认为那是友好的表示，于是她认命地向二楼的书房走去。

由于二楼没有向宾客开放，加上良好的隔音效果，书房一片寂静。聂晓枫也就没开灯，静坐在黑暗中，好放松一下自己疲乏的神经。

呼，暗龙之风可真不是好做的，成年累月累得像条狗。

（有好多事情要整理整理了，可是先让我休息一下吧，就一下……）这是聂晓枫的心声。今天能成为暗龙之风，她是不折不扣，一步步努力走过的，但是她始终……

“啪！”灯亮了，聂晓枫从黑暗中回神。哎，老大来了。聂晓枫在心底暗叹一口气，回转身假假地笑起来：“亲爱的老大，就知道你最关心我了，连下十二道金牌，就为见枫枫一面呀。于是，我是日夜兼程，快马加鞭，不休不眠地赶回来向您报到!!!”哼哼，说的自己都好感动。

“不过——”聂晓枫脸色一变：“老大，你也太狠了吧！三天前我刚搞定印尼的军火走私案。七天假可是您亲开金口赏给我的，而我现在不过才休了两天，”两天耶！她什么都没玩到，还倒霉地惹了一身腥！“您就言而无信地把我叫回来，过分，太过分了！”聂晓枫唱作俱佳地说。

“你不会不知道我父亲，也就是上届龙首今天做寿吧？”依着门框，凌宇一派悠闲。他喜欢这个角度，可以恣情地欣赏她变幻的表情。是，她才休了两天公假，不过她是从印尼直飞日本，因此，他已经有月余没看到她了。他想念她，当然只好假公济私调她回来了。

不过他现在还不想告诉她这个理由，免得吓着她，所以想先确定她的心意。而且，也的确不能放她在日本太久，免得被人偷了！

“礼物我三天前就用特快专递寄回来了！再说了，今天主角又不在。这里谁不知道老龙头早就去波罗的海陪擎的爸爸下棋了。犯不着让我赶来赶去伤元气吧？”老大何时那么注重礼数了，八成是又有事要她拼命。

“伤元气？”凌宇挑挑眉；“我还以为你能力出众，风头正健呢！”慢条斯理地在真皮沙发上落座，凌宇似笑非笑。有那么夸张吗？“从轻井泽到香港的飞机不过三个多小时吧。”伤元气？她还真虚弱呀。

“哪里，哪里！不及老大您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潇洒自如，长袖善舞呀！”聂晓枫猛吹捧凌宇。

“唔，真的吗？”凌宇一脸不信。以为光是嘴甜就能敷衍了事了吗？

“老大，你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魅力嘛！”聂晓枫一脸护卫自己偶像的坚定表情。

“可是，我听说到的是你的魅力更大呢！”托着下巴，凌宇笑得高深莫测！

“什么，哪个混蛋想挑拨暗龙起内讧！”象征性地

捋捋袖子，聂晓枫一脸要扁人的样子。

“而且，你带来的诱惑还亦男亦女呢。”凌宇说得慢吞吞，这晓丫头是想能骗就骗吗？在他面前都不肯照实说。

“亦男亦女？”聂晓枫错愕。我还可公可母咧；呃，老大，您说的不会是那个吧？”半晌，聂晓枫的讲话变得吞吞吐吐。不会吧，消息来的未免也太快了！

“哪个呀？”凌宇声音依旧平和轻柔。喔，她惹的麻烦还不止一个嘛！

可恶！老大真的知道了！聂晓枫此时真觉得芒刺在背。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吧，不过是无聊女子甲的一个玩笑嘛。

“在日本的休假不错吧。”凌宇仍是淡淡地试探。

呜，玩完了，老大真的要跟她计较一番了！

“哈！哈！哈！”聂晓枫干笑三声，“老大，你真是的。也不早说，吓我一跳。小事一桩嘛！”

“——”凌宇平静的面容看不出半点表情。显然，他不认为这是小事，也不想一笑置之。

无趣地撇撇嘴，聂晓枫点了一支烟：“是，我此行在日本遇上了一位有趣的小姐。”

“嗯。继续！”有警告的意味！他要的是实话。

“是真的很有趣嘛！”在凌宇玩味又讽刺的眼神下，聂晓枫有了一丝烦躁；她居然肯出借那只玉手给我做烟灰缸呢。”哼，只可惜她不屑一顾！

“不是你要求的吗？”凌宇挑眉，现在倒肯说了。

“呼。”吹出个漂亮的烟圈，聂晓枫嗤笑；我怎么知道现在的日本女人都这么勇敢开放。”

“知道她的背景吗？”凌宇垂下眼睑，暗龙不是没有敌人，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为好；日本福田组的么女，你不觉得荣幸吗？”

“是吗，那我真的要考虑考虑成为她的入幕之宾了。毕竟人家是那么热情的向我示好呢。”聂晓枫嬉皮笑脸。犹记得那女人的眼睛不寻常，伸出手接烟头时，眼底还会闪烁着莫名的兴奋。

“如果她不是同性恋的话。”耸耸肩，聂晓枫似乎很遗憾的补上一句。

“哼！”凌宇略略提高声音；像福田小姐那样的人，对越特殊的东西就越能引发她的占有欲。如果你不是那么锋芒毕露，她也不会盯上你。”

凌宇直视她，言下之意已经在指责聂晓枫的行事鲁莽。她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不喜欢耍手段。她不知道自身的光芒是多么的吸引人，他可不希望守候了这

么多年，在他还没行动前，她就已经糊里糊涂地变成别人的。还是个女人的！

“好，好，好！”竖起双手，聂晓枫状似无奈：“我承认，我粗鲁，我错了，我是暴躁，野蛮的小鬼嘛！”

聂晓枫没有多想凌宇的怒气为何出人意料，只要老大别发火，她怎么贬低自己都行，老大发威可不是好玩的。

“记着，暗龙的人在外界应该是绅士。”凌宇直起身，果断地取走晓枫的烟，拧灭。真是，小小年纪抽什么烟！虽然她拿烟的姿势很美，但女孩子抽烟总是不好的。晓抽烟他就更不可容忍了。

“喔！那我在暗龙内部不就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眨眨眼睛，聂晓枫笑嘻嘻地反驳凌宇。

盯着那两瓣不知死活的艳艳红唇，凌宇皱皱眉头，她对他的磁力是越来越大了：“你说呢？”他站开了一点。

不干不脆！忍住翻白眼的冲动，聂晓枫摆正姿态，行了个标准的绅士礼。拖长调子：“是，属下知错。属下谨记龙首教——悔！”

凌宇看着这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属下，也颇觉无奈。大家明明受一样的训练长大，为什么晓和赫雷都

可以这么随性散漫，当然，赫雷是因为本性花心。那晓呢？是因为她是女生，所以没什么责任感吗？还是她用笑来排解压力呢？不！晓是女人，但绝不是那种只有依附别人才能活下去的生物。晓，她……

“嘿！老大？”聂晓枫打断了凌宇的思路，“您老人家十万火急的传我回来就为了那个日本小女子吗？”聂晓枫笑的兴味。

凌宇莞尔，十万火急？他有吗？不过是一通电话留言吧，虽然他真的很想见到她。小妮子这么问，怕是想找陷阱给他钻，八成要歪曲自己喜欢福田美生吧。

“怎么，你吃醋了？”哎，要是真的吃醋就好了！

吃醋？老大的字典里怎么会有这两个字？他今天转性吗？聂晓枫瞪大眼睛作白痴状，根本没发现自己被反将了一军。

像是清楚她的想法，凌宇拍拍她的肩膀：“留在香港休息两天吧。”凌宇决定还是把她留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眼睛嘛！

怎么，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一说，没有惩罚，还有休假呀！惊喜！太惊喜了！

“今晚月色不错。”凌宇轻笑，要看晓露出那种吃惊的表情还真不容易呢！

月亮？月亮跟放假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因为今夜月色撩人，所以老大心情大好，这才大发慈悲，对我的过错既往不咎，还让我继续放假？聂晓枫费解极了。

“一起下去吧。宴会没有主人是不行的。”凌宇淡笑，生性多疑的小丫头啊，没假休要抱怨，有假休却又疑神疑鬼，累不累呀！虽然泽禹今天坐镇“夜”，赫雷和冠杰还是会来的。不过今天的主角注定是他和晓了。

“喔！”聂晓枫点点头，跟在凌宇后面。看来老大只是小小地警告她一下嘛。那就没事了。聂晓枫暗自庆幸。

“等一下要陪我开舞。”忽然，凌宇凑近聂晓枫的耳朵说道。

“哦——”聂晓枫温顺地点点头，啊？跳舞？等等！！“老大！”她难以置信地盯着凌宇，“我今天可是穿男装耶！”而且还这么帅！

“那有什么问题？难道这样我就不敢要你了吗？”凌宇不明不白地暗示聂晓枫。他微笑着伸出手，“快来，冠杰要开始演奏了。”

“开什么玩笑！记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哎！您就不在意他们给您冠上个有特殊嗜好的罪名？对凌氏产生不

好的影响？”聂晓枫把头摇得象拨浪鼓，索性把手背在了身后。老大没有看见那些记者的狩猎眼神吗？她可不想成为闪光灯下的动物，无处藏身。

“我才不在意那种三流记者影射些什么。再说你是货真价实的女生，你怕什么？”凌宇一个健步，擒住晓枫的手，要将她带入舞池；“快点，大家等着我们开舞呢。”他是不大喜欢那些记者在报纸、杂志上乱写乱画，不过，如果女主角是晓的话……凌宇笑得可邪气了。

“呵呵，老大，您花名在外是您的事，我还要维护我纯洁的闺誉呢！”聂晓枫格开凌宇的手，敏捷地向后躲闪，一边还甜滋滋地笑着。

“不会吧？”猛力一拉，凌宇将聂晓枫拉入胸怀。晓真是滑得象一条泥鳅，一不看紧就会跑掉；“聂四少的风流倜傥人尽皆知，哪里会在意这条小新闻呢？”

聂四少是外面的人对晓的戏称。嗯，晓的身上好香：“走吧，走吧。跳舞了。”

凌宇笑着，连拖带抱地将一米七一的聂晓枫拉进舞池。

“咔！咔！咔！”闪光四起。记者、宾客都疯狂了。而凌宇却旁若无人地拉着晓枫翩翩起舞。只可怜聂晓

枫被凌宇压制着，动弹不得。

呜——，不要啦！人家还要和漂亮美眉跳舞呢！
聂晓枫真是欲哭无泪，她已经可以想象，明天全香港的报纸头条都将这样刊登：

凌氏集团副总裁，当代新贵，社交宠儿凌宇，其人居然转性做 GAY！其中意对象为一名普通调酒师。

她真是不要活了！！



“晓枫，晓枫——”

谁，谁在唤她？是母亲吗？

“晓枫啊，在暗龙中女人一定要强！”

什么，母亲在说什么？为什么她的声音好像从天外飘来。

“不强的女人只配做奴隶！”

奴隶？

“她们永远是男人的玩物！”

玩物？

“来，你答应妈妈，你要变强，无论什么代价，多大牺牲，你一定要强，强过暗龙的任何男人！”母亲的表情为何忽然如此狰狞痴狂！

“是的！是的！”晓枫听见自己忙不迭地答应着，她要变强，不惜代价，不择手段！

“砰！”晓枫猛地弹坐起来。

“呼！呼！呼！”她急剧地喘息着。待看清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才冷静下来。原来，只是一场梦啊。

聂晓枫平定呼吸，抹去头上大滴的汗。

说是梦，还不如说是回忆吧。母亲在她小时候时常这般耳提面命的。哎，也不知道大洋彼岸的母亲这会儿好不好。她现在几乎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母亲，就是因为她的期许和苛求，即使母亲要她做的她已都做到了。

翻身下床，聂晓枫冲了个战斗澡，再从厨房里随便找了些东西裹腹。然后，就依在沙发上，搂着一个大抱枕，优哉游哉地看起电视来。既然是休假嘛，就要有点懒散的样子。自从加入暗龙以后，很久没有过过这样的清闲日子喽。

哎，昨晚一回到香港就赶去为凌伯伯祝寿，不但被凌老大拖去跳舞，还跟赫雷拼酒。赫雷哪是她的对手，没三两下就给摆平了。还是她送回去的呢。结果，等她回到家时都凌晨三点了。

对了，现在几点？她抬眼去看呱呱钟。哇！都十点半了，不过没关系，老大正放她大假呢！呵呵，老大是说她可以留在香港休息两天。两天可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耶。看来她可以好好疯一阵子啦。

于是，聂晓枫沉浸在如何玩乐的计划中，而完全忽略了电视里的新闻：

日本福田株式会社代理人福田美生小姐于今日来香港参加……



她就知道！老大几时会这么好心了！看着眼前如章鱼一样攀附着自己的女人，聂晓枫就气不打一处来。从日本到香港，她还真能追啊！可恶，被老大耍了！他跟本是在算计她嘛！休假，说的好听！现在又放这只章鱼来咬我。

今天的好心情全毁了！聂晓枫为什么会如此生气呢？因为，今天下午，当她心情愉快地出门玩时，一开门就撞上了这个骚包女人！

她，姓名：福田美生

身高：162cm

年龄：20 岁

职业：日本福田株式会社代理人（日本福田组老大的幺女）

特点：外表清艳的她事实上是个同性恋。危险，有野心。

“呵呵呵，亲爱的枫君，高不高兴见到我呀？我千里迢迢地来寻你，你会不会很感动呀，陪我去玩吧，嗯？好不好嘛？”福田美生十足的小女人样，幸福的依在聂晓枫身旁。

但那轻柔甜腻的女声，在聂晓枫听来却如同破锣在她耳边一阵猛敲。还感动呢！她都恶心得要吐了！别误会，她并不歧视同性恋，只是她觉得福田美生的爱偏激得很，惹不得。何况她性向正常，只是还没找到可爱的男人。

此时，福田美生那圆润的手臂攀附在她的肩头就如同蛇一般，好像一直左右她命运的那条格言一般。再瞧瞧她身后那排垂头丧气的黑衣部队就更是心烦！

该死！她努力克制住心中升起的烦躁情绪。转而冷眼看向福田美生年轻妖娆的面容，比较客气地说：“福田小姐，承蒙厚爱，对您的问题和要求，我只能

说，不！”忍耐！忍耐！老大说的“风！度！”。

“可是，枫君，人家……”福田美生不依不饶地纠缠着。

“对不起，我赶时间。少陪了。”聂晓枫忍不住打断她的话，甩开她的手，径自走向车子。

“你去哪？我陪——”福田美生不死心地跟上，却被聂晓枫瞪在了原地。

聂晓枫也不理她，径自走过那堵“黑衣墙”。上车，踩油门，走！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呵，呵，呵。好有趣呀！原来这才是聂晓枫的真实表情。在亲切、风趣的表象下，如同野生动物般犀利的眼睛，不怒而威的神色，暗龙把她藏在黑暗中真是埋没太久了！就让我来揭开幕布，放出这个美丽的战士吧！福田美生噙着一抹笑意，亲昵地抚弄着掌中的伤痕，呵，这也是枫君留下的呀。她犹做着她的野心梦，眼底还不时地闪过兴奋的光芒。

聂晓枫全凭直觉地飞速行车，冷汗却从她的额上滴下。她从小就这样，一遇到超出自我设定的事，身体就会比理智更快反映。真不知是好，还是不好。不过福田美生的口气和她母亲倒是一模一样。又是一个妄图用爱来束缚她的女人，而且更变态。

聂晓枫有时真的觉得被勒得喘不过气来，她觉得疲倦，她渴望有一个足够宽阔的港湾，就像凌宇！

“吱！”聂晓枫猛然刹车，可怜的车胎又一次发出哀怨。聂晓枫只听见自己的心跳。母亲的话犹言在耳，“晓枫啊，在暗龙中女人一定要强，不然，就只能是男人的玩物、奴隶！你一定要强，再强！”母亲说话时语气是那么的温柔，抚着她的脸，慈祥的面容平静无波，仿佛只是在跟女儿说说贴心话。

是的，聂晓枫为了变强，苛求自己，超越别人，站到了今天的位置。如果她不够强，她就不能和老大如此接近，不会和孟泽禹、赫雷、擎冠杰共掌四部。她不能去破坏这样的平衡，不想失去朋友。老大不是说她是“风”吗？那么她就不是温情的女人，她是强者！一如母亲所期望的。

她母亲大概是没有放一丝感情在她身上，所以她不知道这位福田大小姐的真心又有几许？

福田美生？她到底想做什么呢？忽如暗夜的清荷，忽如蠢笨的花痴，她的目标是什么呢？暗龙吗？哼！这个娇娇女再行，也不会是暗龙的对手！

或者，她看上的真的是聂晓枫？去！她看到的不过是聂晓枫的表象。暗龙中的她光彩照人，利落潇洒，

但真实的她呢？也许不那么坚强，不那么勇敢，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自卑……呵，原来聂晓枫连自己都看不透，还号称暗龙的情报大师呢，说出去岂不贻笑大方。

聂晓枫嗤笑了一声，收回了思路。还是想想正事吧！福田美生怎么能够这么快追来呢？如果福田美生在跟踪她，她应该会有所察觉。即使她疏忽了，她养的那批情报员也不是吃素的。能让福田美生又快又准地找到她的可能就只剩下一个——老大在整她，故意通的消息。可恶！她聂晓枫又岂是能被平白耍着玩的！看我找你算账！聂晓枫再度飞车向凌氏集团总部奔驰而去。

2

凌氏集团总部凌骏大厦

很快地停好车子，聂晓枫踱入了一楼大厅，信步走到接待台前，一本正经地敲敲台子：“嗨，这位美丽可爱的小姐，我是来拜访凌氏副总裁凌宇先生的。”

陈玲玲瞟了一眼这位算是自己上司的无聊人士，忍住翻白眼的冲动，清清嗓子，公式化地问道：“请问，小姐贵姓，您有预约吗？”。

“免贵姓聂，小姐贵姓？”聂晓枫仍是一幅纨绔子弟的模样。

“陈”。有问必答是公司的规定，陈玲玲随口答应。

“沉鱼落雁的沉？”聂晓枫眼底闪过一丝狡邪。

“不，耳东陈。”陈玲玲抢着回答：“那么，聂小姐，您有预约吗？”她煞有其事地翻翻记录，有才怪！

“没有唉！这怎么办呢？”聂晓枫一幅大伤脑筋的样子。

她，她，她！她还真敢说呀！还玩！深吸一口气，陈玲玲放低声音：“聂高干，属下不是被您派来过滤龙首身边的可疑人物的吗？您怎么会那么健忘呢！龙首有令！四位高干可以直达顶楼不必通报。所以——”陈玲玲甜美地一笑。

“所以什么？”聂晓枫居然还故作无知状。哎，不知怎的，她现在不是很想上去了，逗逗玲玲也是件蛮好玩的事嘛。

“所以请聂高干自便吧！”陈玲玲沉下脸。滚吧你！就想要弄手下人，看别人吃鳖很有趣吗？

“我只是不想拥有特权嘛！”聂晓枫无辜地眨眨眼。

“需要属下送您到电梯那吗？”陈玲玲咬牙切齿！她是很想押她上楼啦。

“咦，玲玲呀，你今天不舒服吗？”聂晓枫转而一问。

不舒服？陈玲玲不知她为何有此一问，被她弄得莫名其妙。

“脾气这么坏，生理痛吗？”聂晓枫还是跟她装糊涂。

你！陈玲玲几乎要气得以下犯上，攥紧拳头，在心里默念十下君子动口不动手，才再度开口：“你！”

“真是的，就算我不在你身边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呀。不要为了工作忙昏了头，暗龙也好，凌氏也罢，又不是你家的。那么认真干嘛？”不待陈玲玲发飚，聂晓枫抚上她的秀发，温柔地说。世上有她这么好的上司吗？亲自鼓励属下摸鱼。

一秒，两秒，陈玲玲以为自己停止心跳了！红晕迅速从脸上扩散到耳根，聂高干的电眼真是，真是……

“玲玲，你怎么啦，发烧啦！”聂晓枫还是笑嘻嘻的，咦，玲玲被电晕啦？她的功夫已经这么厉害了吗？

“你脸好红。”说着就很自然地将手贴在陈玲玲额头上。

陈玲玲眨眨眼，好半天呼出一口气：“不要，不要在这里诱惑清纯的女人了！龙首等你很久了！”她一字一句地瞪着聂晓枫，狠狠摔下她那只不安分的贼手。哼，帅就了不起吗！幸好自己心有所属，才不会变成同性恋。那个福田小姐会追着她跑，还不是聂高干自己的错。

不过，陈玲玲是不会告诉聂晓枫这些的，搞不好聂晓枫还会以为是在夸她呢！

“哎，老大真是未卜先知呀。”看来凌宇根本是请君入瓮呀，早知道不来了。可惜，千金难买早知道喔。无奈地耸耸肩，聂晓枫向陈玲玲挥挥手，转身向电梯走去。



凌骏大厦顶楼总裁办公室

办公室静悄悄的，全层只有两个人在工作，凌宇和他的秘书，而总裁凌城骏早已挂名不管事，四海云游去也。

此时，在这间开阔的办公室里，迎门的黑色大理

石写字台后，一个有着帝王风范的男子正端坐在真皮沙发上，头发光洁整齐，脸上挂着一抹商业性的微笑，却又有一丝戏谑，平添一分魅力。衣服嘛，呃，很高级的亚曼尼西装，可是不甚整齐。

他钢铁一般的手臂正轻松地搭在一副女性躯体上，修长的手扣在那女子的腰上，没有一丝惊慌或是不悦的表情，甚至是微笑着，愉快地向门外的不速之客点点头。

反观他身边的那名女子，面若桃花，眼含秋水，只是无奈、怨恨地看着来者。双手放在凌宇的胸前还来不及收回，鲜艳的红唇本来贴在他的嘴角，现在却触电似的弹开，身子却本能似地赖着不肯起来。

“——”

呃，总之聂晓枫推门看见的就是这幅活色春香。

“呵呵，”聂晓枫尴尬地笑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呢！”

“没有呀，正好我也有事找你。”凌宇挑起左眉，她没什么大反应嘛，“你走吧。”凌宇随意地打发那女人。

“宇——”那女人似乎心有不甘，轻扯凌宇的衣服，声音娇柔得可以挤出水来。可惜流水无情，凌宇

冷眼扫过，将这朵落花真是吓得落花流水，噤声，住手。

“副总裁，我虽然有要事相商，但还不想害得您欲求不满啦！请继续，不打扰，不打扰！”聂晓枫忽然挂上贼贼的笑，抢在凌宇开口之前，带上门出去了。哎，罪过，罪过喔！

“赵枝琪！你干吗不告诉我老大有‘忙’重要的事！”一出门，聂晓枫立刻翻脸，去找凌宇的秘书算账。本来嘛，她就应该替凌宇挡注意外访客的，怎么能让她这客人看到这么儿童不宜的画面呢！

“哼哼，我高兴，我就是看那女人不顺眼。”一张娃娃脸的赵枝琪个性太强，说起话来也孩子气十足。

“喔，你这是吃飞醋，以下犯上！”。这个老女人欠教训，凌氏的工资这么好领吗！她真为凌宇不平。

“去，我这是忠心护主耶。你没看见吗，那是什么喇叭花嘛！”赵枝琪根本不知反省为何物，只顾低头刷她的指甲油。

“咦，我看你是对老大有所幻想吧。”又一个为凌宇沦陷的女人！

“啊，龙首，我心中的偶像！”赵枝琪两手交握胸前，眼里的小星星一闪一闪。

“很伟大的奋斗目标。”，聂晓枫懒洋洋地答道，都快三十岁的老女人一个，还扮什么花痴。

“哎，为什么就不是你呢！”忽然，赵枝琪转头盯着聂晓枫，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喂，又关我什么事呀？”聂晓枫被她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嗒”，办公室的门开了，那名娇弱女子走了出来，她偷看了聂晓枫一眼，就苍白着脸，点点头，迅速向电梯逃窜。

凌宇跟着探出头：“晓，进来。赵秘书，接下来，电话，访客一律不接，不见。我不想有人打扰。”说着还意味深长地瞥了聂晓枫一眼。

“喳！”赵奴才连忙乖巧地领命做事去了。

“你可陷害死我了！”跟在凌宇后面，聂晓枫犹不忘瞪赵枝琪一眼。

“不送啊！”这个总想天下大乱的女人没义气地笑得花枝乱颤。呵呵，这回平静的顶楼可有好戏看喽。

“关门。”

“不用了吧，天很热的。”聂晓枫心里发毛，老大不会是想关起门来把她海扁一顿吧。

“冷气不够吗？”凌宇状似困惑，这小女人又不知

道在东想西想些什么了。

“够！”可以拖长声音，聂晓枫乖乖地关上门。惨了，这个房间的隔音设备这么好，被打死都不会有人知道。

脱下那件被揉皱的衣服，凌宇抽出面纸拭去嘴角的口红。那个劣等的女人，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口红！还是晓不染脂粉的清丽面容可爱。

“我听玲玲说，你等我很久了。”聂晓枫没话找话。打岔，快打岔，把老大的注意力转到西伯利亚去最好！

“怕是你缠她太久，她下逐客令了吧，坐啊。”凌宇不动声色。晓比他预料的还晚了一些，害他和那女人纠缠太久。不过，没关系，日后他会让晓亲自补偿被浪费的宝贵时间。

“可能。”是啊，久到你等不及找个美女来作陪呀。这句话险些出口，聂晓枫小心翼翼地咽了回去。她反客为主地从小冰箱里拎出一罐可乐，自在地坐到待客的长沙发上，将两脚率性地搭在茶几上。

“你找我有事吗？怕是也跟福田美生有关吧。”所以才这么有把握的守株待兔；先说好，你昨天才放我的假，可别不作数呀！”管他要不要打人，休假要紧。

“我是那么扫兴，不讲信用的人吗？”凌宇笑了。

他喜欢她悠闲自得的样子，无拘无束，多好。

“不是吗，那是什么理由让您如此有信心我今天会来拜访您呢？”老大真是会装蒜。

“你就当我跟你心有灵犀好了。”看来找福田美生当催化剂是正确的，晓的问罪来得很快。

“您也当我三岁好了。”聂晓枫皮笑肉不笑，“OK，反正我的确是为了福田美生的事而来。”有什么事大家摊开来说比较好。

“怎么，终于对她有兴趣了？”也好，开诚布公。反正，福田美生已经把晓引到他身边来了，他也就不希望晓和那个同性恋再牵扯太多。

“那个八爪章鱼，开玩笑！”聂晓枫全身发寒，猛搓手臂，“倒是老大的动机不单纯吧。”聂晓枫话锋一转，咄咄逼人。

“何以见得？”凌宇轻笑。

“你不是请她来香港做客吗？”

“难道我会请个不相干的人来做客吗？”晓问得也太直接了！

“起码我的住址她是从你这得知的吧！”骗鬼呀！别想推得一干二尽！

“为什么就不能是福田组的情报网信息灵通呢？”

她就是咬定他不放了吗？那他要不要先抵赖一下呢？

“那我这为风的人不是要好好检讨了？”聂晓枫眯起眼，有了怒气。死老大，道上谁人不知：“风”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密封锁，滴水不漏。暗龙组织的情报网由她全权负责，这样不是明摆着指责她的防御系统有漏洞吗！聂晓枫说到专业，也变了脸。

“是我告诉她的，但我也发现她的确注意你很久了。”凌宇坦然承认了。呵，看她翻脸不容易呀，可是也不能随便把小老虎惹急了。要不然，怎么玩下去？

总之就是在整我啦。聂晓枫开始嘀咕，老大最近很闲吗，好几次惹得她发火，到底有什么目的！

“喝吗？”凌宇递过一杯酒，调剂一下嘛。

“一大早就喝酒？”晃晃手中的可乐，聂晓枫拒绝了。昨晚喝的太多了。

“适当的收敛一下吧，不要随便去用你的魅力骗人，别变得跟赫雷似的。”凌宇犹不忘提醒一下，他可不希望给自己招来太多的情敌。

“喔？收敛！我倒要请教您，办公室是做爱的好地方吗？”挑衅的声音马上回敬他。死老大，自己都行为不俭了，还好意思教训她！

“不知道，要不要试试？”凌宇欺身挤到晓枫身边，

绽开一抹邪笑。

扑通，晓枫的心跳空一拍，勉强笑着开口：“老大，这是报复吗？就为了我坏了你的好事？太没有兄弟爱了吧！”。

“兄弟？你不是男人吧？”凌宇煞有其事地打量着晓枫的娇躯。

“可是，我是您的手下啊。不要随便伸出魔爪的好喔！”聂晓枫不禁有些恐惧，老大的眼光色色的。她不由自主地向后瑟缩些。咦，老大不是才教育她不能随便地用自己的魅力骗人吗，怎么他倒先骗起自己人来了！

“晓，我知道你的能力卓绝，从未质疑。”凌宇低声细语，笑得温柔无限。呵，小丫头警惕性很高呀。“可是，有一样能力我却不大了解。”凌宇的笑，诱惑无限。

“什么！”聂晓枫急问。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可惜，来不及了！凌宇的唇已经逼近了。

凌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将她拉进怀抱中，低头吻住她的香唇，在晓枫懵懂之间，已灵巧地撬开她的唇齿，来了个可以令人欲火焚身的法式长吻。聂晓枫因他突如其来的吻，一口气就梗在喉咙里。

她愕然地瞪大双眼，整个人呆在那里。不敢相信凌宇居然真的在吻她！她此时完全处于被动的一方，只能茫然的感受着凌宇放肆地侵占她的唇，轻而易举地将舌头递送到她的口中。

他的吻太炽热也太狂猛，她只得无力地闭上眼，陷入无止境的意乱情迷中。她的手臂像有意识似的揽向他，想寻找一个依靠。她的身体自然地向凌宇靠去。“ 哐 ” 的一声，她的可乐掉在了地上，顿时惊醒了激情中的两人。聂晓枫猛地推开凌宇，从沙发上弹坐起来，急剧地喘息着。

她低头看，那半瓶可乐，泼撒了一地，溅脏了雪白的羊毛地毯，留下一个可笑的咖啡色图案。她又偷看凌宇，他也是气息不稳，但仍镇定地梳理头发。甚至注意到她的注视，仍然能微笑着面对她。

聂晓枫忽然想起刚才在这里的那个女人，心里就突然不舒服了。于是，她急急地撇开脸，低喃到：“我走了！”。

她伸手去抓门把，却被凌宇果断地按住。她像被烫着似地火速弹开手，就好像一个犯错的小孩呆立在那里。死老大，吻都吻了，他还要干什么！

“晚上到‘夜’来吧，大家聚一聚。”凌宇的声音

贴在耳边，濡湿温润。

“有必要吗？”昨晚不是才大醉一场吗？

“当然有必要。冠杰昨晚不在，不是吗？”他需要更多让晓留在他身边的理由，大家年龄渐长，是该定下来的时候了。

“喔。”她闷闷地答应，却还是不抬头。现在可以放她走了吧。她还是来兴师问罪的呢，这回可好，差点就……不过还是当没有这件事吧。

“记得了？”凌宇有点好笑，她犯过那么多错，都没像今天这么心虚过。他的吻这么震撼吗？可她为什么什么话都不说呢？

“嗯！”她胡乱地应着，夺门而出。甚至顾不得和赵枝琪打招呼，就这样匆匆逃离凌骏大厦。

她一直跑到了停车场，待钻进车内，才挫败地一拳砸在方向盘上。今天怎么一直在逃跑呢！先是逃避那个八爪女，现在又忙着躲开转性的凌宇。

聂晓枫啊，聂晓枫，你今年命犯桃花吗？苦笑着摇摇头，她抚上了自己的唇，呵，老大果然是高手呢，他的吻足以令人消魂呢。他有一点喜欢自己吗？与他做一对恋人会比做他的属下简单吗？聂晓枫不敢想，她只知道从母亲训练她时起，她就知道了凌宇的存在，

她一直认定她是他的伙伴，凌宇是暗龙的领袖。这是不容更改的！除此之外呢？他们的牵扯还要加上恋人这一条吗？

她紧紧地环住自己，想守住自己的身心，只因她不想去破坏暗龙的平衡，不想失去朋友间的信任。



聂晓枫还是听了凌宇的话，在晚上七点钟来到了“夜”PUB。也算替自己放松吧，她如是安慰自己。

“夜”PUB，都市不夜人的福地，由暗龙组织的四位高手暗中轮流管理，一方面控制黑道，一方面给PUB带来不同的风格。外人都不知道PUB的管理者姓名，只以“酒色财气”来称呼他们。

“酒”正是聂晓枫。当她在PUB时大家都会随她沉醉在酒香酒色中，但愿长醉不愿醒。

色，姓名：赫雷

身高：181cm

年龄：26岁

职业：臣凌律师事务所所长（“暗龙”组织四大高干——火）

特点：擅长泡马子，扁男人，诡辩家。（骗死人不

偿命)

当他在多情的季节掌管“夜”时，这里就是情人的伊甸园了。不仅青年男女爱来，各种畸恋人士也能够放心上门，因为他们相信赫雷的口号“恋爱无罪，多情无罪。身高不是问题，年龄不是问题，性别更不是问题！”真可谓是开明之至。

不过也有许多女孩子专为一睹这位色老板的风采而来。赫雷更是乐于周游其中，游刃有余地骗取一个又一个女人的芳心，且乐此不疲。

财，姓名：孟泽禹

身高：184cm

年龄：29岁

职业：凌氏附属医院院长（“暗龙”组织四大高干——水）

特点：脑科专家，爆破专家，精于计算。

如果说水有三态，那么“暗龙”的水只有一态，冰。冷眼观望沉醉于赌局中的痴狂众生，精心设计一个个赌局，榨取愚蠢赌徒的心智和金钱，一直是他所乐衷的小游戏。除了暗龙的伙伴，孟泽禹对任何人都是冷若冰霜，不假颜色。

可是，当他掌管“夜”时，这里却是最热闹的。

PUB 里充斥着疯狂的赌徒，他们叫嚣着，挥霍着。糜烂，颓废的气息笼罩着整个 PUB。此时“夜”是物欲的危险之都，贪欲之城。

气，姓名：擎冠杰

身高：179cm

年龄：25 岁

职业：享音剧团团长（“暗龙”组织四大高干——土）

特点：精通五音，易容术，钢琴演奏家。

一首好曲子最讲究有始有终，认真是擎冠杰的原则。在他心目中，除了暗龙以及他的女朋友蒋萍萍外，没有事情再比音乐优先。他的钢琴演奏尤为出神入化。

当他的手指放到琴键上时，整个 PUB 里只有音乐在流淌。因为他“夜”广受娱乐圈人士的欢迎，更有各国的知名音乐家不远千里而来，只为聆听他的琴声。因此，擎冠杰是暗龙中曝光最多的人，又有音乐教父之称。

今天是擎冠杰掌管“夜”。

一推开“夜”的大门，聂晓枫就被柔柔的琴声包围着，洗去了周身的疲惫。她老远就瞧见赫雷和孟泽禹坐在专座上向她打招呼，随意地挥挥手，她淡淡地

扫视一下全场。呵，还是一大群人跟着冠杰如痴如醉呢。凌宇倒是没来。

不待聂晓枫走到赫雷跟前，就已经听见他献媚的声音：“亲爱的枫枫，快过来。先给赫大哥调一杯红粉佳人吧。”瞧瞧桌上，酒具早已一字排开，只等她来大显身手。

“开玩笑，今天又不是我管‘夜’，为什么要我调酒，你自己长手干嘛！”聂晓枫却偏偏不让他如意，反而不慌不忙地将两手插进口袋。

“因为你除了调酒什么都不会呀。”死小孩，不就这点本事吗，还跬什么！

“就像你只会喝酒泡马子嘛。”聂晓枫反唇相讥。

“你——”赫雷气极，要不是酒虫作痒，哪用受她的鸟气！

“聂，失恋应该喝什么？”一向冷酷的孟泽禹冷不丁爆出一句。

“老兄，是你在说话吗？”聂晓枫诧异地瞪着孟泽禹，这是他说的吗，什么时候冰块的字典也改版了。今天还真是处处有惊喜呀！

然而孟泽禹不再出声，只是不停地豪饮。聂晓枫转身用眼神询问赫雷。赫雷无奈地耸耸肩：“别看我，

一整晚就说了这一句话。看来是为情所困了。”终于，继擎冠杰之后，又一位暗龙高干陷入了情网。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

“原来大家都出问题了嘛。”聂晓枫低喃。

“你说什么？”赫雷马上竖起耳朵。

“你老人家有口福啦！”没好气地朝这个幸福的无知家伙翻翻白眼，聂晓枫利落地调出一杯红粉佳人推给赫雷，先堵住他的嘴：“哪，乖乖喝喔！”她就像哄小孩一样对待比她大了足足六岁的赫雷。

“哼，美酒当前，不跟你计较！”有酒喝是最重要的，赫雷已经不在意聂晓枫的毒嘴功了。

聂晓枫轻轻地将一杯暗绿色酒推至孟泽禹面前：“这杯酒我就姑且叫它失恋吧。”

“苦。”

“不是酒苦，怕是心苦吧？”

“辛辣。”

“就是想刺激你的感觉神经。”

“酒不是用来麻醉痛觉的吗？”

“那你去喝二锅头，好酒是用来细细品尝的。”不甘心自己的杰作被糟踏，聂晓枫抢过酒杯，一口饮下。

“喂，枫枫，我也要！”赫雷看着他们一唱一和，

一杯好漂亮的酒就没有了。不禁吞吞口水，想来尝尝个中滋味。

“你？你也失恋吗？”哼，一个 PLAYBOY，华而不实！懂什么！

“呸呸呸！青天白日的，干嘛咒我！”他的风流日子还没过完呢！再说，何时轮得到他失恋！

“现在是晚上，夜猫子先生。”这个只有在夜晚才生龙活虎的游魂！

“小鬼！你今天刺特别多嘛！”多年的朋友，又怎会听不出她的讽刺，赫雷气得直咬牙。只是顾及 PUB 内众多女生关爱的目光，在心里默念：风度，风度！

“哎呀，不要像个更年期老人一样敏感嘛！”聂晓枫又凉凉地扔下一颗炸弹。

“更年期！”天哪！多么丑陋的字眼！怎么配跟他堂堂赫雷联系在一起！“你找打架是不是！”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没什么绅士风度好谈！

“赫雷，你要破坏你的偶像形象吗？”擎冠杰已演奏完毕，正笑咪咪地走来。

“冠杰，你来评评理，这小鬼简直目无尊长！”

“冠杰，新调的酒，喝喝看。”一杯水蓝色的加冰鸡尾酒体贴地递到擎冠杰手中。

“谢谢。”只轻抿一口，擎冠杰就毫不吝啬地赞叹道：“嗯，很不错！不愧是你的作品。”

“枫枫，你太偏心了！为什么对冠杰，你就主动调酒。”赫雷幽怨极了！这死冠杰，不过是一杯酒，就被收买了！

“是你太小肚鸡肠吧。”聂晓枫无辜地耸耸肩，哎，大律师的口才也不过如此，无趣！

“喔，你不会是给一位叫福田的小姐扰乱芳心了吧？”赫雷诡异地笑着：“人家千里迢迢来香港，真可谓有情真意切呀！”哼哼！这下撞上你的死穴了吧！

聂晓枫一愣，她突然想起早晨的那个吻。随即应答到：“是啊。所以才来 PUB 放松嘛！”赫雷想整她还早呢！

“真是的，干嘛这么坦白！”赫雷一时语塞，半晌才嘟囔出一句。哎，无聊！

“放松吗？想不想跳舞？”泽禹却来了兴致。

“你的那套电子乐器没有卖掉吧？”聂晓枫的情绪又活跃起来，她大概已经知道泽禹想做什么了。

“当然没有，不然手痒的时候怎么办？”泽禹笑了，看来晓枫今天也有兴致一展风采呢！

“观众们会喜欢吗？”可别跳倒了“夜”PUB 的名

声。

“我的作品怎么会不受欢迎！”泽禹自信满满。看来，今天大家是不仅有耳福，还有眼福了。

“偶人”是一阙溶合现代舞和日本传统傀儡剧的综合舞曲。由擎冠杰在一年前创作，随即迅速风靡世界各地。而聂晓枫居然只看了几遍就得其精髓，将舞蹈诠释得出神入化。连擎冠杰也惊诧不已。自此，他大力拉拢聂晓枫加入“享音”，每次都被晓枫大笑三声，推托而去。今天她难得想跳舞，擎冠杰怎么会轻易放过机会呢。

随着架子鼓的节奏，场内的气氛热起来。聂晓枫轻巧的跳上舞台，随着音乐起舞。先是宛如机器人的麻木动作，只见她的眼神逐渐黯淡。忽然，音乐急速起来，聂晓枫的动作猛然变得大胆而狂野，她满场飞旋，冰冷的双眼却将木偶的身份清楚传达。场内一片沸腾，灯光的闪烁，人群的吼声，架子鼓的强击，将整个舞台渲染得如火如荼。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随她而转，她的舞步矫健轻盈，俯身动作妩媚多姿，她的微笑清纯淡雅，跃起妖艳绝美，深深魅惑人心。

但这些聂晓枫都不知道，她完全没意识到，她的魅力令人倾倒。她只觉得再不受母亲的左右，只是独

自舞着，天地间也只剩她一人。然而，一道灼热的目光射进她的脑海。紧紧追随她，使她不能呼吸，只能随着音乐跳动，跳动——

铛！音乐终于结束了，聂晓枫跪坐在地，象征着活过来的木偶最终又回归成一堆木头。当地板冰冷的触觉使她清醒时，对上的正是凌宇带笑的眉眼。

该死的，他干嘛要笑不笑！不就是一个吻嘛！忿忿地起身，聂晓枫无视众人的欢呼，胡乱地用毛巾擦擦汗，慢吞吞地向专座走去。希望凌宇健忘得很，最好现在失忆！

“安可！安可！”赫雷又吹口哨又跺脚地耍宝。聂晓枫尽量不去看凌宇，对赫雷说：“拜托你，老人家做那种动作一点也不庄重！”。

“去，不识货的家伙，有多少女人想我这样都没机会呢！”。

“那你还是留着去骗女人吧！我敬谢不敏！”

“什么骗，那叫吸引！”

“对！十年前是能吸引十五到三十岁的女人，十年后就只能骗小姑娘和七八十岁的没牙老太了！”

“那还有剩下的吗？”忍住笑，冠杰也来掺和一回。

“剩下的，”聂晓枫狡滑地笑笑，“就只能是女儿和

丈母娘喽！”

“哈哈！”擎冠杰不客气地大笑起来。

赫雷无语，转而向凌宇求援：“老大，你看她的嘴是越来越利了！”

“喔，有多厉害？”凌宇问的一语双关。

“我就深受其害呀！”赫雷马上叫冤。

“我却身得其乐！”凌宇豪爽一笑。

“是啊，你就会在一边看笑话！”赫雷不明就里，大失所望。呜！为什么大家都向着枫枫！

聂晓枫的脸涨得通红，被擎冠杰发现了：“晓枫，你的脸怎么那么红？”

“呃，天热嘛。”，聂晓枫忙敷衍过去。

“我看看。”凌宇自发自自动地将手按在她的额上，轻轻地抚上：“很正常嘛！”

“聂，再一杯！”孟泽禹突然发言。

“哇！你已经拼了一瓶威士忌啦！”聂晓枫趁机躲开凌宇的手，拎起孟泽禹面前的酒瓶。

“怎么，心情不好吗？”凌宇也发觉今天的孟泽禹不大对劲，似乎多了些人性：“失恋！”四大高干异口同声。

“冰山动心了？”凌宇诧异地挑起左眉。

“因为最近天真的很热啊！”擎冠杰忽然冒出一句。
赫雷茫然：“什么呀！”

聂晓枫则是忙低下头去喝酒。

凌宇仍然神态自若：“你也这么想？”还是搞音乐的人比较敏感。

“我的春天来的比较早嘛。”两个男人相视而笑，意味深长。

“来来来！大家喝酒！”聂晓枫忙将众人的注意力转到酒上。再这么说下去，岂不是要变得人尽皆知了。

连着两晚喝酒，纵使聂晓枫再能喝，也承受不住。何况她为了闪避凌宇的注视，整晚都在大口灌酒。孟泽禹早已软趴趴地被赫雷和擎冠杰拖走了。只剩下醉醺醺的聂晓枫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凌宇。

“老大！泽老兄真是不中用死了！”晓枫搭着凌宇的肩，笑得开怀。在酒精的作用下，她完全忘记了，她此时还可能是凌宇的猎物。

“是啊，他哪有你能喝？”凌宇宠溺地看着她的笑脸。晓现在已经很少能这么天真地和他相处了；“能喝就多喝点！”喝吧，喝吧，把你的真性情都显出来。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聂晓枫摇晃着，竟吟起诗来。

“你醉了。”凌宇不动声色地接过她的酒杯。差不多了，她若醉得一点意识都没有，也就不好玩了。

“醉？才没有。”聂晓枫醉眼惺忪地摇摇头；我觉得我刚刚清醒过来。醉与醒，有什么区别？”说罢，仰头饮干杯中的酒。

她想再倒酒，却被凌宇压住手：“不管你是醉还是醒，我希望你要明白，从现在起我要你！”凌宇不动声色地凝视着她。

聂晓枫只觉得酒精在她的体内挥发得更快了，然而不同于往日的催眠效果，她被烧得更清醒了。为什么她还会听见母亲的命令穿过酒精的迷障杀进她的脑海，为什么凌宇的影像越发的清晰。她挣开凌宇的手，抄起酒瓶大口的吞咽。呵呵，老大的脸总算变模糊了。可恶！他干嘛还盯着她看！讨厌！讨厌！

凌宇静静地任她发泄，直至挡不住醉意，趴伏在沙发上。作为一个调酒师，居然还醉成这样，有失专业呀！不过他喜欢，晓喝醉酒的样子可爱极了！

凌宇发现自己原来是很自私的，他只想珍藏晓的醉脸，独留给他一人欣赏。凌宇顺势将她搂入怀中，松开她绑紧的头发，任滑落的青丝细细地划过他修长的手指，倾泻而下。他轻轻地揉弄她的后脑，看她顰

起的眉头缓缓舒展。不过他没有忘记他们还在 PUB 里，因此他轻轻地抱起她，离开了“夜”。



等他们回到凌宇的住处，已是凌晨两点。由于聂晓枫的忽睡忽醒，忽怒忽喜，凌宇花了不少时间安抚她。看着眼前这个显然忘了今昔是何年的晓，凌宇不禁要评估自己做个君子到底值不值得。

要么现在占有她，再花时间把她的心留住；要么故作君子，忍一时之痛，等到她肯付出真心的时候，再身心具得。可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嘛。

“凌老大，想不到——到，嗝，你这里还有一个大房子嘛！”聂晓枫摇头晃脑地评论着他的房子，完全没有危机意识。忽然，她眼一眯，晃到凌宇面前，不客气地戳戳他的胸膛：“用来金屋藏娇的吧！”。她贼贼地笑着，淡淡的酒香混着她散发出的女性馨香侵入凌宇的鼻息，令他的喉头一紧。

“咦，老大你的肌肉锻炼得壮壮的喔！改天我们过两招。很久没有和你较量了！”聂晓枫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手还不闲着地上下乱摸。

呵，她红着脸的样子好可爱！凌宇笑了，不过美

人在怀，感官刺激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浑身上下都是绷得紧紧的。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他何不先下手为强呢！

凌宇将红着脸的聂晓枫扶坐在沙发上，转身走到酒柜前，取出一瓶藏酒：“要喝吗？45年的干红。”

“要！”聂晓枫眼睛都发亮了！“难得！老大今天这么大方，哈，还没有赫雷他们跟我抢！”

“是啊！特地留给你的。”凌宇眼中闪过狩猎的光芒，可惜醉眼昏花的聂晓枫什么也没看见。

“杯子呢，杯子？”聂晓枫的酒瘾发作，左顾右盼要找酒具，好再痛饮一番。

“要杯子干嘛？我喂你好了。”凌宇越发柔声细语。

“哇！赚到了！”聂晓枫开心得拍手大叫，还以为捡了多大的便宜。哎，为什么她一喝酒就会变成白痴呢！

“那，我来了！”仰头喝下一口酒，凌宇捧起晓的脸，依然是温文尔雅的表情，亲切和蔼的笑容，却在那一刹狂猛地将酒液哺入晓的嘴巴。

聂晓枫根本就没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只觉得这酒，这酒好像特别好喝，难道是因为加了老大的口水吗？头脑怎么迷迷糊糊的。啊，老大怎么退开了，酒

呢？她还要喝酒呢！

于是，聂晓枫任性地拉下凌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结结实实地贴上自己的唇。

晓难得主动，凌宇岂有拒绝的道理，他更是放任自己沉醉在晓枫生疏的吻中。情欲顿如燎原大火猛烈扩散！

咦，老大不是在喂她喝酒吗？怎么，怎么喂到脖子那了，他也醉了吗？要不要告诉他呢？算了，一样是很好喝嘛，不，是很舒服呀……

3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呃，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当聂晓枫再度醒来时，居然已是第二天的晚上了。迷迷糊糊地挣开眼睛，眼前不熟悉的环境令她的警觉系数迅速提升！聂晓枫猛地睁大眼睛，弹坐起来。痛！痛！痛！砰地躺回床铺，聂晓枫只觉得头痛欲裂！（看到没，这就是宿醉的下场！）她很自觉的将身子蜷缩成一团，却牵引到身体更大的疼痛。

“醒了？”温和，低沉的男音就近在耳边。

是凌宇。那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或问题了。闭着眼睛，聂晓枫定下心来，还想睡个回笼觉；“我怎么了？”怎么搞的，她昨晚是做贼了吗？浑身都痛！天，自己的声音真是粗的吓人。

“记得吗？昨晚在‘夜’你喝醉了。”小丫头还没有意识到昨晚发生了什么吗？

“嗯，看来喝太多了。”聂晓枫笑了，原来自己也会有不胜酒力的这一天；“麻烦你了，老大。”还是客气一点的好，希望自己没发酒疯，给老大添乱子。

“怎么会呢，照顾你是件很轻松愉快的事。”凌宇说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确愉快，美人在怀，软玉温香，他是欲罢不能啊。

“我们现在在哪呢？”她不过是想问问地理上的位置。凌宇却给了她一个简单但难懂的答案。

“床上。”

“喔！”初醒的大脑不大清楚，聂晓枫被动地应了一声。等一下！心中警铃大作；“床？”上帝保佑，她听错了！

“是啊，我们在床上。”凌宇好心地补充了一句，果然有了效应。

猛然睁开眼，对上凌宇仍然温和、愉快、善良的笑颜。聂晓枫有心让时间停止，只面对这张笑脸，只面对他的柔情。然而她的大脑已经全盘运作，昨晚的记忆悉数浮现。喝酒，凌宇的深吻，他们的缠绵……历历在目。完了，她的一世英明！

“晓，清醒了吗？”凌宇的声音仿佛从天外传来，“我看你是需要一杯咖啡。”

他会是在关心自己吗？晓枫茫然地盯着他，不想在这种时刻思考这种感性认识的问题。

“我要洗澡。”她听见自己的喉咙机械地发声。

“好，你先拿我的衣服换上，我去帮你泡咖啡。一会儿，我们再上街买……”凌宇难得这么兴奋，可不是吗，他和晓的关系又近了一大步，决定性的一步。

“咖啡。”她突兀地打断了凌宇的话。

“对，我去泡咖啡。”捏捏她的小脸，凌宇宠溺地笑了。晓还没有适应他们之间这种新关系吗？不过不要紧，他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嗯，一辈子，他喜欢！

等凌宇离开房间，聂晓枫才慢慢盘坐起来，很痛，头痛，身痛！她漠然地看着床上红艳的血迹。是了，

这就是她和凌宇激情欢爱的证据了。好刺眼！她心烦意乱地扯过被单，呼啦一下遮过去。就那么茫茫然地赤身走进浴室，站在莲蓬头下，虚弱地贴着墙壁，无意识地冲着水。任水流滑过她玲珑的曲线，冰冷的瓷砖和滚烫的热水双双刺激着她。母亲的话又开始在她脑海里打圈圈，凝成了一个字：强！

她的母亲，纪云，她们这一辈都尊称她为云姨。连聂晓枫都不例外。她是暗龙上任“风”聂令冰的妻子。夫妻二人伉俪情深，联手为暗龙作出贡献。

聂令冰英年早逝后，经过凌宇等人的认定，聂晓枫就成了“风”。而云姨也从此隐居美国，不再问事。

暗龙相信强者，但更尊重世袭。聂晓枫清楚，她会成为“风”首先看的是她的父亲是聂令冰，然后才是她的能力。可笑的是，没有人知道她这个聂氏儿女居然会是个冒牌货！她的父亲居然是威逼利诱才娶到当时已怀孕的母亲！她记得发现这个秘密是在她十二岁那年，在她满怀欣喜准备到香港认识凌宇的那一天：



十年前，纽约

十二岁的聂晓枫依依不舍地和小朋友们话别，其

实她并没有太多不舍，倒是哭红了一片美国小女生的眼睛。

聂晓枫的心情是兴奋的，她即将去香港了，去认识那些从她有记忆起，就被爸爸挂在嘴边的那些少年。她觉得那些人比现在的朋友更令她有熟悉感，少年老成的泽禹，顽皮的赫雷，懂音乐的冠杰，以及据说要成为下任龙首的凌宇，她真心地期待着和他们见面的那一刻。

她告别了小伙伴，就着急地想找到父母，想问他们，可不可以快点走，她都等不及了！她奔上楼梯，母亲的房门虚掩着。

“聂令冰！你别指望我去香港！我要去找他！”咦？母亲在吼什么！

“你不去也得去，除非你不想晓枫当我的继承者。”在说自己呢！爸爸不是说要把她变成风吗？为什么又不要她了？

“你这个冷血魔鬼！你除了会拿她威胁我，你还会什么？我告诉你！我不在乎了！她要死要活，与我没什么相干。”母亲也说不要她了！

“你！真是蛇蝎心肠呀！”

“你逼得我连振丰都没有了，要她做什么！”。母亲

的声音好绝望。

“该死的女人！为什么你什么都看不见！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会让那个不是我生的小杂种做我女儿吗！”爸爸在说什么！她吗？她是小杂种吗？他为什么那么猛烈的摇晃母亲！父亲不是一向不发脾气的吗？

“你为我？哼！是为你自己吧！你自私！你拆散我和振丰。你要了我，连我和他的骨肉都不放过！”，振丰？那是个人的名字吗？那是谁呢？为什么她好想哭！

她不敢再偷听，匆匆跑下楼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默默地抱着生日时爸妈送的泰迪熊。脑子里混沌沌的。不知过了多久，是妈妈走了进来。“我们什么时候走？”她没动，望着窗外的夕阳，轻轻地问。

“明晨的飞机。”母亲亲昵地抚摸着她；“晓，我们会先在台湾停留，你得一个人先去香港。”

“你会跟着来香港吗？”她仰头望着她，母亲哭过。

“当然。”母亲笑了，比哭还难看；“这也是对你自立能力的小考验，暗龙，你必须自己去认识。”

然后就是沉默，她什么也没说，轻轻地依偎着母亲：

“你和爸爸吵架了吗？”小孩子藏不住心事，她还是问了。

“没有呀！”母亲的声音好慌呀，“知道吗？你要给凌哥哥他们一个好印象啊。让他们知道，我们晓晓，是最厉害的！啊？”

“嗯！”她点点头，心里却想，她真的有资格变成风吗？

“来，你答应妈妈，你要变强，无论什么代价，多大牺牲，你一定要强，强过暗龙的任何男人！”母亲忽然一把抱紧她，死死地捏着她的手臂！

“痛！”母亲的指甲陷进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母亲连忙松开她，没注意到她的胳膊流血了。母亲呐呐地走出去。她还是抱着玩具，坐在那里。她只知道，她不配做风，不配见到凌宇！

然而她还是见到了，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开头，此后也一直是快乐的。莫非大家现在年龄渐长，这份和谐要瓦解了吗！平心而论，她对凌宇不是无情，他是一个完美的让人不得不心动的男子。与他发生了关系亦不后悔。但是以后她要以什么面目去面对他呢？一个假聂晓枫已让她头疼，她又会变成凌宇的什么？她这一生怕是注定承受不了太多的情感，不如只做他的属下来得清静。

“晓，好了吗？”凌宇关切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在客厅等你。”

“喔，好了。”应了一声，聂晓枫整装走出浴室，该来的总是要来，去面对吧。



不太想穿他的衣服，他的个人气息太浓了。穿起他的衣服就像被他抱紧，会令她呼吸不顺。可是也没别的办法，她的衣服早不知被扔到哪个角落里去了。虽然聂晓枫 171cm 的身高不算矮，但身材上的差距使她穿起凌宇的衬衫和长裤仍显滑稽可笑。扎好皮带，卷起超长的衣袖和裤管，绑好头发，聂晓枫深吸一口气，极力让自己看起来一如以往，然后走出了卧室。

凌宇就坐在沙发上，沏好了咖啡在等她：“好慢！”凌宇挑眉笑着，抱怨似地说着：“你穿我的衣服很漂亮嘛！”呵，她穿着他的衣服呢，好性感。

隔着热气腾腾的咖啡烟雾，晓枫被他盯得发毛，虚应到：“哪里，实在是麻烦老大了。”天哪，真是没想到，她这个暗龙最暴躁的小鬼居然会这般客客气气地和凌宇说话，只因心虚呀。

“习惯就好。”

凌宇说得轻巧，这种事还能成习惯吗！不对喔，照说她当时昏昏沉沉的，是凌宇趁人之危呀，她心虚个什么劲。理直气壮呀！聂晓枫挺直脊梁：“关于昨晚的事，属下想要个解释。”

“解释？喔！我会负责的。”呵，想过她千万种反应，娇羞、生气、装傻、逃跑，最好是立刻爱上他。却没料到她要什么解释。不过这样也好，他可以告诉她，他爱她，可以立刻娶她。

“不不不！我并没有那个意思！”要他负什么责，不要越搅越浑好不好！

“你负责也可以。”耸耸肩，凌宇一付无所谓的样子。

“我不是要你娶……”抬高嗓门，聂晓枫有些急了！

“坐下说。”凌宇打断了她的话，指着身边的位置。

眨眨眼，聂晓枫依言坐下，不过是坐在他的对面，隔着一张茶几，她会觉得安全些。凌宇挑挑眉，未作进一步的要求，慢条斯理地吞下一口咖啡，问道：“你要什么样的解释？”情况有点不对，不像是跟着他的设计走了；你不记得昨天的事吗？”如果是这样他不介意身体力行的帮她解释。

“记得！”这两个字答得咬牙切齿，“为什么？”

“晓！你还不清楚这种生理反应吗？”凌宇笑得乱作一团。要装糊涂，大家一起来。

“明明我喝醉了，你可以不让它发生的！”

“它？哪个它？”为什么要一脸撇清的样子，他为什么要阻止这么美好的经历。天时地利人和，他为什么要做柳下惠！是！他是设计了她，可她也明明有情不是吗？要不然她在慌张什么！她大可以用他一个耳光转身就走嘛！

“上床！”聂晓枫僵硬地说。不要退缩，一定要说清楚，快刀斩乱麻。

“对不起，我习惯称它为做爱。”凌宇再喝一口咖啡，压压火。他不是不生气，作为暗龙的首脑，他从小就懂得克制情绪，但这不等于无情。也因此看晓生动的喜怒哀乐一直是件享受的事。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晓的表情越来越表面化，他快看不见她的心了。他有了焦虑，他这才发现，原来心底早已印上晓的身影。所以他才决定面对这份感情，可是退缩的是晓。她不可能不懂，然而她嘻嘻哈哈地躲避着。上床，她说的多流利，多平静！他倒要听听她还要怎么说下去。

“龙首，属下自知作为暗龙之风，发生这种事也是属下的定力修为不够。因此，希望这件事龙首不要放在心上，属下对暗龙还是会——”

砰！凌宇猛地踢翻那挡在中间的轻质茶几，瞬间压制住聂晓枫。他是真的很想骂粗话！瞧她说的是什么狗屁东西！“不要放在心上？太随便了吧！晓，那要不要再来一次呀？嗯！”莫名其妙的女孩！不，女人！

聂晓枫只能一脸震惊地看着一向在谈笑中致敌人于死地的老大，居然……居然……

“失算了！”看着这张受惊的小脸，他知道自己现在一定面目狰狞，不由得默然一笑。难道自己真的不懂晓吗？搂紧她，凌宇呐呐地说道：“你是我的了，这一辈子都是！害羞也好，生气也好，不要逃！逃就不是你了。认真地考虑，做我的女人，好吗？”凌宇慢慢地不舍地松开她，爬梳一下头发，长吐一口气：“对不起，我太冲动了。”

聂晓枫回过神来，满脑子只听见他要她做他的女人，他的女人，不就会变成他的附属品，渐渐失去聂晓枫的价值。母亲的话也许偏激，然而却有道理。她是独立的人，她可以有上司，可以有朋友，但凌宇不能做她的主人！她是聂晓枫，暗龙之风！他别想把她

放在一个附属品的位置上！别想，别想！

“没得考虑！”她强迫自己冷冷地开口，极力漠视凌宇对她的吸引！

凌宇一愣，手停在额间，久久未动。气氛又冻结了！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就这么僵持着，电话铃突然响起，尖锐地划过客厅的空气。两人纹丝未动，没有人去接。忽然，聂晓枫受不了似的大声叫道：“别想，你别想！我是暗龙之风！为什么要做你的女人，我又不是你的东西！”

“为什么你不能看清楚我是认真的呢！”凌宇也沉痛的吼！他真的是操之过急了吗？

“我不是你的！不是任何人的！”聂晓枫根本没听见；我要变强，我必须！”事上不可信任的事太多了，父母亲都能虚情假意，不如抱着一条简单的定律还可能轻松一些。

凌宇无话可说，不甘寂寞的电话还在响着，答录机开启了。赫雷焦虑的声音恍如隔世：“老大，你在吗？接电话！”

“快，该死，云姨叛变了！你听到了吗？是云姨啊！”赫雷的声音慌张而沉痛。

屋内没有人接电话，只有凌宇和聂晓枫的沉重呼

吸声。

4

凌晨三点

凌宇和聂晓枫登上了前往洛杉矶的飞机。原本这两人此时是最不适宜同行的，赫雷他们怕她精神上承受不住，也不愿让她出面。但是聂晓枫冷冷的一句话，使得凌宇坚持要和她一起处理云姨这件事。她居然说：“怎么，怕我和我妈里应外合吗？”

飞机上，两人相对无语。凌宇强硬地抓着聂晓枫的手，聂晓枫也没有挣脱，因为她的手真的好冷。

暗龙，洛杉矶分部

踏进混乱忙碌的分部，凌宇皱起眉头，掌事的人都死光了吗？完全没有组织性嘛！难怪云姨专挑软的柿子捏了。不过，以云姨对暗龙的充分了解，居然没有完全摧毁这个分部，显然有极度的挑衅意味。

“龙——凌先生，”分部的负责人终于露面了，程棠像看见救世主似地冲上前。因为不便在大家面前揭

示凌宇的身份，这才匆忙改口：“凌先生，你可来了！请上楼。”

凌宇颌首，程棠在前面带路，越过嘈杂的人群，走上了二楼。聂晓枫只是一言不发地紧跟其后。

“情况怎么样？”凌宇发问，即使自己已大概知道些这里的情况。

程棠赧然，惭愧地说：“事出突然，纪云直攻分部，我们留守的人手不够，所以被她取走了几份先进武器的设计图，数据系统完全崩溃。”

“看来摧毁得够彻底呀？”凌宇冷冷地笑了。云姨以为破坏了电脑，暗龙就会全线瘫痪了吗？未免太小看他凌宇了；追查失窃物品的下落。”

“是！我将通过暗龙组织在洛杉矶的地下脉络全力搜索。”程棠毕恭毕敬地回答。

“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做，遮遮掩掩的反而引人侧目。”越是隐秘越要拨云见日。

“是！”程棠准备退下了。

“我跟你去察看一下电脑的破坏情况。”聂晓枫突然发话，要跟着程棠一起下楼。

“晓，留下！”凌宇沉下声音，这还是她这一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

聂晓枫停下脚步：“有好多事要处理呢。”

“不急在这一时！”凌宇越发不高兴了。程棠迟疑了一下，决定不参与高层干部的争执，悄悄退了出去。

“她为什么要背叛？”先说话的竟是聂晓枫。

“不会是为了权利吧。”凌宇长叹。云姨，少数令他尊敬的长辈之一，公正，冷静的女性。聂叔（聂令冰）将她娶进门，也是为暗龙带来了一位骁将。她只生了晓这一个女儿，从小就让她接受和男孩一样的训练，晓是变强了，却让一个天真活泼的晓消失了，也离他越来越远了。自聂叔去世后，她常居美国，久无音讯，难道说她是预谋已久？

“是，她是不在意权利，但她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太相信了！”聂晓枫低语。母亲的秘密她全知道，母亲的心底有一个梦想，也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难道说她已决定玉石俱焚？！

看着晓从昨天就一直苍白着的小脸，凌宇又在心中叹气。毕竟自己才二十多岁，最近的一些事情真的很让他头疼。“晓——”凌宇放低声音，轻轻唤她。

“嗯？”聂晓枫还在恍惚着。

“来这好吗？”凌宇伸出手。

“喔。”聂晓枫不自觉地交出一只手，放在凌宇的

掌中，凌宇轻轻地将她拉近，在沙发上坐下，小心翼翼地环上她的腰，将头埋进了她的膝盖。嗯，舒服呀。

聂晓枫一怔，正要挣脱，可这般地亲昵，她——

“我很伤心，很失望。”凌宇似感觉到她的不安，开口道。他极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让做事冷静的晓枫静下来。“我很尊敬云姨的，她是一个美丽的女性，”不过没有我的晓儿美；“无论是商业还是黑道都能独当一面。”不过还是没有晓儿厉害；最重要的是，她总带着温柔的笑容。”

“她还是个很强势的人。”聂晓枫很奇怪，那个背叛者是她的母亲吧，为什么他却像一个左右为难的儿子，而且在她的印象中，她的母亲也只剩下一个狰狞的面目。

“晓，你在听吗？”

“嗯。”聂晓枫茫然答应，往事一去不复返，他怎么说都行。

“晓，你笑一个给我看看好吗？”凌宇猛地抬头，露出孩子般的乞求表情。

“呃，”她的母亲给他的刺激这么大吗？老大看起来像是被遗弃的小孩。她微微挑起嘴角，所谓柔和的笑容，应该就是这样吧。

“皮笑肉不笑。”凌宇并不满意聂晓枫的笑容，事实上，他也不过想逗逗她。

“那么，这样。”聂晓枫又没精打采地笑了。

“呸！笑得色迷迷的。”凌宇仍是挑剔，“什么呀！”聂晓枫涨红了脸。

这样？“难看！”

这样？“滑稽！”

聂晓枫的脸垮了下来：“属下无能，没办法温柔的笑。”本来嘛，聂晓枫最擅长的就是偷笑、嘲笑、贼笑。温柔？她压根就没有这个基因。

“你当然笑不出来，”凌宇突然正色，“因为你并不高兴，心境也不够安乐祥和。”

“喔？”聂晓枫不以为然，她的母亲安乐祥和吗？那她为什么还要叛变！就是老大自己还不是杀人于谈笑间，笑不过是人众多面具中的一张，很有用的一张。

“晓，人的脸可不是面具呀。”像是猜透了她的心思，凌宇抚摸着她的脸，“对朋友，对情人一定要坦诚。”所以对我说真话吧。他在心里悠悠地补充着。

聂晓枫只觉得心上塌了一角，情人？长久以来的坚强壁垒正在崩塌。她想反击，想驳斥凌宇，但她什么也没有做，静静地端坐在哪儿，像一尊美丽的雕像。

凌宇抬起头来，在她的耳边低喃：“现在笑不出来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等待，等待你真心的笑容。”轻柔的话语，伴随着凌宇细碎的吻，落在晓枫的耳朵眼里，颈窝里，如一阵初冬的小雪，落在她的心湖上……



聂晓枫像是恢复了干劲，第二天，就投入到修复电脑的工作中，和凌宇也是相安无事。只是凌宇在为聂晓枫能逐渐接受自己而暗暗欣喜。然而——

“龙首，我有要事。”程棠慌慌张张地推门进来，打断了凌宇和聂晓枫的讨论。

“什么事？”凌宇皱皱眉头，不悦有人来打扰他和晓的单独相处。

“我们查出，三个月前，台湾中山企业总裁秦振丰被害乃纪云所为，而且，”他看了聂晓枫一眼，“纪云早年似乎跟他有些渊源。”当着聂高干的面，说出这种话真是——

“再说一次！”聂晓枫忽然沉声说道。

程棠一愣，看，聂高干果然生气了：“呃，台湾中山企业——”

“振丰，秦振丰对不对！”聂晓枫冲到程棠面前，拎住他的衣领失控地吼道。

“晓！”凌宇皱眉，上前搭住她的肩；“冷静一点！”为什么晓对秦振丰这个名字这么敏感？她认识这个人吗？

聂晓枫冲动地转身，按住凌宇的肩膀：“没道理的，她不会去杀秦振丰的。她杀我也不会杀他！”看着晓眼中充满的惊恐，感觉她的十指深扣在他的肩膀上，凌宇不觉得痛，只是心疼她深陷在自己理不清的情绪中。

“为什么呢？”他平静地问；“为什么你的母亲会杀你不杀他？你知道他们的渊源吗？”他必须弄清楚晓在压抑什么，害怕什么。

“她当然不会杀他！”聂晓枫狂笑起来，她摇着头，“没道理呀，她找了他那么久了，她是那么的——”忽然，聂晓枫猛然意识到她面对的是凌宇，是暗龙的现任龙首！“不，我不能说！不能，不能！”她闷吼着，松开抓着凌宇的手，惊惶地向后退却。

凌宇一把扯住她，单手握住她的下巴，逼她正视自己：“为什么不能说，有什么事你不能告诉我！”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现在可算是她最亲密的人了，即使她把他定位成一个好朋友也该拿出问题和他一起分担。

该死，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懂得隐藏心事了！

“不要问了，连你也逼我？属下失职吗？对，我怎么没早点发现云姨的野心呢？那么，属下甘愿受罚。要降罪吗？”她累了，她不要笑了。她只要做个普通的暗龙成员，对凌宇，对母亲，都没有感情，没有！

颓然地放开她，握住她下巴的手也火烧似地撤回。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认识现在的这个聂晓枫，没有自信，没有笑容，排拒一切的晓儿。那个笑对天下的晓儿呢？被谁逼走了，还给他！然而，他只是淡淡地说：“去休息吧，好好睡一觉，明天还有事情呢！”也许让她静一静也好，他如是安慰自己。

“是，属下告退。”聂晓枫极累地答应，慢慢地走回房间。

程棠面对这一切，着实目瞪口呆，直到凌宇叫他才回过神：“凌先生有何吩咐？”

“暂时停止关于秦振丰的追查，将重点放在云姨身上。”他一定要让晓亲口告诉他事情的始末。

“是！”

“你先下去吧。”

“哦，凌先生，属下认为聂小姐终究是个女孩子，背叛者又是她的母亲，所以她的情绪难免失控。”程棠

居然红着脸替聂晓枫说情，哎，聂高干那样子，真是前所未见喔，连他看了都觉得心有不忍。

“我明白你的意思。听着，她是坚强的聂晓枫，所以不用担心！”凌宇始终相信晓不会因为母亲背叛就被打倒。

“那是当然。聂高干的能力是无人质疑的！”那么年轻的女孩，在电脑方面的技能却是惊人的。居然只用三天时间，就修复了分部的电脑正常运作。

“我说的是这儿呀！”凌宇微笑着指指胸口，那温柔连程棠看了都脸红。

“属下告退了！”程棠连忙低下头慌慌张张地离开了。老大果然是女性杀手，有魅力！去！想些什么呢！嘿嘿，纪云，你就等死吧，暗龙对背叛者是不会客气的！



凌宇一直把暗龙组织和晓视为人生中最重要，这两者不会冲突吧？！暗龙，是责任，他自小就被视为未来的“龙首”，严格培养。学写字的第一天，学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暗龙二字，还是毛笔字！那时他对暗龙是敬畏的。后来，赫雷，泽禹，冠杰一个个走

进他的生活，而后，父亲四十岁后，就放手让他去干了。他也成功地赢得了大家的信赖。这让他认识到，他对暗龙同样重要，他就是暗龙的心。他的一生也将伴随着这条在黑暗中浮沉的东方之龙而活！

晓呢？她出现在他那不负责任的老爸，把责任丢给他的时候，是一个惊奇，不，惊喜！他那年十七岁，而她，十二岁。那本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夏日午后——

盛夏时节的午后，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间。这座大宅子却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吱，门被推开了，一颗小小的脑袋探了进来：“哈，有人在吗？”脆脆的童音，俏皮的问话，引起空荡荡的大厅里一阵回音；“哎呀呀，还要我自己动手哇！”小人儿自说自话，从身后拖进一只大箱子。

“呃，这位小姑娘，你——”闻声而来的管家吃惊地瞪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她看起来大概有十一二岁，唇红齿白，长发及腰，水灵灵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一身淡绿的淑女裙，在炎炎夏日看起来格外清凉。好一个小天使啊。不过，她和那个大箱子的组合真是太突兀了一点，因为她看起来比箱子也高不了多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把箱子弄到这来的。

“伯伯，你中暑了吗？”甜甜的声音从身边传来，管家一愣，惊讶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小姑娘走到他身边来了！管家反射性地挥拳攻击，却在那千分之一秒，被小姑娘轻松地躲开了！

“哎呀！伯伯！人家关心你，你怎么好意思这么粗鲁地对一个淑女下手！”小姑娘噘起小嘴，面带埋怨地瞪着管家。

“——”管家吃惊极了。这小女娃的动作怎会如此敏捷，她散发出的那种气度，更不像一个小孩子所有。打从大门到这里，设置了重重防卫，这小姑娘怎能旁若无人地走进来呢？！莫非，她是——

小姑娘整整裙褶，优雅地行了个宫廷礼：“您好，周管家，聂晓枫见过。”

“呵呵呵！聂小姐，你不是和聂高干和云夫人一起来的吗？”周管家恍然大悟，她果然是聂高干的女儿。

“父亲和母亲还要在台湾逗留一日，所以我就先来了。希望不会造成你们的不便。”聂晓枫微笑着为管家伯伯解释。初到一个地方，好印象是最重要的！

“不会！不会！”管家连连摇头，好容易可以伺候一位小姐，谁会嫌麻烦呢！

“那么，我可以去我的房间了吗？”聂晓枫实在是

有些累了，忍不住提醒周管家。哎！这位伯伯的年纪大了！

“是的是的！聂小姐，请随我来！”管家上前一步提起箱子，领着聂晓枫上楼。

“来，这就是你的房间了！”管家自豪地推开二楼的一间房门，为了布置这间房，他可是花了不少精力呢！

天，聂晓枫要晕了！粉红色的墙壁！满是蕾丝的床！这这这！“聂小姐，你还喜欢吗？”管家还在一旁兴冲冲地问。算了，还是不要伤老人家的心了！聂晓枫微笑地说：“谢谢伯伯，我很喜欢，请问龙首和孟大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龙首？喔！你说的是凌宇少爷。”管家一愣，“那可说不准，他们以为你们明天来！所以今天可能不会按时回家。”

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放学后还去玩喽，以他们的身份不会太冒失了点吗？“谢谢伯伯。”聂晓枫乖顺地点点头，“那我可以先休息一下吗？”

“当然可以。那你休息吧，我不打扰你了。”到底是个小女孩，长途跋涉还是会累的。

“伯伯，可以先别告诉他们我来了，好吗？我想自

己来介绍。”聂晓枫忽然想到个主意。

“好啊！”抗拒不了那水灵灵的大眼睛，管家二话不说答应了。

也许是真的累了，也许是因为心情好点了，聂晓枫倒头就睡了，直到傍晚才醒。

“阿宇！又要有个新来的啦！”大门这回是被踹开的！四个锐气少年先后走进客厅。赫雷扔下书包自自动地跑进厨房，拎出四罐啤酒，自己先大口喝起来。

凌宇在自己的古董椅上坐下，翻起今天的报告：“是聂叔的女儿。”

擎冠杰激动了：“聂叔要回来了？”太好了，聂叔准又给他带来许多珍贵的乐谱！于是，他开开心心地喝起啤酒。

孟泽禹拿起啤酒皱眉道：“赫，别给擎喝酒。他才十四岁。”

赫雷干脆坐在地板上，嘿嘿地笑：“大丈夫不拘小节嘛！阿宇，你刚才说是女儿吧，小妹妹漂不漂亮？”

“花心。”擎冠杰瞪他一眼，这混蛋，天生命带桃花，连他的小苹果也喜欢他！

“去！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赫雷先是没好气地骂回去，而后恍然大悟：“喔！你吃醋了！我想想，我

想想！前天你们班那个苹果娃娃还给我一封充满仰慕之情的红色礼物呢！”赫雷眼珠一转，逗弄着冠杰。

“什么？她敢给你写情书？”小小男子汉的醋劲发酵了！

“是啊！是啊！你不服气呀！哎呀，她还蛮可爱的哎！你说，我要不要答应呢？”赫雷坏坏地笑，好得意。

“哼，她那是年幼无知。”去，那个满脑子食物的小女孩居然会写情书，气死我了！“我是不会计较的。”才怪！明天就找她算账去！“倒是你，手脚给我安分点，不要去招惹她。”冠杰死死地盯着赫雷。

“我偏要呢？”哈，每次说到苹果，冠杰的脸就会变色，好玩！

“你这个色魔！”冠杰拳头紧握，哇！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真的要生气了！

“漂亮不重要，能力怎么样？”孟泽禹凉凉地问凌宇。他是不会理会那两个无聊的人，那个新手一定要跟得上他们的步伐，不然要来何用？

“听说——不错。”凌宇低头笑着，眼角扫视了一下楼上转角的阴暗处。的确不错！

“模糊！”孟泽禹哼了一声，难道在她来之前都没

有好好调查过吗？

“泽禹！女孩子是用来疼的。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个小妹妹，你可不要随便为难她。”赫雷躲过擎冠杰的追杀，转头搭话。他现在就满心向着漂亮美眉。

“要有个考验。”孟泽禹压根就没理他。

“我想不需要了。”凌宇淡淡地说。

“对嘛！对嘛！”赫雷连忙附和。

“不行！”孟泽禹断然拒绝。

“泽禹。”赫雷刚要给他洗脑，却被凌宇打断。

“泽，如果有人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走进凌园，又在你身边藏了快半个小时还没被发现，你说她利不利害？有没有资格做暗龙之风？”凌宇微笑地看着楼上的身影在慢慢移动。

“有这种人？”孟泽禹不信。下一秒，他猛然醒悟，“谁！”一柄飞刀已如利剑向楼梯口射去。砰！飞刀钉在楼梯上，只见聂晓枫闲闲地坐在一旁，笑咪咪地看这客厅里吃惊的四人：“要考试吗？”

凌宇惊讶从阴影下走出来的小人儿竟如此明快清新，而且有胆识，宛若夏日的凉风穿堂而过。他喜欢！他有预感，这个小女孩会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伙伴！于是他笑了：“欢迎，晓。”

孟泽禹却有些恼了。他没想到以自己的功夫竟没能发现这小姑娘！然而他不动声色，保持着他一贯的酷。

赫雷的两眼已经凝成了心状：“啊，小聂聂！”他迫不及待地 toward 漂亮美眉扑去！

擎冠杰只是好奇地打量着她，嗯，她就是聂叔的女儿吗？新妹妹果然漂亮，不过还是他的苹果可爱！可喜可贺的是，他不再是最小的了。

聂晓枫灵活地躲过赫雷的魔爪，跳到孟泽禹面前，动作一气呵成。此刻，她已换上了一身水手服，如果不是脑后的长辫子，她看起来就是个男孩子。她大大地扮了个鬼脸：“我没恶意的！”然后将飞刀还给了泽禹。天，她什么时候拔出来的。这句话竟然让快二十岁的孟泽禹惭愧起来。大家将来是伙伴呀！他怎么能够心存芥蒂呢？于是，他点点头，收下了飞刀。

聂晓枫已闪到擎冠杰身边：“冠杰吧，父亲常常称赞你呢！”

“是吗！”擎冠杰马上对聂晓枫好感倍增。

“聂妹妹，你为什么都不理我？”赫雷好不容易搭上妹妹的小手。

凌宇一把抢了过去：“那个是花心的赫雷哥哥，你

可以不要理他。” 隔开赫雷的手，对着聂晓枫和颜悦色地道。

“ 我知道呀，母亲警告过我。” 聂晓枫点点头；“ 你是龙首，对不对！我可以叫你老大吗？” 这个人是她要追随的吗？

“ 你喜欢就好！” 凌宇笑笑；“ 我会叫你晓的。”

“ 我喜欢！” 好特别，叫中间的一个字

“ 喂，你别一个人独占了聂妹妹，我们对她还知之甚少呢！” 赫雷和冠杰一起来抢人，这个凌宇，原来早就有了妹妹的资料，却不告诉他们。

“ 我叫聂晓枫，今年十二岁。我要做暗龙之风。” 聂晓枫微笑着说出她的目标。

“ 妹妹，你为什么要喊打喊杀。” 赫雷的脸垮了，万一伤了她的脸怎么办！

“ 努力！” 孟泽禹白了赫雷一眼，吐出两个字。

“ 你不能认为你是聂叔的女儿，暗龙之风的位子就一定是你的。” 擎冠杰严肃地说，好妹妹是一回事，暗龙之风是另一回事。

“ 了解。” 轻点自己的脑袋，聂晓枫答得顽皮。

这就是承诺，这个承诺良好地保持了十年。一个

十二岁的孩子可以做到的事，今天的聂晓枫就做不到了吗？凌宇决不相信！但是，她从不失控的，凌宇拉回思绪。既然她十年前就了解在暗龙里不能在意自己是云姨的女儿，又怎会突然在此时心慌意乱呢？还有那个秦振丰又是怎么回事？不管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让晓情绪大动呢？他和云姨又有着什么样的瓜葛？凌宇仍深深地思索着。

聂晓枫也在思索着，她紧锁自己的房门，拉紧窗帘，关上灯，盘坐在角落里，颓然地靠着墙，紧拥着自己，蜷缩着。她的心中终于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怨恨。她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她努力地想证明自己和凌宇他们一样优秀、强悍，是为了什么？母亲不也是一直教导她好好的为暗龙而工作吗？可母亲现在叛变了，把她孤独地留在了暗龙里。母亲连秦振丰也杀了，秦振丰，母亲不是说那是她一直活下去的意义吗？！不行，她要去问清楚，她要去找母亲。聂晓枫挣扎着起来，坐到了电脑前，双手着了魔似的，工作起来。

夜！聂晓枫离开了暗龙洛杉矶分部。她的情绪低落得使她没有发现有人紧跟其后。聂晓枫没开车，她如同醉酒一般在洛杉矶街道上走着。各色的灯光打在她的身上只映出她的苍白。虽身处在来来往往的人群

中，却更显得她行单影孤。那个阳光一样的帅气女孩到哪去了？跟在她身后的人为她忧心，希望她只是出来透透气，不要做傻事！不要！

拐过大街小巷，聂晓枫来到了一个废弃的码头。身后的跟踪者也在一个拐角站定。他已经隐隐知道，晓大概是要见一个人。只见聂晓枫走到那个锈迹斑斑的仓库面前，在那扇即将掀起往日爱恨情仇的大门前站定。

当手碰着冰凉的大门时，聂晓枫忽然想起，十二年前，当她带着父亲和母亲的秘密推开了凌园的大门，等待她的是凌宇他们的真诚，是她今生难忘的伙伴。这一次，虽然迎接她的会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怕是没那么走运了！

仓库门是紧闭的，锁住了里面的黑暗风暴。聂晓枫几乎想回头了，还来得及，回去就不用听见，不用看见，甚至还可以躲进凌宇为她敞开的温暖怀抱，她相信，那里绝对是安全的。而且她还有个理由，她的母亲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她难过失望，她可以舒舒服服地躲起来，忘记母亲！但是，聂晓枫执意伸出手去，推开那扇门，一如她当年推开凌园的门。

5

出人意料的是，看似陈旧的大门后竟有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一个窈窕身影正依在正对门的沙发上优雅地吐着烟圈，四五十岁的女人，仍然保养得风姿绰约。她正是云姨！

“呵，你来了。”她对女儿的出现竟毫不诧异，尾随而至的凌宇却为之一怔！他所有的血都冲上太阳穴，被背叛的感觉狂肆蔓延！晓！竟然会和云姨联手！

“为什么？”他听见聂晓枫在发问，镇静，镇静！别胡思乱想。晓是什么样的人，你会不了解吗？凌宇深吸气，试图让自己冷静。

“你想问什么？哪一桩，哪一件？”云姨轻笑。

“为什么叛变？”

“我恨，恨你！恨聂令冰！恨暗龙！”云姨狠吸一口烟，即而拧灭了烟头；“他们抹杀了我！暗龙要的是精英，所谓的精英都不是人，可我是人，我有血有肉！”

聂晓枫倒抽了一口气，她从不知道母亲的恨意竟如此之深。但她还是问道：“可是，您曾经教导我要变强，要为暗龙尽心尽力。”

“我的傻丫头啊，当时我已身陷暗龙，若不把你留下，你我母女必成俎上鱼；留下了你，那我就可以逐渐回归平凡，去寻找振丰，过着快乐的生活。”纪云说得如梦如幻。曾经，和振丰厮守一生就是她最大的梦想。可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都怪暗龙！都怪聂令冰！思及此，纪云的面容又转狠硬。

“你！”她斜睨一眼聂晓枫，“说白了，你就是我的脱身工具。我要你代替我给暗龙卖命而已！”她居然狠下心来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

聂晓枫身形微摇，她还难过什么？她不是早就知道了吗？索性痛个够吧：“你不打算告诉我，我的父亲是谁？”

“当然是，是聂令冰了”纪云没料到她会有此一问，愣了一下。

“父亲也恨我，对吗？”聂晓枫笑得缥缈。

“我怎么知道那个变态在想什么？”纪云不屑一顾地说。暗地里跟踪的凌宇颦眉，他也搞不懂晓枫到底想说什么。

“他当然恨我。”晓枫沉声道：“因为我和他的要求真是太不符了，我不是他亲生的！”凌宇闻言一惊。

“更不是个男孩！”

“你——”纪云大骇，她到底知道了多少！

“你怀着嫁给父亲时，其实另有爱人。只不过他失踪了，父亲答应帮你找回他，你就用我做了交换！”

说吧，说吧，都说出来吧，她已经不愿再背负这些了。

“你胡说八道！”纪云尖叫，晓枫知道这些，对她没有好处。只会令她更痛恨那两个该死的男人！

“是吗？”聂晓枫自嘲地一笑：“那么请听一听吧，‘风云本不定，各自不相干。惟愿秦振丰，携我走天涯。’她朗朗念诵。

“不可能的，你怎么会知道？”纪云呆了，她以为可以瞒过聂晓枫，然后继续利用她。不料，那首诗，那是她在新婚之时所作，她以为已随时光消失的一首诗。今日，竟然从女儿的口中念出，却人景两空，恍若隔世，不由又是一阵悲愤。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在父亲的遗体上找到的。”

那张发黄的纸片呀，平平整整的压在父亲上装口袋里，直到她把它取出。也许父亲用错了方法，但他确实深爱母亲；我并没有去刻意追查，可是事实却残酷地跑

到我面前了。”她真的不愿相信，自己只是一场交易里的被利用者，而且这种命运居然是一出生就注定的，这叫她对暗龙情何以堪，对凌宇情何以堪！

“那么，你对自己的来龙去脉是一清二楚喽。”纪云突然奇异地笑了，她真的什么都知道了！也好！

是的。聂晓枫在心中回答。曾经她以为暗龙的生活已是惊涛骇浪，却没想到自己的身世才是淹没她的海洋。

“我就不用跟你多废话了。你就来帮助我吧。你既然知道自己是野种，就不算是暗龙的人了。让我们携手叫那些骄傲的男人看看女人的厉害吧！不要让他们以为女人就是好欺负的。”这一生，负她的人她太多了，她要叫他们在地下看清楚。

可惜啊，父亲你怎么会爱上这无心的人。聂晓枫为他的痴情感到不值：“秦振丰是你杀的？”聂晓枫极力平静自己，她那素未谋面的父亲，又是怎么死的？

“呵呵，你连这也查到了呀，晓枫，你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纪云慵懒地笑着，如有女儿帮助，她真是如虎添翼；“那你也知道他是谁了？”她瞟一眼聂晓枫，回答她的却只有沉默；“你早就知道他的存在，却从未试过要找他！亏你还爬上了暗龙之风的位子！”纪

云眼光忽转狠毒！她眯着眼打量着自己从不了解的女儿，她从小就是笑嘻嘻地，嘴角永远挂着甜甜的酒窝。

“你总是这么笑！笑！笑！”看了就让人恶心！啪！纪云猛然一巴掌甩过去。聂晓枫不躲不避。一阵风扫过，脸颊好烫！那美丽的指甲划痕刺一般扎在她的脸上心上。聂晓枫似没有感觉地立在那。暗中的凌宇却心惊地要冲出去，该死！他的晓何时受过这样的侮辱！即使这种侮辱来自她的亲人，也不可原谅！

“笑啊，你再笑啊！”纪云吹吹指甲，打她一巴掌就舒服多了，至少顺眼些。她像振丰的温柔诙谐，像聂令冰的沉着稳重，独独不像她！“是，人是我杀的。因为他该死！”翻江倒海的恨意袭上纪云心头。“我找着他了，可他居然结婚了！还大言不惭地告诉我，他爱现在的这个妻子！这怎么可能？他爱的应该是我！”纪云有些歇斯底里。一想起躲在振丰背后的小女人，她就觉得恶心！“所以，我把他们都杀了。”看谁还敢背叛她！

“你寻了这么多年，就只有这种结果？”晓枫低喃，这就是爱吗？毫无道理的，如此绝情的东西。啪，又是一巴掌！凌宇只觉得喉头有血在涌动！

“我的人生就是这么个骗局也轮不到你来说！”纪

云愤怒地嘶吼着：“聂令冰，他好残忍，居然去逼振丰死心，而振丰居然就真的放弃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她转而哭嚎着拥紧女儿：“晓枫，你是我的惟一了！快来，快来帮我啊！”

聂晓枫茫然，母亲从来没有如此亲近过。她克制住回拥母亲的举动，因为她不会背叛凌宇：“我不能！”母亲的怀抱已不能温暖她。她来这只是想弄清楚一切，只是想劝母亲回头。好像已经该是她离开的时候了。

她缓缓地退后。

“连你也不帮我？”纪云瞬间收起可怜像，冷凝地盯着晓枫，直接掏出一把枪：“那我还要你何用！”她已经疯了！

“晓”凌宇再也躲不住了，飞身扑向呆住的晓！

“你跟踪我！”

“你带人来！”二人同时发话。聂晓枫的脸刷地白了，凌宇在这太危险。纪云方明白，不过是凌宇跟踪而至。

“也好！现在杀了你，我取暗龙就易如反掌！”黑道靠的就是反应快！纪云毫不迟疑，抬枪就射！

凌宇护住聂晓枫，向一边闪躲。

碰，这一枪射中了凌宇的手臂。聂晓枫的角度真

好看见凌宇的血喷涌而出，她脑中顿时一片空白！

碰！又一声枪响！啪！重物落地的声音。纪云倒在了血泊中，犹不瞑目地望着女儿和她手中的枪。她最后还是看错女儿了。

哐，枪掉落在地。聂晓枫依着凌宇滑坐在地，怔怔地看着母亲的尸体。她不是没杀过人，可是这次——枪太重了。

“晓，不要看！”凌宇用没受伤的手遮住晓的眼睛，他能感到手上湿漉漉的。

一切前仇旧恨尽去了，徒留新的悲伤，继续折磨活着的人。呵，下雨了，一场好雨。



已是深夜，暗龙洛杉矶分部却一片灯火通明。嘈杂的脚步声在走廊上来回响动。

“杰斯，你去洪城仓库清理一下，不要留下任何线索。”

“是。”

“阿乐。扫清纪云余党，要快，斩草除根！切记封锁消息。”程棠在不断下令，他不能让任何事打扰凌先生的休整。程棠此刻又高兴又惭愧，自己的职责所

在，却让老大和聂高干一肩承担，现在老大还受了伤，他的罪过大喽。

“好了，程棠。”凌宇终于说话了；“你下去吧，这里交给医生就行了。不用通知香港我受伤的事，就说事情解决了。其他详情我会和他们商谈。”先堵住赫雷他们的嘴再说。

“是！”程棠恭身而退。书房里的人也渐渐散去，听见的只是医生拿起药瓶时，发出的轻微声响。

凌宇淡淡地瞟了一眼战战兢兢的秃头老医生。

“马上好，马上好！”医生以他今生最快的速度包扎完伤口，就仓皇地溜了。

凌宇用没受伤的手拉着聂晓枫坐下，他静静地抚弄着晓冰凉的手：“晓，不要这样，你救了我，没有人会怪你的。难道你后悔救我吗？”他佩服自己，此时还能开开玩笑。

忽然，聂晓枫伸出手来，轻轻地按在凌宇肩膀上，没说话，只是来回描画着绷带的纹路。

她自责了，难道她也后悔救了他吗？不，她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去意志消沉。今天从她和纪云的对话来看，他们和暗龙的元老怕是还有一场硬仗可打，那些老头大概不会再启用她。而他，若失去她的相伴，该

如何自处呢？他不会放任她这样的，凌宇半强硬地环上聂晓枫的肩，抵住她的下颌，迫使她的目光与自己相对。

“听着，”他知道这样做很残忍；你，聂晓枫，是你开枪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这个事实必须有人说，否则晓可能会逃避一辈子。

凌宇的话仿佛一颗炸弹在聂晓枫心中引爆，嗡嗡的枪声在她耳边不断回响！喉咙像是梗住了，晓枫发不出声音。胃里却似有东西在不断翻涌，直逼喉头而来。她猛地挣开凌宇的手，像看魔鬼一样瞪着他。两眼写满了“你胡说”的表情。她踉跄着后退，却撞上身后的台几，一时跪坐在地。再也忍不住心中的苦涩，她躬下身子，狂吐起来。吐出来，把纪云所给予的骨血都吐出来。晓枫命令自己，扼住自己的喉咙，痛苦地哽咽着，直至鲜血一滴一滴的从她口中滑落。

凌宇慌了神，连忙抱起她，踢开房门：“医生！医生！”凌宇愤怒的声音在走廊上回响。哎，又是异常混乱，这真是多事之秋呀。

整夜整夜，凌宇守着晓枫，听她在梦魇中不断呓语：“妈妈，不要，不要走。”

凌宇轻叹，抬手抹去她额间的冷汗，却被晓一把

抓住：“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在梦中，晓竟抽泣出声！

不由得伸出另一只手，凌宇轻拂晓枫的秀发：“晓，没有人会怪你的。”所有的一切，他将替她挡住。“对不起……”梦中的人儿犹沉浸在她的悲情中。

“哎。”额头抵上她的凌宇轻喃着：“晓，好好睡。再醒来时，就忘记这一切吧。”如果晓真的那么痛苦，他就允许她忘记吧，毕竟她还有他就够了。然而，哭泣声一夜未断。



当黎明的晨光再度降临时，晓枫静静地醒来。她看着睡在她床头的凌宇，他一直握着她的手呢。这一夜发生了太多事。不，应该说从她自日本回到香港以来，她的身边就不断发生事情。母亲死了，养父早死，也没有了生父，这天地间，她聂晓枫真是孤独一人了。喔，凌宇说他会留在她身边，可以相信吗？有朝一日，他不会像母亲一样发现聂晓枫已没有利用价值，而不惜挥刀相向？

不，她不该怀疑凌宇。但她，好累喔，聂晓枫的可笑剧目该收场了。她将从暗龙中功成身退，回归平

凡，去寻求自己的世界。

于是，她将目光对上凌宇关切的眼睛，微笑了：“老大，我醒了。”她默默地在心里道歉，对不起，晓要走了。终究是晓负了你。

凌宇审视她的娇颜，将头埋进她的秀发，深吸她的清香。他要带晓去玩，抛开多余的世界，让他的清风自由飞翔。

接下来的日子，平和又带着淡淡的忧伤。纪云仍作为元老级的人物，予以厚葬。晓也好像回复了俏皮开朗，大家静静地处理各项事务。然而凌宇却总有一丝惶恐，他寸步不离地跟着聂晓枫。

这天，聂晓枫忽然问凌宇：“老大，我们什么时候回香港？”她想知道凌宇接下来的打算，以寻找机会离开。

“怎么？想家了？”凌宇不疑有它，只当聂晓枫不想再呆在母亲去世的地方。

“想家？”她还有家吗？“倒是有点挂念泽禹和冠杰，赫雷嘛，就算了。”

“你们总是不对盘。”

“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他关于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妹妹漂不漂亮。’”

“晓，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凌宇无奈地笑，他第一次知道她如此记仇。

“对我来说，能力高于容貌这很重要。”凌宇不会懂的。

“你一直很努力。”凌宇现在已明白晓的轻松背后有着她的血汗。

“我的努力不能证明什么。”拣一张单人椅坐下，晓枫淡淡地说。

“不，你的才干有目共睹。”他必须坚持她的自信。

“可我终究不是聂令冰的孩子，不配坐暗龙之风。”她越发地退缩。

“晓！”凌宇心慌，她真的越来越缥缈了。

“我不是正统的子嗣，同时又是背叛者的女儿。”她无视凌宇的不舍，喃喃自语。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承诺了你不会在意自己是纪云，聂令冰的孩子。那么是与不是有何区别？”

“那你要弃暗龙世袭的规矩于不顾吗？”

“我更愿意承认强者。”凌宇平静地说。他不想再在这种无稽的问题上和晓争论。

“强到可以手刃自己的亲人？”晓枫抬头望着他，血已冷。原来母亲没有说错，暗龙是强者天下。母亲

会死只是因为她弱，没有聂晓枫的枪快，可笑呀。“暗龙的成员不都不是人？！”

“暗龙有时的确充当了恶魔的角色。”这是实话，它总是用自己的手段解决问题。

“可惜我不是恶魔，只是个败笔。”搂紧双膝，她就是要跟暗龙撇清。

该死！凌宇猛然吻住她。

“呜！呜！”聂晓枫像苏醒了刺猬，狠劲地拍打他的胸膛，换来的只是他的牵制。凌宇紧紧锁住她，毫不放松，将自己的强势灌输给她。她是他选中的，他不放手，决不！

黑夜往往能够掩饰一切，轻易地颠覆人生。当人们从短暂的安详睡眠中醒过时，就会发现世界已变了一个样，既而为之恐慌。



聂晓枫还是走了，凌宇措手莫及。

凌宇扫视晓枫空荡荡的房间，她连一字一句都没有留下吗？沉默许久，他冷冷地只说了个字：“找！”。

整个洛杉矶群起而动，封锁了机场、港口、铁路，恨不得掘地三尺，来挖出聂晓枫。并且，搜索范围迅

速扩大至整个欧洲。

凌宇真的生气了！晓的心灵受创，他给她时间来恢复，给她时间来接受自己。可她呢？试都不试就逃走了。很好，晓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自以为是。她选择了逃避，而不是和他一起面对未来。她就那么想放弃暗龙、放弃伙伴、放弃他？可恶！他一定要找到她。凌宇第一次在属下面前沉下脸。

现在他身边的人莫不战战兢兢，惟恐扫到台风尾。最苦的还是程棠，他不得不暂时代替聂晓枫充当凌宇的左右手，因此常受责备。面对凌宇的冷笑，他真是如坐针毡呀。

“凌先生，”无奈，有事还是要向凌宇请示，“台湾来电话了，是孟高干。”

“嗯。”见凌宇伸出手，程棠慌忙递上移动电话。

“出事了？”孟泽禹冷淡的声音。

“呵，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凌宇轻笑，泽禹的话又少了。

“哎呀，阿禹，你的表达有问题啦！”看来是赫雷抢了电话，“老大，你和小枫枫是怎么回事？”他唐突地问。

“——”

“嘿嘿，不瞒你说，我早就嗅到爱情的味道了。”
赫雷自说自话。

“她逃走了。”

“喔？”

“她也许回台湾了，去找出来。”赫雷的装傻有时真让人讨厌。

“喔，等一下，老大——”

径自挂了电话，凌宇将电话丢给程棠：“不是晓的消息，别接过来。扩大范围，联系组织的各地成员，追捕聂晓枫。”她大概已经逃出洛杉矶了；“罪名，弃夫。”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招了；“要完好无损地找回来。”

“弃夫？”程棠怀疑他的耳朵出了毛病。

“是啊，她抛弃了我呀。听不懂吗？”凌宇又冷笑。

“是！是！”程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照做去了。天，龙首和聂高干怎么会是一对呢？不过，还真登对耶。

一个星期后，凌宇回到了香港，简单地交待了在洛杉矶发生的事，然后就开始了无休止的追查。然而，聂晓枫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毫无消息。

6

一年后，香港，夜 PUB

“先生们，这边请。”在服务生的带领下，四位如天神般的男子掠过众人仰慕的目光走进包厢，隐身在蓝色影壁后。

“还是没有消息。”敲打着玻璃，赫雷看着夜 PUB 仍旧幻美如昔，有了一丝落漠。没有小枫枫斗嘴的日子无聊呀，而且工作也加重了，什么逃跑嘛，小鬼根本是恶意跷班！将来非要她反过来帮他分担工作。

“晓枫躲得很有技巧。”四人相视苦笑，大家心知肚明，晓枫对暗龙的情报网是了若指掌。也托她的福，在找她的过程中，暗龙更是将根基深入世界各个角落，组织的疆域又大为扩张。只是树敌更多，福田美生尤其死缠着不放。

“赫雷，你去解决福田组的事。冠杰，调转方向查查大城市的情况。”凌宇仰头喝完杯中的酒，率先起身，扬长而去。

“他等不及了。”赫雷优哉游哉地喝着酒。老大的心，乱了。

“做好你的事吧。”



暗龙香港水部

“孟高干，孟高干！”一向平静无波的水宫漾起一丝波澜，不小的波澜。突来的嘈杂令孟泽禹皱眉，冷眼扫去。

“对不起，属下逾矩了。”那冒失鬼立刻换上水部的招牌表情——扑克脸。

“说。”他不是要听废话的。

“云小姐找到了。”唐士杰忍不住又兴奋起来。

“云烟！”这个消息猛烈地撞击孟泽禹的心，他干涩地问：“她好吗？”

“小姐现在在伦敦，她过得很好。职业是室内设计，人也越来越美……不过，”想到手中的照片，唐士杰犹豫了。

“说！”他要知道她的全部。

“她身边有个男人。”唐士杰低声说，他总觉得小姐身边的那男子很面熟。

“男人？”孟泽禹的心猛地抽痛。她找到她的命中注定了吗？犹记得那双柔美的眼睛温柔地告诉他：“你不是我所能追寻的，我亦不是你的命中注定。”然后，她头也不回的走了。

“孟，孟高干，云小姐的照片你要看吗？”唐士杰惶惶地问。

“不了。”看了只是徒增伤心。

“算了？怎么能算了？”一声轻快的调侃，唐士杰手中的资料袋飞了出去：“啊，赫高干！”

只见赫雷旁若无人地抽出资料：“来，让我瞧瞧，究竟是谁让我们的大冰山动心了？咂咂咂，果然是美女呀！”

孟泽禹握了握拳头。

“咦？美女身边怎么还有位帅哥呢？”赫雷自说自话，引得泽禹心中一阵抽痛。那男人很帅吗？是否像她的大哥呢？

“原来这就是她放弃你的原因呐。的确比你俊俏些，还很眼熟呢。啊——”赫雷正在滔滔不绝，孟泽禹已奉上一拳，正中赫雷下颔。

赫雷气急，甩开照片：“王八蛋，打我的脸，阴险！”

孟泽禹连续攻击！

赫雷只得挥拳相向：“我说那男人关你何事！”

“还说！”

“要是我，也不会选你这根木头，喜怒无常的混蛋！那白面小子配她还真不错呢。”赫雷火上浇油，不过那小子真的很眼熟，就像——

“啊呀。”他一闪神，又被打乱下盘，踉跄倒地，“王八蛋，停手！”顾不得反击，他急忙去捡起那张照片，递到孟泽禹面前，却被一掌挥开。

“是枫枫！”赫雷狂喜，不待泽禹反应过来，他收拾照片朝门外急奔：“天！老大这回该如愿了。”

孟泽禹错愕地捡起照片，只看了一眼，就跟着跑了。留下唐士杰待在空荡荡的大厅里，今天，高干们都疯了吗？



当晚夜 PUB

半天时间，四个男子已经摸清了这一年来，聂晓枫和邵云烟的全部经历，有悲有喜，但还算太平。然后他们相视一笑，异口同声地说道：“这世界还真小！”



伦敦

伦敦的天总是这样多雾和多雨，今天，又是下雨的天气。邵云烟支着头，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记得她离开台湾的那天也下着雨呢。一个人去机场，没有人来送，连他也没来。遇见纪潇的那夜，也下着雨，一个人在暗巷里孤独的走……

“等很久了吗？”感觉到有人拍她的肩膀，邵云烟回过头来。映入眼帘的是潇年轻俊美的脸，一贯清新的笑意，晶亮的眼睛，不逊的短发因为湿气贴在脸上，啊，还带着水珠呢，看起来真是孩子气。

“又淋雨了？”邵云烟很自然地替她抹去水珠。纪潇今天穿了件青灰色的风衣，修长的身段更显飘逸，“坐吧。”整个咖啡厅的人都看着这位小帅哥呢。

“好的。”纪潇依言坐下。

“先生用些什么？”一旁的服务小姐连忙上前询问，伺机打量美少年，可惜名草有主，还是她比不上的大美人呢。

“冰镇维也纳咖啡，谢谢。”顺便奉上一记微笑，惹得小女生心花怒放，羞红着走去一边。

“ 潇—— ” 云烟无奈地低叹。

“ 嗯？” 纪潇仍皮皮地笑着。

“ 你又不是不清楚自己的魅力，还对一位小姐做出这种扇情的表情，万一她对你芳心暗许怎么办？” 出色的人，应该懂得收敛自己的风采，就像他一样。

“ 呵呵呵，小云烟，你真可爱，吃醋就直说嘛。” 纪潇很是得意，笑得越发张狂。

“ 哎，随你。” 云烟耸耸肩，知道说不过她。纪潇一向只凭自己的喜好行事，还好她不是恶人，只不过是任性的女人。

轻抿一口咖啡，让冰冷香苦的液体在舌尖流转，潇打量起邵云烟来，所谓以月为神，以花为容，以玉为骨，以雪为肌，以秋为韵，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佳人。只可惜“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反正恨的不是她，便对了。

“ 我们认识有半年了呢。” 邵云烟柔柔地开口，真快呀。

“ 是啊，还真有纪念价值呀。” 纪潇低垂了眼帘，哎，又来了。

“ 的确，所以为了感谢你，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 你谢我很多次了。” 虽然有美人作陪很好，但她

并不希望云烟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够的！如果没有你，”邵云烟不由得环抱住自己。

记得刚刚离开香港的时候，一个人四处游荡，途经伦敦，却在夜游的时候，被两个混混堵进暗巷，就在她以为性命不保时，心中千百次呼唤爱人的名字，即使知道他远在他乡，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她身边。然而真的有天使降临了，她穿着米色的大衣飘然而至。

“男子汉大丈夫怎好欺负一个弱质女流呢？”天使微笑着，轻柔的声音化在雨里，试图感化那恶贼。

“小白脸，闪远点，大爷没空理你！”哎，坏人终究是坏人。

“唔？可我怎么能弃小姐于不顾呢？”天使果真没有舍弃她。

“混蛋！找死！”小流氓尤在耍狠，“你摠着这个女的。”说着向天使冲去！

“天使，不要脏了你的手！”她虚弱地喊，为了她，不值得。

“谢谢小姐关心。”她从容不迫地道谢，下一秒，已伶俐地躲过流氓的拳头，“如小姐所愿，我绝不出手。”竟真的就将手塞进了口袋。

此举顿时激怒了贼人，连刀子都亮出来了！

天，那是魔法吗？明明温柔可亲的天使，这会只见她抬脚踢飞了其中一人的小刀，顺带将其踹倒，接着低蹲身子，轻易闪过又一波正面攻击，一个漂亮的扫堂腿成功地勾倒其中一人。有人从背后偷袭，只见天使像脑后有眼似的，旋身一记狠踢，正中那人下巴，使他立刻倒地，再无还手之力！

就此，胜负已定，混混们仓皇而逃。

天使来到她身边：“小姐，小姐？你还好吧。”关切的声音，听来三分真实，七分虚幻，却使云烟的泪夺眶而出。

“小姐？你没事吧？不要哭，都过去了。”天使的手搭上她的肩，有淡淡的清香。

“呜——”恐惧与委屈让邵云烟痛哭出声，她将头埋进天使的羽翼。

等云烟平静下来，才发现天使其实是一名叫纪潇的年轻女子。

纪潇是一名悠闲的程序设计师，每月交了工作就可以自由晃点了。因此，她有许多时间，陪云烟游玩。

一个月后，云烟就决定在伦敦定居，毕竟一个人漂流了那么久，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朋友，又怎舍得轻

易失去呢？她发挥了自身的特长，重新投入室内设计的工作，现在不仅有了个人设计室，在业界也闯出了名气。

她常常想，纪潇所谓没有过去，其实是没有可以说的过去，唉，谁没有自己的故事呢？只要认定纪潇是她的命运天使就行了。

“咳，别又沉浸在往事里了，好吗？”纪潇无奈地唤醒云烟。

“啊，真是的。”云烟笑着抱怨自己。为什么老是这样神游太虚呢？之所以对那件事念念不忘，大概是因为纪潇发怒时的样子和他很像吧，同样的咄咄逼人，光芒四射，就像那条在黑暗中的龙……

“喂，云烟！”纪潇这回提高了声调，真是的，帅哥当前，她还能东想西想。

“哎呀，我又……”云烟这会满脸通红，怎么一想到他，就……不想了，不想了。

“以身相许吧！”纪潇突然冒出一句

“嗯？”

“既然那么感谢我，”她忽然把脸凑近云烟，“以身相许如何？”

“不要胡说了！”超八万伏的电压，云烟也可以熟

视无睹了，“我只是要请你吃饭罢了。说吧，想吃什么？”

“吃饭吗？”纪潇无趣地向后仰去，除了饭以外，她对什么吃的都有兴趣，“我想吃你，”

“纪潇。”哎，她就不能稍微正经点吗？

“好啦，我要吃你煮的菜，开开玩笑嘛。”

“女孩子家，怎么好随便乱说呢？”她一定要努力让纪潇成为淑女。

“喔，习惯了。”纪潇撇撇嘴，是啊，多年来，习惯了和人肆无忌惮地开玩笑，没有一年半载的，还真改不了。

她，纪潇，一个自称没有过去的人。在这个国家拥有假护照、假身份，一份程序设计师的工作。她也很清楚，自己曾是暗龙组织的人，是收集情报的行家，凌宇的伙伴，也是个狠心弑母的人，她叫做聂晓枫，一个只会逃避的人。在貌似潇洒的纪潇背后，是被紧紧束缚的聂晓枫的灵魂。

她永远不会忘记往日的意气风发，知心知意的伙伴。逃离凌宇，是对是错，她已无从分辨。也许该是时候去面对，也许应该走得更远。她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还有一个需要宽慰的邵云烟，云烟是温柔脆弱的

花，是适合做妻子、母亲的人。可惜，云烟不是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从未爱过她，甚至……

“ 嗡—— ” 仓库的一幕猛然在她脑中闪现，不，不要！

“ 潇？”

“ 嗯？” 纪潇感觉到一只冰凉的小手搭在她额上，方才回过神，抬头对上云烟关切的眼神。

“ 想什么呢？走神走得那么厉害。” 云烟看见她慌张的眼神大吃一惊，既而笑着揶揄道。

“ 没什么，” 舒一口气，纪潇歪着头，闭上眼睛，将云烟的手小心地夹在肩和脸之间，很凉，却渗着温暖；“ 没什么，没什么，都过去了。”

“ 哇，邵云烟本人可比照片上还美耶！” 悠闲地坐在咖啡厅对面的店铺中，赫雷愉快地说道，再没有比边喝茶，边欣赏美女更舒服的事了；“ 小枫枫跟云烟妹妹坐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

“ 闭嘴。” 孟泽禹满脸阴沉地横了赫雷一眼，怎么会带他来的。他不悦地继续瞪着云烟和聂晓枫“ 相亲相爱 ” 的场面，不由得妒火中烧，愤而离席。

凌宇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眼中只有聂晓枫的身影。她瘦了，也更美了。属于暗龙的强势减弱了，女

性的柔美和天性的乐观却渐渐显露。可见她的确在努力使自己摆脱阴影，好现象。可是她竟妄图借助一个原本柔弱的邵云烟的力量，而将他放在一边。难道她以为可以把邵云烟当成自己的母亲，寻回失去的母爱吗？幼稚！他给过她机会了，然而枫并不愿意去面对现实，还是由他来拉枫一把吧。



咖啡厅里的小女人们浑然不觉自己已经暴露，还在悠闲地聊天。

“好吧，我煮广东菜给你吃。”邵云烟决定自作主张，再跟潇饶舌下去，她准得头昏脑涨。

“那事不宜迟，我们去大采购吧！”纪潇附议。嘿！一想到有好料可以呷，她的两只眼睛都笑眯起来了。

二人付账离开了咖啡厅，对面的凌宇等人也跟着分别行动。

“你没开车来吗？”云烟看着纪潇两手空空地站在路边；“也没打伞？”

“天气好，我走过来的。”

“……”天气好吗？云烟看看从早上就小雨不断的天空，暗自摇头。潇的思维太怪异了；“我去开车过

来。”于是她独自向停车场走去。怎么也不会想到，分别已久的爱人正在那等着捕捉她这个爱情逃兵。

纪潇无聊地左顾右盼着，云烟好慢哪！忽然，她的目光被墙角的一团东西所吸引。那个黑乎乎，圆滚滚的小东西蜷缩在街边，一双出奇精亮的黑眼睛却是灵动的。像是意识到有人在注视它，小东西竟一颠一颠地向纪潇跑来。跑到近前，盘坐在纪潇脚边，发出呜呜的低鸣，似讨好，似祈求，很有趣。

喔，原来是一只落魄的小狗。

“嗨，小东西，你找我有事吗？”纪潇来了兴致，好心情地逗弄着小狗。

“呜呜。”小狗只是一味低叫。

“别是要我收留你吧，我可没养过狗。”说着纪潇还真的象征性地向右边挪窝，小狗倒也小心翼翼地挪一挪。嘻，蛮通人性的嘛。

“别来啦，我不会养狗的。”再试着躲开去，小狗还是不放弃地跟过来。

“认定我啦？”

“呜呜。”好可怜，好可爱。

“你不是公狗吧？”

“呜！”小狗甩甩脑袋，泥水四溅。

“先说好喔，跟着我可能会三餐不济的。”

“汪！”小东西竟响亮地应了一声。真是一条聪明的狗哇，应该不会太难养活吧。

纪潇叹口气，半蹲下身，摊开双手：“那么，这位落难的公主，承蒙不弃，请跟在下回家吧。”哎，想不到自己的女性缘竟然好成这样！

“汪！”小东西竟兴奋地跳进纪潇怀里，泥水溅了一身，可惜了一件好衣裳，可是纪潇才不在乎呢。她大笑着抱起小狗，一个重心不稳，竟向后仰去。踉踉跄跄地晃到马路上！

“晓！”一个雷鸣般的呼声，让她闪了神。

“嘀——”尖锐的喇叭声！

不好！纪潇只觉得浑身一震，向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小狗脱手而去，整个人有一种无力的漂浮感。小狗呀小狗，你可害苦我了……是谁，是谁还在鬼吼鬼叫，小狗都没叫，你叫什么？还很耳熟呢……努力睁开疲惫的眼睛，天！居然是凌宇……

纪潇陷入了茫茫的黑暗中。

7

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医疗器械的工作声音……纪潇昏沉沉的脑袋开始慢慢接收来自外界的信息。这里是医院。还有人影在她面前晃动。

“她还有多久才能醒？”凌宇的声音，是他？！

“等！”是惜字如金的泽禹。

“汪！”嘻，小狗也活着。

“哇，枫枫怎么捡了你这个丑八怪呀。”赫雷，令人怀念的怪叫！

想说话，想睁眼看他们，为什么动不了呢？身体不听使唤哪，怎么会这样？她急了，想叫却发不出声音。凌宇、凌宇——

是凌宇握住了她的手，好暖和，她又安心地睡了。

“不要吵了。都出去吧。”凌宇发话，刚才晓好像有轻微的反应。

“凌先生，我是晓的朋友。我希望能够留下来陪她。”云烟看着这位在第一现场出现在纪潇身边的男

人，他甚至比泽禹更有威严，想必和纪潇也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在纪潇还没清醒之前，还是要好好守在她的身边。

“她的本名叫聂晓枫，不是纪潇。”凌宇淡淡地看了云烟一眼。

“我只认得一个躺在这里的纪潇。不管她过去如何，她现在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让她在住院的时候，再受到伤害！”即使胆怯，即使知道这男人说的可能都是真的，她也不愿意让纪潇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他独处。

孟泽禹默默地环着云烟，和凌宇眼神交会。

凌宇正视邵云烟：“她是我妻子。”罢了，看在泽禹的分上，他就给这个勇敢的女人一个能接受的理由。

“啊？！”邵云烟明显一愣。

“泽禹，带你的女人走。”凌宇再也不想被她打扰，她已经占用晓太多时了。

“她的外伤不严重，难测的是脑部的问题。再联络。”孟泽禹丢下话，拖着邵云烟就走。

“等，等一下……”邵云烟挣扎着，却抵不过泽禹的力量。该死，光顾着潇的事，连自己身边还有大债主都忘记了。

“雷，你回香港。”

“老大，不必了吧。”赫雷顿时垮下脸，他好不容易跟冠杰打赌赢了，才得以跟来伦敦，就是为了留下来看戏的呀。怎么戏还没唱起来，就先清场了呢。

“别以为你留下来说情，我就会对潇心慈手软。”凌宇沉声说道，为什么人人这么多事，要在他和晓之间掺和。

“呃……”被看透了，他的确是想留下来当和事佬，毕竟枫枫也算是有苦衷，才背井离乡的。何况现在又出车祸撞伤，怕是跟老大玩不了几招的。只是自己的主意现在被识破了，枫枫，你只好自认倒霉了，赫大哥可帮不上你喽。只得暗自摇头，赫雷准备转身离去。

“把这只狗也带走。”

“什么？抱这只狗回香港？”赫雷一阵惨叫，他不能想象，堂堂一名帅哥，抱着一只如此丑陋的狗出现在街头的样子。太没面子了。

“对，抱走！”

“老大！”

“赫高干！”

“好吧。”知道再磨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赫

雷默默鼻子，无奈地唤道：“小狗小狗，走吧。”

“汪汪！”抱着同样不情不愿的小狗，聂晓枫的最后援兵也撤退了。

现在只剩下凌宇和 聂晓枫独处，一切的一切，也该有个了结了吧——



“凌先生，你去休息一下嘛！”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将聂晓枫从沉睡中唤醒。

“不用了。”啊，老大还在这呢。

“凌先生。”

“你出去！”哇，老大什么时候像泽禹一样酷了！

“这位小姐，不会那么快醒来的。”哼！所以你就大方的来勾引我们老大？

“那就不要吵到她睡觉，滚。”

对嘛！老大，干的好！这没素质的女人，吵死了！

“吱——”门关上了。哈，那臭女人走了。

“你还要睡多久？”是老大在问话，不行啊，身体还酸得很。老大，别急啦，再哄我睡一下，好不好？啊，老大在摸她的脸呢。

“有没有做梦？有没有梦见在香港的快乐时光？有

没有梦见那夜？有没有梦见我的吻？”凌宇的唇轻轻的印上来。不要啦，怎么好随便对病人出手呢。

“算了，我还是让你好好的睡吧。你也只有这点时间可以安心睡觉了。”什么嘛！难道为了惩罚她，老大以后都不让她睡觉了吗？

“你拒绝过我，逃跑过，还让我一见到你，就看着你出车祸，晓，我们有好大一比烂账要算。”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自己还是个逃兵呢。不行！不行！我还没想好呢！怎么办？怎么办？老大，我只好赖皮办喽。



第二天，聂晓枫“正式”醒来了。一睁眼看见凌宇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凌宇错愕，又有一些恼火。

“我该认识您吗？先生？”纪潇凝神作思考状。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凌宇小心留意她的神色。

“当然知道。”纪潇朗朗一笑：“我是纪潇，幸会！”

“纪潇？”凌宇反复默念这两个字。

“啊，对了，我记起来了。我之前出了车祸，是您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吗？真是太感谢您了。”纪潇一边信

口开河，一边小心翼翼地反应：“先生，先生？”老大的脸色铁青。

“医生！医生！”凌宇像一阵旋风刮了出去，压抑的声音带着愤怒。看着凌宇的身影一闪而过，纪潇暗舒一口气。对不起，老大，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告诉我她现在到底怎么了？”好不容易等医生做完初步的检查，凌宇阴沉着脸问道。该死！他到伦敦来，不是为了看到这种状况的！

“这个，凌先生，看来纪小姐，啊，不！聂小姐，只保留了一年来的记忆。日常生活自理倒是不成问题的。”医生战战兢兢地应答。上帝呀，可千万别让他得罪了这位据说是院长的贵客先生呀。（这家医院毫无疑问是孟泽禹的。）

“为什么会这样？”凌宇看见纪潇正快乐地和护士小姐说笑，不得不努力平息自己的怒气。

“这是因为人脑是很精密的系统，可能是在车祸中受到撞击，刺激了一部分脑神经细胞，造成压迫性……”一提到专业，医生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会好吗？”

“很难说。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医学疗程是可以治愈这种心因性失忆的。一般建议是通过心理

疗法。”

“就是顺其自然。”凌宇不由得冷笑一声。

“这，理论上是这样。”医生冷汗凛凛。

“好吧，那她现在可以出院了吗？”晓的外伤并不严重，看她现在谈笑风生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大碍。医院又人多口杂，他不如带她回去静养。

“喔！当然可以。”医生巴不得赶快送走这位大人物，免得工作不保。

“那，还等什么？”凌宇冷然一笑。晓的情绪似乎很好，一点也没有病人的感觉。

“好的，一切有院方打理。”

“嗯。”总算有句响亮话了，凌宇转身回纪潇的病房。

“嗨，凌先生！”纪潇一脸灿烂地笑着。

“你记得我的名字？”

“不，她们告诉我的。”纪潇指指身边的一圈小护士，我可是坚持不认识你的！

“晓，你感觉怎么样？”无视周围小护士的脸色绯红，他大方地将手搭在纪潇肩上。

“还不错，凌先生？！”她小心地避开凌宇探寻的手；很感谢您对我的帮助。请问，我出事时身边应该

有一条狗，不知您有没有瞧见？”上次醒来时，小狗还在的嘛。可是现在，连泽禹，云烟，好事的赫雷都不在了。莫不是凌宇故意支开他们，好秋后算账？

“狗？没看见。”她倒挺惦记那只霉运的畜生嘛。

“那么，事后有没有我的朋友来探望我呢？”纪潇想借此探听出邵云烟的下落。

“朋友，你期待有谁来看你吗？”凌宇骤起眉，她还有什么朋友在她心目中如此重要。

“呃，我想这是我的私事。”讨厌，反而被老大拐了一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凌宇强硬地说道。

“这，凌先生，我们素昧平生……”

“你等一下，”凌宇打断了她的话，转身去处理那些从刚才就一直围在病房里的医生，护士；我和我太太有话要说，可否请大家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

“喂，凌先生。”纪潇惊呆了。她没听错吧，老大刚刚说什么！

“对，对，对，我们该去做事了。凌先生，凌太太，你们夫妻慢慢聊。”看帅男美女看到发呆的众人，连忙闪了出去。

凌宇“砰！”的一声摔上门，让空气顿时变得有些

紧张。

“ 你知道自己只保留了一年来的记忆吧。” 不给纪潇问话的余地，他双手一撑，把纪潇锁在墙壁和他身体之间的狭小范围内。

“ 是啊。” 但……算了，她也不敢多问，生怕漏了自己的底。可老大这样一站，让她觉得好挤，真有逼供的架势。

“ 事实上，就像你刚刚听到的那样，你，原名聂晓枫，是我妻子。” 凌宇脸不红，气不喘地撒谎！

“ 您在开玩笑的是不是？” 纪潇不得不吞吞口水，胆怯地望着凌宇，老大怎么会想出这一招的。厉害！

“ 你是我妻子，我们原先住在香港。一年前，我们因为是否生孩子的问题，大吵一场，我当时叫你不要生孩子，害你愤而离家，赌气来到伦敦。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你了。”

“ 可是，” 听老大编得这么合情合理，纪潇简直目瞪口呆。要不是自己是当事人，而且根本没有失忆，她都要相信这是真的了。什么夫妻吵架，为了生孩子的问题！孩子，天！她怎么从来不知道老大还有当编剧的天分；可是，凌先生……”

“ 晓！” 凌宇顺势坐到床边，握住她的手，打断了

她的话：“看到你现在对我这么生疏，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想到，我找你这么久，一见到你，却出了这样的事情，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我想好了，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就努力生孩子，你爱生几个就几个。”这番话他说的还真顺畅哇！

“这——”话都让你说光了，我还能说什么？老大呀，我刚刚车祸，身体好虚的。你不要让我这么头痛嘛！

“晓，不要再生我的气了，我们回家吧。”凌宇继续含情脉脉地说着动人的话语，嗯，幸好她还记得保留他对她的昵称。“潇”“晓”，叫起来倒也差不多。

纪潇几乎被吓得要缩进墙壁去，她今天才知道，老大是骗死人不偿命。事情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没办法，只好陪他玩下去了。

“凌先生，我刚刚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记忆。这个，您又给我带来这么震撼的消息，实在是……”实在是太荒谬了！

“啊，对不起。我一时忘情，居然忽略了你现在的情况。”凌宇做出一副叹惋的样子。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只要您收回这些话就行了。

“但你要相信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妈呀！纪潇暗暗叫苦：“我很抱歉要这么陌生地对待您，但我希望在状况未明前，回到我自己在伦敦的住宅。”先回家要紧，摆脱凌宇以后，可以另做打算。

“这是自然。”凌宇微笑着；不过，你可要尽快回想起我来。”他温柔地环住纪潇，呢喃着爱语，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好让你清算我吗？纪潇心里嘀咕着，人却很温顺地靠在凌宇宽阔的胸膛里。



“这就是所谓的回家吗？”当凌宇和纪潇驱车离开医院，来到纪潇位于第五大道的洋房时，纪潇看着正兴高采烈地帮忙提行李的凌宇时，再也忍不住地嘟囔出声。

“说什么呢？带你回家还不高兴吗？”凌宇抽空揉揉纪潇的短发。好像不大高兴呢。

还以为我一个人回来呢；您真的要搬来吗？”她忍不住伸出手去，要帮凌宇提行李。堂堂暗龙首领为了一个女人忙前忙后像什么样子！

“我来就好。”避开纪潇的手；怎么，不欢迎我住

下？我是你丈夫，你现在在养伤阶段，身边需要人来照顾。”凌宇在纪潇家门前停下；“开门吧。”他很喜欢现在的身份，起码在她记忆“恢复”之前，可以顺理成章地留在她身边，还能放肆地亲近她。

“凌先生，我想我必须告诉您，我并没有打算接受您这个‘陌生人做我的丈夫。”纪潇双手环胸，站定，老大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脸皮了。

“法律上认可我。”凌宇答得理所当然。

法律？纪潇几乎想大叫，你拿出证据来呀！但咬咬唇，到底把话收回去了。凌宇虽然是骗人，但要以暗龙的实力，伪造一张结婚证书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沉住气！不要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你总得给我个适应的机会吧。”可怜兮兮地望着他，最好这招哀兵之策有用！

“所以我就更应该陪在你身边，给你机会呀。”亲昵地捏捏纪潇的小脸蛋，凌宇戏谑道；“好了，晓，乖，开门。”

你！够狠！纪潇心中咬牙切齿。但只好悻悻地把门打开，请凌宇进屋。



依然是舒适的房子，深蓝的墙壁，柔软的羊毛地毯，软骨沙发，古董摇椅，随地散落的零食和布偶充分显示了主人以往的随意和懒散。只是墙壁上的冷光令人侧目，原来房子在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了主人的职业。将大堆的集成电路压缩到墙壁里，只留显示屏嵌在墙壁上，使得房子顿时溶入了后现代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太空舱内。有创意！

“你在伦敦的职业是程序设计师？”凌宇开始在房内察看，这里就是晓这一年来生活的地方。

“对。”暗龙在调查她居然都没发现，可见功力退化了。纪潇在心中自嘲着径自跳上滑梯，拉出隐蔽式键盘，状似随意地敲动几个键，让电脑启动另一些程序。

“这里是卧室吗？”凌宇推开一扇门，嗯，水蓝色的墙壁，清新朴素的摆设。只是床不够大，衣橱也太小，不适合夫妻生活。

“喂！请不要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OK？”跟在凌宇身后，纪潇阴沉地说，凌宇的眼睛太锐利，她不想让老大窥视到她的内心世界。

“房子你自己设计的吗？”凌宇转换了话题。

“不是，全是云烟打理的。”才怪！云烟只是帮她监工而已，每一个角落都是她自己设计的，不过她才不会告诉凌宇呢！

“你又提到了那位邵小姐，她跟你感情很好吗？”凌宇问得不动声色。

“是啊，云烟是我‘最好的朋友呢！”而云烟现在不知道被你弄到哪去了！

“想不想知道以前朋友的近况？”

“不想！反正我已经忘记了嘛！”故意无所谓地耸耸肩，表现得很淡然。

“你好像对失忆的事并不在意。”凌宇挑眉。

“对啊，人哪，凡事都应该向前看。”纪潇笑得灿烂。希望老大就别再追究过去的事，放她独自生活吧。

“可是，你怎么能把我们一起的甜蜜记忆都忘了呢？”一个箭步，凌宇将纪潇搂进怀中，试图用眼中的深情感动她。

想起过去的事，纪潇忍不住一哆嗦，固执地将凌宇的深情抛在脑后。她现在一个人过的很好，以后也可以独自走下去。完全不需要凌宇来瞎掺和。“你说什么也没用。不记得，就是不记得。”哼！看你拿我怎么

样！

“是不记得还是不想记得！”凌宇抱紧她。

“你真烦！出去！”她猛地推开凌宇；“拜托！让我自己想，好嘛！”不要用那种深邃的目光盯着我！我担不起！我不想再做恶梦！不要再听见枪声！攥紧拳头，努力克制自己的颤抖，压下要脱口而出的话，纪潇抿紧唇，坚决不让自己露出脆弱的一面，就这么和凌宇僵持着。

“哎。”不知是谁的叹气声。

“你累了，去睡一会吧。”凌宇暂时妥协，温柔地抚弄纪潇的头发。哎，赌气何苦把头发剪的这么短呢。

纪潇粗鲁地挥开凌宇的手，转身进卧室“嘭”的一声摔上门，然后将自己抛上床。忽然觉得活着很累，只不过一年不见，面对凌宇竟成了如此困难的事。想哭的感觉抑制不住，索性将头埋进枕头，昏沉睡去。

8

睁开眼睛，颈后传来刺痛的感觉，聂晓枫想拂去

眼前的长发，却发现双手被缚。

“醒了？”

“凌老大？”调头一看，发现凌宇坐在她身边，同样也被捆住了。

唔，她想起来了。今天下午，泽禹和赫雷有校外活动，冠杰也去参加钢琴比赛了。她和凌老大在放学路上，被人堵截。对方约有十几人，又配枪。为了保护司机，她和凌宇下车束手就擒。当那个领头的人想对老大动手时，她撞了那人一下，那混球就把她打昏了。

“老大你没事吧？”她急切地问，母亲说过，凌宇是未来暗龙的核心，决不能轻易受到损伤。

“没事。”凌宇扫视四周，平静地回答，“这里大概是个废弃的仓库。”

“王八蛋！是谁那么大胆。”居然敢对暗龙的未来首脑出手，不自量力。

“你不害怕吗？”看着这个今年才成为他们其中一员的小妹妹，凌宇好奇地问。她才十二岁吧，十二岁的小女孩，应该早就被这阵势吓哭了。

“怕什么？”聂晓枫被问得莫名其妙。

“没什么，不怕就好。”凌宇安心了，以未来之

“风”为目标的小孩，的确需要超出常人的胆识。

“不知道他们是哪路人马。”虽然聂晓枫年纪尚小，但所受的训练告诉她，对于任何突发情况，都应该冷静思考，随机应变。

“大概只是香港本地的小帮派。”凌宇估测，那些人的眼神说明他们只是一般混混，但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就不得而知。

“那……”

“哐——”仓库的铁门猛然拉开，打断了聂晓枫的话。

“小鬼，醒了没！”刺目的阳光照进来，几个黑影站在背光处，像猥琐的老鼠，显得可笑之极，脸上的面罩却不敢拿下。

“操！老子当凌氏集团本事有多大，搞半天是几个娃娃把戏。”没文化就是没文化，说话都口臭。聂晓枫眉头都打结了，一边想着对策，一边还要分心躲过那个流氓的唾沫星子。

“晓，”凌宇微笑地唤她，机会来了；“你觉得这位说话的仁兄怎么样？”

“不怎么样，没教养。”聂晓枫撇开脸，嗤笑一声。

“别这样，看仔细点，他很有大哥的架势呢！”凌

宇眼睛含笑，那个猪头还真地就挺挺胸脯，自以为很有“架势”了。

“拜托！老大！”聂晓枫大声怪叫，老大不是叫她学习观摩这人的样子吧，如果她当暗龙之风，怎么能这副德行；像这种下三烂的混混，啤酒肚，又口臭的中年秃头男，年纪一大把还在道上玩耍猴子把戏，怎么配做黑道老大。”小丫头快人快语，把那人臭骂一通。

“晓！”憋住笑意，这丫头好厉害的一张嘴，难怪赫雷斗不过她；“你怎么能这样批评人家大佬呢？你知道他是何等人物？”

“知道，怎么不知道。”拖长音调，聂晓枫戏谑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先前听得火冒三丈的流氓顿时一惊，恶狠狠地问道。他，他明明没将面罩拿下呀。

“呸，有什么好说的，你不就是前面三岔路口卖茶叶蛋的吗？”耸耸肩，聂晓枫顺口胡扯。

“放屁！老子的‘威虎帮’在西环的名头响当当的，少说也有百来人，百条枪。一人给你一枪，小丫头片子，哼哼！你就满身窟窿眼了！”老大得意忘形，把自

己的底子全露了出来。

“喔，原来是个‘炸糊帮呀。”听都没听过，果然名声响，响到他们这些身居暗龙上位的人，还听不入耳。

“啪”一个巴掌挥过来，聂晓枫被打倒在地。

“住手。”凌宇眯起眼睛，怒喝一声。该死，他会废了他那只手；你敢打她！”

“老子，老子就是打了，你……你能把我怎样？”在凌宇的瞪视下，他的腿都抖了。

“你会付出代价。”凌宇声音轻缓，嘴角竟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没种！还敢学别人出来混！

“我呸！”狠狠地啐了一口口水，老大壮壮胆子，“要不是你是重要的人质，我，我还要打你呢！要是老子拿不到赎金的话，有你看！”那大佬一味虚张声势，见鬼，他连冷汗都流下来了。

“好哇，你等着吧。”

“等什么？”

“等着在阴间收纸钱吧，呵呵呵。”凌宇挑起左眉，轻笑出声。

“收个屁，闭，闭嘴！”大佬只觉头皮发麻，不敢上前，却只敢在远处呵斥。

“不是吗？你也许有命拿钱，但——”凌宇直视他的眼睛。

“但什么？”

“但你绝对没有命花这个钱！”凌宇如鬼魅般的声音缠上大佬，令他顿时呼吸困难，当下，面如死灰地走出仓库。

“哐——”铁门也随之关上。

“晓，还好吗？”凌宇听聂晓枫好一会没出声，关切地问道，她不是撞到哪了吧？

“呜——”哽咽一声，聂晓枫生气地说：“一点也不好！”

“怎么了？我看看！”只见凌宇随意地甩开绑着他的绳子，蹲到聂晓枫身边。

“老大，你动作很快喔。”聂晓枫看得出奇，眼睛都发亮了。

“这没什么，要不是你刚刚昏睡了一会，也解开了。”凌宇轻手轻脚地替聂晓枫解开绳子，可恶，粗粗的绳子把她的小手腕都磨伤了。“痛吗？”小心翼翼地抚上她的伤口，该死的，她半边脸都打肿了。

“好痛！”忍着眼泪，聂晓枫只是龇牙咧嘴地抽气，真是的，打哪不好，偏打淑女的脸！

“我会帮你讨还的。”凌宇承诺。

“那当然。”聂晓枫气死了，真是耻辱；对了！他们好像只是单纯地以凌氏集团为目标。”

“嗯，他们只是为了钱。但你那些话说得也太过分了。”凌宇当然知道晓枫说那些激人的话的用意。

“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对不对？”聂晓枫露出小恶魔似的笑容。却扯动痛处，一声哎叫。

凌宇淡笑不语，替她把松掉的辫子扎成马尾。

“好了，现在绳子已经解开，他们的底也摸清了，该是我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

“对啊！不然老管家又该唠叨了。”聂晓枫甜甜地挽住凌宇伸出的手；走吧，走吧。”

“哐！”像是约定好了，大门恰时打开。

那大佬又冲了进来，看见二人好好地站在那里，身上的绳索却不翼而飞！

“你，你们！”他简直目瞪口呆。

“啊！哎呀！”外面传来手下人的惨叫。

“外面那些人是你这个恶魔招来的。”天！那些人像鬼魅一般无声无息，所到之处，必有人受伤倒下。

“鬼啊。”被逼得发疯的大佬猛然掏出枪，举手就射！

“凌……”聂晓枫反射性地闪到凌宇面前，妈妈说，凌宇是暗龙重要的财富，是未来……

“噗”无声手枪打在身上发出闷响，鲜血从小小的人儿胸口流出……

“晓！”凌宇环住无力倒下的小人儿。血！她的血！沾得他满手都是！再没有丝毫迟疑！一把锐利的飞刀直至男人的手腕，引来男子杀猪般的哀号。

“老大。”孟泽禹冲进来。

“晓枫怎么了。”擎冠杰和赫雷一拥而入，他们从没听见凌老大吼得那么大声。

“孟，跟我去医院，冠杰，雷，清理战场！至于他，”凌宇睨视那跪在地上装死的男人，“废他的手，再花他的脸，晓若有事，就叫他生不如死！”利落地抱起苍白着脸的聂晓枫，凌宇和孟泽禹匆匆离去。

“哎，你完了。”赫雷看了眼那烂如稀泥的“威虎帮”帮主，一个响指，唤来一名黑衣杀手，将老大的命令交待下去。

黑衣杀手沉默地接受了命令，将只会尖叫的蠢猪拖了下去。

冠杰索性拿出随身听塞住耳朵，耳不听为静。

她中弹了，可是她一点也不觉得痛。老大为什么

还那么紧张兮兮的。

喔，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她还只有十二岁……

“啊！”纪潇朦朦胧胧地睁开眼，凌宇放大的俊容赫然就在眼前，吓得她大声尖叫。

一只大掌适时得捂住了她的嘴：“嘘。”凌宇用另一只手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她什么时候这么胆小了。

“呜呜——”聂晓枫的唇贴着凌宇的手，脸涨得通红。此时的凌宇英俊又危险。

凌宇挪开手，刻意地蹭过她的唇，并就势抚上她的头发。

“喂，你干吗待在我房里？”纪潇口气不善。

“做恶梦了吗？”凌宇关心地问了一句，手轻柔地抚弄纪潇的脸，缓缓划过她的精致轮廓。

“你怎么知道我做梦了？”

“你老是在说梦语。”他漫不经心地摸摸她的耳垂，她把代表暗龙之风的耳环藏到哪去了？

“不是什么恶梦。”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虽不平静，但绝对充实；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在这？”她必须和现在的凌宇划清界限。

“我怎么不该在这呢？”凌宇顺着她的短发，抚着

她玉一般的脖颈；“我应该在你在的任何地方。”他应该在第一时间找到她，不给她任何机会退缩，一举攻陷她的心房，牢牢拴住她，永不离开。不过现在也不晚，他们还有一辈子呢，是啊，一辈子和她在一起，凌宇微笑着。

“你笑什么？”纪潇被凌宇看得毛毛地；嘿！你手在摸哪里！”忍无可忍，她拍掉凌宇不安分的手。

“知道吗？”凌宇轻易地转移战线，手指点住纪潇的心室上房；“这里，曾经有一颗子弹穿过去。你是为了救我，才被打中的。”想起来，就令他骇然，这不要命的小姑娘，大概在那时就掳获了他的心。

“喔。”那时她年幼无知，如果知道老大后来如此欺负她，她才不会救他呢。再说，以那个白痴的射击技术，根本打不死人。

“有没有想起一点来？”凌宇抬起充满希望的眼睛。

“没有！”才怪！她记得比谁都清楚。那是她第一次中弹。

“要我讲给你听吗？”他希望她想快一点，知道多一点，这样他们就能尽快回香港。她不能对暗龙毫无印象地回去，那样她在组织里无法生存。他可以把她藏起来，藏一辈子。但这与聂叔对纪云所做的有何分

别？那是一个男人可耻的逃避。而忘记一切的她，也不是令他真心喜爱的完整的晓。

“不要，我宁愿想不起来，也不要别人来告诉我以前是什么样的。”那个精明的聂晓枫除了会工作，会插科打诨，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人！“别打岔！你根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纪潇挥开凌宇的手，坐起身来。豆腐也吃了，该好好说话了。

“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无论你到哪，我都会跟到哪。”凌宇依着她坐着，又环上了她的肩。

“无论天堂地狱？”纪潇几乎要翻白眼了，她为什么非得和凌宇这样呢。

“对，无论天堂和地狱。”凌宇居然满口应允。

“你！”纪潇愕然，他怎么可以这么肯定；不，还是算了。”她丧气地低下头；“我一定会下地狱的。”无论在中西方的文化里，弑亲可是很重的罪呢。

“那么，地狱的幽冥鬼火也会很适合我的。”凌宇笑了，那么的理所当然。

纪潇莫名地颤抖，她是一个溺水的人，那些往事足以淹没她。凌宇出现了，他是她的浮木，她不由自主地环抱他的腰。她才是那只在路边的小狗，凌宇是永远敞开双臂的人。

“呜……”她呻吟着。

“怎么啦？”回想令她如此痛苦吗？

“没什么？没什么？”她胡乱地摇着头，拼命缩进凌宇的胸膛。她只是想撒娇，对凌宇撒娇。

“晓？”凌宇轻轻拍着她，心头千般滋味。这可是晓第一次主动示好。

“我相信，我相信你是我的丈夫。”聂晓枫喃喃自语，凌宇在开玩笑也好，惩罚她也好，都无所谓了。小狗，应该全心全意依赖她的主人。

“我本来就是嘛。”凌宇将她的低语全听进了耳朵。

“那么，让我依靠。”抬起头，让凌宇看见她灿烂的笑脸，又缩下头去，粘在凌宇身上，这种放肆的感觉挺不错的呢。

凌宇宠溺地抚摸她的头，一言不发。一年多来的愤懑，渐渐地融化，可爱又可气的晓，我该拿你怎么办呢？凉风吹来，是凌宇叹气的声音。



看来是凌宇过早放心了。因为纪潇这只赖皮的小狗，绝不会轻易说实话的。相反，她认为反正已经骗凌宇她失忆了，那不妨骗久一点喽。何况凌宇现在宠

她宠得紧，哪天再立刻恢复记忆，凌宇一定欣喜若狂，想来也不会太计较。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纪潇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凌宇的呵护。

试想一下吧，每天在玫瑰花丛中醒来，有王子的吻做第一份礼物；挽着绅士的手，漫步在伦敦。以两张同样出色的东方面孔，尽情享受众人的注目礼，还有帅哥亲自为你下厨，而且烹饪的手艺，居然不输给云烟。这真是大大的惊喜。

当然，凌宇也开始管她。第一纠正的就是她的饮食习惯，三餐定时定量，让被零食养大的纪潇苦不堪言。更有甚者，凌宇以强身健体为由，开始教授她西洋剑。天哪，不知道凌宇是不是故意试探她呀？要知道西洋剑是纪潇的强项，未必输给他，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露出破绽了。不过，凌宇好像都没有发现，只是一味夸赞纪潇学得很快，不时地以吻奖励她。唔，她好喜欢哟。

纪潇不想醒来，如果她明白自己的逃亡未必已经得到凌宇的谅解。但是她始终可以回避聂晓枫的身份，因为那样的记忆会把她拖垮，会破坏她和凌宇的关系。如果这是一场美梦，那么就让它继续吧。这种被当作花儿一样精心呵护的感觉，令人沉醉得不想醒来的幸

福生活，梦醒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再说，如果日后凌宇发现她没有失忆，还不及时认错的话，她就反过来说是凌宇把她宠坏了。哈！玩笑归玩笑，不过真是太幸福了，可能，都幸福过头了……



不能再逃了，站不起来了。聂晓枫，上一次离开时，你的勇气就消失殆尽了。

伦敦的夜是璀璨的，依坐在阳台的栏杆上，纪潇端着钟爱的名酒，睇着伦敦的夜色，平静的面容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美人儿坐在那，两条修长的腿就那么随意地悬空晃荡着。单手支着栏杆，无心地晃着杯子，清澄的液体在高脚杯中旋出另一个世界。明亮的眼睛映着月亮，短短的头发被夜风挑逗得轻轻飞扬，露出洁白细腻的玉颈。妩媚不失清纯，一个娇艳的孩子。越过灯火之上的伦敦夜空是深沏的蓝色，有丝绸浓郁的质感，深具诱惑，似乎想把阳台上的天使也吸引进去，变成星光。

她好像有翅膀！抓住，不然会飞走。凌宇刚走出浴室，就看到这幅“美人望月图”，立刻冲动地将她抱紧，拖离阳台。

“凌宇，凌宇。”纪潇被弄得莫名其妙，“怎么啦？”

凌宇一言不发，直到将她抱至沙发上，仍搂着不放。

“你怎么啦？”自动放下酒杯，纪潇抽起一旁的毛巾，很自然地替凌宇擦干头发。他的脸色怎么又这么难看呢？

“宇。”沉默了一会，凌宇终于开口了。

“嗯？”纪潇一愣，“没下雨呀？”

“我要你叫我宇！”心情已经很坏了，她还装糊涂！纪潇的动作明显地慢下来。

“晓，”捧着她的脸，“叫叫看？”凌宇鼓励她。

“怎么好好的……”嚅动一下嘴唇，吞吞口水，半晌，纪潇笑了，“很肉麻耶！”

“可是，你以前都这么叫的呀。”凌宇环紧她的腰，不让她跳开。

“胡……”说。她以前哪有这么亲密地喊过他！她只会“老大！”、“龙首！”地喊来喊去；人家现在失忆，很不习惯的。”嘿嘿，她现在可懂撒娇了。

“不是什么事都能拿失忆当借口的，你答应我要适应的。”凌宇焦躁极了。

“可是，可是真的很难嘛。”他那句话什么意思，

难道被发现了？

“算了。”凌宇将她的头按在自己胸前，闭了闭眼睛。“下次不要待在那么高，又危险的地方。”

“那儿风景很好。”躲在凌宇怀里，纪潇的声音闷闷地，老大何时有恐高症了。

“但是我会担心，会害怕。”

“嘻，原来你也会害怕。”老大说什么？她猛然抬起头；为我吗？”又有想哭的感觉了。

“对，为你。”轻轻地吻上她的耳垂，凌宇很坦然。

“可是你是——”激烈的话语消失在仅存的理智里，不！不！不！他是无所畏惧的龙，不该有让他害怕的东西。但现在，是她，一个脆弱的逃兵，让他有了害怕的感觉！这……

“晓，”凌宇的唇贴在她耳边；你想起什么了？我是谁？”

“你，是凌宇呀。”

“我是宇，你的宇，无论去天堂还是下地狱都会跟着你的宇。”凌宇呵呵地笑着。

“不要承诺，不要承诺！”她猛然抓紧凌宇。

“为什么？你不相信吗？”

“不，我相信！可人死是很简单的事。如果我刚刚

掉下去——”

“晓。”凌宇皱眉，他不喜欢她诅咒自己。

“或者一发子弹打中这里，”她捂住自己的心，“还没感到痛就死了。”

“晓！”这是警告了！凌宇倾身要吻她。

她激烈地躲开凌宇：“不要陪我下地狱，不要去。”

“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去地狱，而不是美好的天堂呢？”难道她的魔障还没解除吗！

“因为我……”

“说呀。”

“我……”不，不能说！说了凌宇就会惩罚她，放弃她了！“我，我的头好痛！”她蹲下身去，整个人无力极了。这倒不是装的，那些该死的枪声！又来了！

“晓，好了，好了。来，休息吧。”心疼地抱起她。凌宇不忍再追问，把她抱进房里，放在床上哄她睡下。直至听见她平稳的呼吸，才起身，离开卧室。黑暗中，凌宇的眉头紧锁着。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点燃一支烟——



“晓，吃饭。”

“ —— ”

“ 吃完饭再弄。 ”

“ —— ”

“ 嗯—— ”

“ 不要坐在那里不动。 ”

“ 等等…… ”

“ 晓。 ” 凌宇挑眉，这小妮子根本没听见他说话。这都要怪那通该死的电话！

事情的起因是：今天早上，纪潇所属的科技公司来电通知她还有剩三天时间来完成她这次的应用程序设计。由于纪潇这阵子又是车祸，又是凌宇，小日子过得太舒坦，根本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这下可好，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八个小时，看来还有继续的可能。

无奈，凌宇把饭菜捧到了纪潇嘴边。

“ 啊—— ”

“ 喔。 ” 纪潇一口吞下去，眼睛却没离开屏幕，手指敲打着键盘也没有迟缓一步。嗨，她是真的陷进去了。凌宇抽空扫视了一下电脑屏幕。咦，只是普通的应用程序，需要做得这么精细吗？他又调回头去看着纪潇，专注、投入的眼神。不对，对她来说，这根本是小菜一碟，完全不需要这么辛苦。那她是在回避他

喽？因为他昨晚的逼问？还是……

凌宇心下有了主意。不露声色地喂她吃晚饭，还体贴地抹去她嘴角的食物残屑。嗯，可能该是回家的的时候了。

不行了，撑不下去了。眨眨困顿的眼皮，都凌晨两点了，凌宇大概睡了吧。纪潇决定不再用黑咖啡来虐待自己，飞快地输入最后的指令，完成这个早就可以完成的低级设计。睡觉！睡觉！她不要再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了，迷迷糊糊地起身，向卧室走去。

嗯，凌宇怎么走出来了。他，还没睡吗？

“弄完了？”低沉，慵懒的声音，有催眠的作用。

“嗯！”整个人挂在凌宇身上，好暖和哟。她舒服地蹭来蹭去。

“想睡就上床去。”凌宇抱起她轻放在床上；“你可忽略我整整一天了！”他半真半假地抱怨着。

“陪我。”任性地拉住他，他的声音好听，可以当作催眠曲。

“好吧。”凌宇苦笑，靠着她躺下。陪她？纯睡觉罢了。

“嗯。”她很安心地又向凌宇怀里缩了缩，有时，做个小女人还真不错呢。

“晓。”他忍不住又去抚弄她的耳朵，小巧的耳垂，曾经挂着一只精致的碎银耳环，作为暗龙之风的标记。可如今，小耳朵上空无一物，连耳洞都快看不见了。可见，她拿下耳环已经很久了，又改了名字。她是单纯不想被找到呢，还是干脆要与暗龙划清界限？“你的耳环呢？”凌宇不自觉地问出声，他想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什么耳环？”纪潇隐隐听见凌宇的问话，脑子却没有转过来。她只有过一只耳环。

“暗龙之风的标记，记得吗？”是他继任龙首后，亲自为她戴上的。可是她都忘记了。

“嗯，小巧……的龙形，刻着司风的标记。”她过去很宝贝地。

“——”凌宇一愣，她记得吗？“晓？”

“嘘，别吵，让我睡。”他说话就好，干吗让她思考嘛！

“晓，耳环还在吗？”他试探地问，整颗心都悬起来了。

“在。耳环……保护……云烟。”嗯，云烟好像在梦里向她招手呦。

“晓，是那个邵云烟吗？”凌宇的心沉下来，也

许……

“ …… ”

“ 晓？”低头去看，毫无危机意识的可人儿，已沉入梦乡。

也许她只是说胡话吧，凌宇替她掖好被角，抚去她额前零乱的留海。光洁明净的额头，健康的肤色，没有一丝忧虑的迹象，想象不出她前不久还经历了一场险象环生的车祸。但是，凌宇还是抽回了手，走入客厅。

接通了孟泽禹的电话，越听电话，他的脸色就越沉郁。最后只得草草地吩咐了几句。当他放下电话后，整个人颓然地倒在沙发上，迫使自己接受一个事实：她什么都没有忘记！



平淡的早晨，纪潇伸着懒腰坐起身，她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凌宇帮她戴上暗龙耳环的情景。伸手去摸摸耳朵，不禁自嘲地笑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她自己放弃了。

“ 想什么呢？”凌宇温柔的声音。

“ 没什么。”轻盈地跳起来，主动送上一吻，“ 早上

好！”有舍才有得嘛，现在不也挺好。

“你今天不是要去公司送软盘吗？”哼，那个破绽。

“不了，回头我用国际网络传过去。”她才不要浪费和凌宇相处的时间呢；“一会，去哪里？”心情好好，不要跟他讨论过去的问题。

“嗯……”也该来了吧，门铃恰时地响起；“我去开门。”

“这么早，会是谁呢？”

“龙首。”居然是泽禹！

“泽禹？你怎么来了，你不是——”

“云烟在不在？”泽禹直接掠过凌宇，看向纪潇。

“你是？”天，泽禹此时看起来好像是濒临发狂的狮子！他跟云烟又有什么关系？

“聂，云烟没来找你吗？”孟泽禹看来完全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

“你也认识云烟？”云烟出事了吗？

“聂，你？”他终于发现纪潇的不对劲了。

“她失忆了。”站到纪潇身后，按住她的肩膀，凌宇以眼神暗示泽禹赶快切入正题；“他是邵云烟的另一半。”他低头向纪潇说明。

“原来你就是那个让云烟伤心的人。”纪潇恍然大

悟，云烟居然就是为了泽禹客走他乡。被这种巧合所迷惑，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与凌宇之前所说不认识云烟完全不符。

“现在她又飞走了。”泽禹苦笑一声，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不，你根本……”如果泽禹真是云烟思念的爱人，如果他知道云烟在伦敦的彷徨与无助的话，他就会明白云烟的心从未离开他。

“铃……”凌宇的手机响了，打断了纪潇的话。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按下通话键。看着凌宇示意的点头，众人心下一沉，这不是一通好消息。

“电话是伦敦办事处的处长打来的，邵云烟小姐被绑架了。”

“谁做的？”纪潇比孟泽禹更着急。

“日本福田组的幺女福田美生干的。”

“福田美生？”纪潇一怔，不会是她给云烟的暗龙耳环害她被绑架的吧。

“云烟身上有一只暗龙的标志耳环。”孟泽禹沉痛地闭上眼睛。

“她想做什么？福田美生，这个名字好像很耳熟，我认识她吗？”纪潇拐弯抹角地问。快呀，凌宇，把这

女人干的事，都告诉我。

“不，你们从不认识。”凌宇皱皱眉，耳熟？为什么当初听到他的名字，都一脸毫不知情，倒是这个福田美生让她这么熟悉？

“从不认识？”凌宇撒谎！

“对，她是一个很讨厌的女人。你根本不认识她。晓。”凌宇捏捏鼻梁，他快受不了了，“你不是要传文件吗？去做你的事吧。”

“可是，云烟的事……”这时候，她哪有时间管那种小菜工作！

“云烟的事，有我和泽禹。”按紧她的肩膀，使她的脸正对他，“你不信任我吗？”如炬的眼睛盯着她，他要听实话！

“当然信任！”也许有凌宇出面会好一点，但她也想尽一分力。

“真的？”骗人！

“嗯，真的。”重重地点点头，“可是，你们要怎么做呢？”她想参与，可是她没有资格。

“所以我要先出去一下。”拉过她的头，在她额上印下一吻。晓，别让我失望了！

“我去工作了。”装出一副很放心的样子，纪潇跳

离凌宇的怀抱，她要去做她的事。

“晓？”

“嗯？”他决定带她去了吗？

“好好在家待着。”

“知道了，快去！”她推着他和泽禹出门，“快去英雄救美！”然后当着他们的面重重地把门关上。“晓，好好在家待着！”她模仿着凌宇的语音语调，自言自语，“哎，老大。你什么时候看见我乖乖听话了？”

走进她的客厅兼工作室，她打开了国际网络，哼！要知道她自有自己的信息管道，不然你以为她凭什么躲过暗龙的搜查那么久？不过，最后还是被逮到了。自嘲地撇撇嘴，纪潇专心查找福田美生的消息。啊，有了！她切入了别人的秘密档案，很快调出一大堆关于福田美生的资料，在设定有条件筛选后，电脑开始自动翻找跟此次事件有关的资料。当荧光屏在烁烁闪动时，她开始回想一年前在日本发生的事情。一场不幸的邂逅！

9

一年前日本

这是一家小酒肆。表演着和琴及“青海波”，却也贩卖世界上顶级的好酒。

依着吧台，聂晓枫品着淳酒，轻轻地笑了。她喜欢笑，这种自然的，撇着嘴角，掩饰一切的笑容。这里的气氛不错，也许也可以引入“夜”。

呵，好难得的假日，将工作抛之脑后吧？她这次一定要喝个够本。向身边的辣妹抛个媚眼，聂晓枫仰头喝下她送来的威士忌。

“哈，你是中国人吗？”轻柔的女子声音近在耳旁。他们的位置，离舞池还有一段距离，那声音听来有交错时空的感觉。聂晓枫顺着眼望过去：木屐，白袜，小脚，很适合站在日本的庭院里。再来是暗红色的和服，瘦瘦的腰身，素白的，适合用来插花的小手。脸蛋却极具西洋美感。奇怪的女人！

“是的，我是香港人。你呢？纯正的日式女人？”

不，她不是，她的眼神不温顺；来，给这位小姐端一杯清酒来。”笑看来者，淡淡地吻了吻她伸出的玉手，恣意打量着她：

而这位女士显然也对聂晓枫很有兴趣呢，幽幽的大眼睛，深锁着她：“不，别请我喝酒，我已经醉了。”开口便是纯正的中文。

“喔，是谁舍得让美人独醉呢？”这个女人是冲她来得吗？

“可不就是你吗？”半真半假地抱怨，女人伸出手来要抚去聂晓枫挡住眼睛的长发，她想看！想看她的眼睛！

“我？”拉住她的手，聂晓枫噙着笑，像对待一件玉器一样，把玩着。这女人，不会是刚嗑过药吧？“可惜了，我没有那个荣幸！我可是初到贵地呢。”她误闯了谁的地盘吗？

“我知道你是女人。”

“没错！”所以，喝酒，聊天，调情，都可以。可再来……

“你可不可以来陪我？”渴望的眼神胶着她。

“不能！”这女人实在有问题。

“来嘛！”忍不住发颤。这个奇特的人！美丽的五

官，修长的四肢，纯净的体香，中性的气质。女人的眼底闪过一丝狩猎气息！

这三八！聂晓枫顿生警觉：“酒保，香烟。”聂晓枫打个响指。

“呼！”凑在女人递来的打火机上。聂晓枫点燃烟，喷出一口烟圈，烟雾弥漫了女人的脸。如果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那么十有八九会中美人计，可是她很清醒，她知道某些女人，无论她外表多么温柔体贴，她心底永远藏着你看不透的迷。例如……

“哪，烟灰缸。”女人递上一个精致的小陶碗。

“哼。”机会来了，“不要这个。”聂晓枫神秘地笑，这是一些日本大男人常玩的把戏。

“哪，这样？”女人掬起手，捧到聂晓枫面前，这是她第一次对人这么低声下气呢！

“不怕？”可她未必担得起这等艳福呀。

“不怕！”她想跟她玩。

好吧，只好狠下心来，聂晓枫取下手中的烟，手腕悬在女人手心上，轻轻地抖落些许烟灰，同时淡淡地扫视一下酒肆的阴影处。哼，训练有素，很能忍吗？索性将烟埋进女人的手上，捻一捻！女人倒是面不改色。唰！四个黑衣大汉冲到她身边，凶狠地抡出拳头！

聂晓枫险险躲过去，烟却弹落在地。她依然盯着那女人，笑咪咪地说：“你的狗？”

瞄了属下一眼，那女人冷冷地调回视线，这些扫兴的男人：“是的，真对不起。打扰了您的雅兴。”恭敬地一鞠躬，绝对有九十度。

“客气，客气。”是您的雅兴被打搅了吧。

“那么，”

“相逢就是有缘，改天见！”她说了，现在是在休假，不想管工作的事。如果这女人识相，最好别再出现！

“好吧，改天见。”女人依依不舍，却只得无奈地飘然而去，四个大汉也立刻消失在黑夜里。夜要结束了。

这便是她和福田美生的第一次相遇，第二次在香港，她就更放肆地缠上她。看着屏幕上闪现的资料，纪潇几乎咋舌。那女人的确很有野心哪！但她绑架云烟又有何用？以为戴着暗龙之风的耳环，就一定是她。所以误抓的？还是打算用云烟来威胁泽禹？不行，她绝对不能呆在这里。不管怎样，福田美生的事因她而起，也该由她来了结。她迅速找出必需的资料，夺门而出。



伦敦郊外的一幢小别墅里

资料显示，这里就是福田美生藏身的地方了。四周一片寂静，看来凌宇他们还没找到这里。她最好赶快救出云烟，再回家去等凌宇。这样他才不会起疑。

行动！

纪潇如猫一般无声地穿过走廊，轻松躲过监视器的镜头，窜上了二楼。她用暗龙所教的技术将那个率性果断的聂晓枫再现。

这幢房子并不大，二楼甚至只有两个房间。赌了，二选一的机率，纪潇撞开了左边的房门。

果然，她看见云烟被五花大绑地扔在屋角，顿时怒火中烧。两个黑衣人冲过来，纪潇行动如风，迅速地一人送上一个肘子就解决了他们。哼！福田美山的黑衣军团还是一样的钝嘛。这样还敢绑架泽禹大哥的人！

她急忙走到云烟身边，小心翼翼地帮她撕开嘴上的胶布，松开绳索。哎呀呀，真是可惜了云烟的细皮嫩肉呦。

“纪潇！你没事了。”邵云烟惊喜地看着久违的朋

友，看来不久前的那场车祸并没有对她造成影响嘛。

“当然没事，我是健康宝宝嘛。”纪潇笑咪咪地拍拍她的小脸蛋。哎！云烟真是可爱啊。只是这样吃她豆腐的机会怕是不多了，不然泽禹不会饶了她！“来，先出去再说吧。”纪潇执起云烟的手，欲扶她起来，赫然发现云烟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璀璨的钻石戒指，“你——”纪潇呆了呆。

“出去再说。”云烟脸红了，催着她走。

“是泽禹？”嘟起嘴，纪潇心情非常不好！混蛋，居然这么对待她的云烟，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给娶走了。

“哎呀，不要说了！先出去啦。”云烟的脸都可以煮熟鸡蛋了。讨厌，她早就告诉泽不要急，不要急的，纪潇都没参加到她的婚礼。怎奈肚子里的宝宝和宝宝她爹都等不住了呢！

算了，再骂她也为时已晚。拖着云烟，纪潇沿原路退回。真是的，看不出泽禹的行动力居然这么强。真是——

太安静了，纪潇眯起眼，这么小的宅子不可能只有两个守卫看着云烟，富田美生更不可能只带了两个部下。然而，其他的人都到哪去了呢？这么不合常理的事就只能有一种推论了——圈套。是福田美生的圈

套？还是暗龙的圈套？她不得而知。福田美生若知道她来，只怕早已急不可奈地冲出来。这般诡异的气氛，静寂得像真空一样，倒很像凌宇的作风……

“云烟，”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我交给你的耳环呢？”

“你还说！”一提这个，云烟就生气；说什么看到稍微有点档次的流氓，就可以把这只耳环亮出来，别人一定给你面子！结果，人家一看这耳环，就把我绑架了！”

“对不起啦！”哎，当初以为云烟孤身走天涯，一定是因为身后有无法应付的事情，有暗龙的标记在，会很安全。谁知让她受惊的人，就是她。“那，耳环现在在哪呢？”

“现在被……”云烟的话顿住了。

“云烟？”

“被，被那位福田小姐拿走了。”呜，说谎好痛苦！

“是吗？”云烟的表情很心虚。

“嗯，你在怪我吗？没有收好那只耳环？”

“不，不怪你。只是，”她苦笑一声，站定。转过楼梯就是大厅了，她感受到那里有人。是凌宇吗，她裹步不前，她害怕了。

“纪潇，怎么不走了？”云烟诧异地问，不会吧，她已经发现了吗？

“凌宇他们来过了？”纪潇冷不丁问。

“啊？”云烟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或者，我说孟来过了，你才明白。”云烟藏不住秘密，纪潇有一点被背叛的感觉。

“这？”好为难。

“云烟，我不喜欢惊喜的。”她松开了扶着云烟的手，双手环胸，靠墙而立。反正云烟也不需要她了。

“可是大家精心安排的——”哎，潇那么聪明做什么。

“精心？安排什么？”纪潇眼光锐利起来，果然有古怪。

“你真破坏气氛。”云烟无奈地笑；我被绑架是真，但是泽禹已经全部解决了。凌宇先生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就稍稍伪装了一下，专等你来庆祝啊。凌宇先生真是料事如神，你真的来了。对了，生日快乐！”云烟微笑着说。她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话的。

“生日？”纪潇瞪大眼睛，见鬼了，她怎么不知道今天是自己生日。

“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喔，对了，你失忆

了。”云烟自觉失言，有点愧疚。自己也真是的，纪潇再潇洒，遇上这种事也是会很沮丧的。

“算了，算了。走吧，走吧。”纪潇无奈地想，凌宇怕是都知道了，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晓得逃出去有没有可能。可是对手是凌宇和泽禹，哎，那有胜算嘛！算了，死就死吧，撑到底了！纪潇果断地下了决定。

“云烟，等一下你可什么也别说，既然大家是苦心设计安排，我就奉陪嘛。”她微笑地看着云烟，云烟是不知情的，还是不要让她操心的好。不管了，大家一起演戏好了。

“潇，”云烟忽然停下脚步，轻轻地唤着她，她觉得纪潇像个任性的孩子，心里一大堆话，就是不肯说！

“嗯？”纪潇打着主意，漫不经心地应到。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忘记了过去，”她虽不了解纪潇和泽禹的朋友间有什么纠葛，“请相信，泽禹他们真的爱你，真心在维护你，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记得还在香港的时候，泽禹偶尔会谈起自己一帮兄弟。尤其会强调那个男孩子气十足的妹妹，他就会难得地微笑，告诉她那个小姑娘有多少惊人之举。没想到，那个人居然是纪潇。

直视着云烟清澈如水的眼睛，纪潇干笑了两声：“什么跟什么啊。”她率先走下楼梯，进入了大厅。果不其然，凌宇和泽禹在等着她们，居然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大蛋糕。果然郑重其事呀。

啊，金碧辉煌的大厅，璀璨的灯光，熟悉的场面令纪潇有一丝炫目。

“呵，枫君，你来啦。”熟悉的声音令纪潇皱眉，只见福田美生被狼狈地押在角落，仍是痴痴地望着她。原来，她确实绑架了云烟！厌恶的撇过脸去，纪潇专心面对凌宇审慎的眼睛。

“嗨！凌宇，你来了。你看，我不是故意的，真的在家坐不住嘛！”她纯洁无瑕地笑着，故作轻松地打招呼。

“没关系，我们也好给你庆祝生日啊。”凌宇同样的回以微笑。

“泽禹。”云烟轻巧地走到孟泽禹的身边，怎么她总觉得凌宇和纪潇相处的方式很奇怪。他们不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吗？

“嗯，手不疼吧？”疼惜地执起云烟的手腕，孟泽禹细心地检视云烟手上是否还有被缚的伤痕。哎！要不是为老大和聂的事他才不肯出借他的云烟演这场苦

肉计！“我们回家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带云烟离开这个风暴圈。老大和聂的情事就让他们自己操心吧。

“啊？可是我们不是要给纪潇庆祝生日吗？”云烟诧异。

“没关系，有龙首在。”简略地回答了亲爱的妻子，孟泽禹使了个眼色，命令属下押走福田美生。

“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吗？”纪潇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

“你这两天很忙，生日都忘了，过来坐。”凌宇微笑着，邀请她入座。

“呃，云烟留下呀！大家应该一起庆祝嘛。”

“不了，你们独处吧。龙首，我带云烟回家了。”不待纪潇和云烟话别，孟泽禹就拥着爱妻匆匆而去。

接下来，两人相对无语。纪潇不由自主地深呼吸，她想起一年前的一个早上，她和凌宇之间的气氛也是如此紧张。不过她现在可没有大吼大叫的勇气了。凌宇撤走大厅里所有的人，看来是要和她畅谈了。姑且听他说些什么吧。其实不管他说什么，她的下场大概都不会好。

“哈哈，”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她大笑了几声。
“真是的，失忆也挺麻烦呢！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

日了。”她还是故作一副懊恼相。其实心里也的确懊恼极了。多嘴呀！这时候提失忆的事干什么！不是自个往枪口上撞吗！

“是啊！你不说我都忘了，你失忆了嘛。可你怎么还记得那只耳环呢？”凌宇垂下目光，颌首轻笑。

“耳，耳环？喔！我从地摊上买了一只逗云烟的。”纪潇冷汗连连。

“喔，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记起来了呢。”凌宇点点头，暗龙之风的标记，可以号令五分之一的暗龙人马的令牌，她竟说是地摊货！

“呃，”好窘！但纪潇再也不敢随便说话了，说多错多。

凌宇点燃了一支烟，吞云吐雾起来。烟雾弥漫，凌宇的脸变模糊了。他很少抽烟的，纪潇闻着烟味，不舒服地咳嗽起来。

“不喜欢吗？这曾经是你最喜欢的牌子。”凌宇暗暗地观察她的反应，如果她不能以诚相待，他也要把她的真话逼出来！

“乱讲！我什么时候抽烟了！”纪潇一口否定，这是骗局，她到伦敦后就不再抽烟了。

“戒了吗？来伦敦后戒了吗？”

“我以前抽过吗？”真的，真的是她常抽的牌子。细细的闻着烟味，纪潇发现这令人不舒服的味道居然如此熟悉。没想到，凌宇连她过去抽什么样的烟都记得那么清楚。

“你以前对烟、酒都很有兴趣，尤其酒是你重要部分之一。”

“喔，我过去是卖酒的？”纪潇小心翼翼地回答。

“不，你是调酒师。”现在想想，过去让她喝酒抽烟，实在是伤身伤神啊。

“好像很像我做的事。”他还在怀疑她吗？

“哦？为什么戒烟？”凌宇冷不丁问。

“决定从新开始了，没有压力，没有秘密。”闻着熟悉的烟味，纪潇有种醉酒的感觉，好像回到了过去。那个孤独的聂晓枫，常常整夜整夜地抽烟，就抽这个牌子。

“以前的生活对你来说很痛苦吗？”很好，她开始放松了。凌宇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催眠师，要求晓绝对的诚实。

“也不是，大部分日子是快乐的。”纪潇迷懵着双眼，回想着；只不过暗龙人才济济，而我——啊！”猛地从椅子上坐起来，纪潇掩口瞪视着凌宇悠悠地吐出

烟圈。

凌宇阴郁地笑着：“想起来了？”

“——”

“你说我该叫你‘潇’还是‘晓’呢？或者你要说，你又失忆了，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凌宇的声音无不嘲讽。他失望，愤怒，站起身狠绝地向她走来。

纪潇被迫直视凌宇的眼睛，冰一样的眼睛：“你早就知道了？”她的声音像是蚊子叫。

凌宇猛地吸一口烟，站定。他的脸几乎贴上她的。

“也没多久，可能是我还不想揭穿你吧。”他淡淡地说，烟雾喷在纪潇的脸上。他的确不想啊，他多么喜欢和晓在一起的甜蜜时光，但这种甜蜜，不该建立在欺骗上！

“那你干嘛还说？”纪潇觉得有什么东西从心底翻上来，涌到眼底，有些愤怒，有些怨恨。

“因为不想和你做家家了，暗龙不需要玩这种拙劣的儿童把戏！”捏住纪潇的下巴，凌宇猛然覆上她的唇，撬开她的唇齿。她却要反过来指责他吗？他是暗龙之首啊！难道叫他命令暗龙的成员永远不再提及她的过去？难道叫他陪她做一辈子鸵鸟？他不喜欢这个自私的，逃避的晓。

浓烈的烟味直灌进纪潇的喉咙，刺得她眼底的液体要冲出来。不要哭！不要哭！纪潇，你是自找的！她感觉，凌宇的愤怒是如此强烈。她告诫自己，倔强地睁着大眼睛，直视着前方，没有焦距。

“游戏结束了。”凌宇草草地结束这个近乎无意义的吻，即使还留恋着她的唇，即使还留恋全心依赖他的纪潇；聂高干，该回家了。”松开纪潇，他率先走出别墅，头也不回，就像是要把纪潇独自扔在这里。然而，当他没有听见纪潇跟上来的脚步声时，他猛然停住了。

“怎么，你还要先过完这个虚假的生日再走吗？”他忍不住出声嘲讽，心里却有一丝紧张。直到听着身后犹豫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知道她还是跟来了，才再度大步前行。算了，至少她肯回家了。

10

海风轻轻吹来，吹过大洋彼岸，降落在东方的蒙哥马罗，这里是香港，一切故事开始的地方。

香港暗龙总部

所有的人都摒息住气，慢慢地向会议室靠拢。失踪了一年零四个月又十三天的四大高干之一暗龙之风——聂晓枫又去而复返。然而，暗龙是否能就此恢复往日的平静和井然有序呢？龙首追寻逃妻的事在道上传得沸沸扬扬，怕也不能视作过眼云烟吧。尤其是聂高干的身份会不会有所改变，一跃成为暗龙主母呢？唔，好想知道！大家盯着这扇由他们精心设计的合金大门，不止一次想破门而入。可恨哪，干嘛设计的这么好呀，现在想偷听都听不到！

会议室内

“咄”大垛的资料砸在聂晓枫的面前。

“聂！”孟泽禹拍拍她的肩膀；“你的份。”

“喔。”偷眼看看板着脸的凌宇，聂晓枫乖顺地点头。

“嘿嘿，枫枫！”赫雷皮笑肉不笑；“外面的生活很辛苦吧，瞧你，都瘦多了。”

“谢谢关心，不辛苦。”这时不是耍嘴皮子的时候，乖一点比较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待在家里替你操劳的赫大哥可辛苦死了。”啊，这一年多来，他少约了多少会？少泡

了多少妞？更别提最后还弄来一只狗给他养！

“呃，赫大哥受累了，你们替我在‘夜’PUB代的班。替风部多做的工，我会补上的。”聂晓枫认命地说。

“废话，这都是你应该的！就没有一点补偿吗？”赫雷乘火打劫。

“以后无论赫大哥想喝什么酒，我聂晓枫都有义务替大哥找酒调好。”聂晓枫高声和着。没办法，百年难得一次，自己理亏呀。

“好了。赫雷，现在最重要的是晓枫回来了。”老好人擎冠杰适时地出来说话了，“晓枫，欢迎回来。你错过了我和苹果的婚礼，不过贺礼一定要补上。”

“自然，自然。”想不到擎冠杰已经如愿以偿了。

“对了，苹果最近迷上了烹饪，听说你回来了，直说要给你接风洗尘呢。”

“改天吧，改天吧。”聂晓枫连连推托。她想起遥远的一次野炊，苹果兴高采烈地送给她一些“黑炭”，还郑重地请她品尝。结果只有冠杰一个人吃到拉肚子。别人根本没有试一试的勇气，那一定很特别！她几乎是同情地望着冠杰。

“好了，晓。”凌宇终于发话了，“没什么时间让你

休息了。下个月香港要由你坐镇，你必须尽快上手让长老们放心。”

“我一个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福田美生的事得有个了断，我带赫雷他们去日本。怎么，有问题吗？”她不会又想找时机逃跑吧？“你最好乖乖地待在香港。”凌宇眼一眯，几乎是在命令她。

“当然，我会好好做的。”抿一抿唇，避开凌宇凌厉的目光；“我该出去和大家打个招呼了。”

“去吧，好好安抚一下你风堂的手下。”凌宇终于肯暂时放人了。

“我会的。”聂晓枫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门边。

“喂，你们在这干嘛？”一开门，聂晓枫就逮着一屋子偷听的。一时间，会议室门口又是尖叫，又是杂乱的脚步声。有人撞翻椅子，有人打破水杯，忙着四散逃窜。哎，看来全世界浑水摸鱼的员工都很怕被老板抓包哩。

“原来我们的内部已经腐化成这种样子，难怪福田组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凌宇跟着出来，冷冽的目光迅速地扫视了一圈。

在场的所有人不禁低下了头，揣度着将来他们的

龙首和聂高干会怎么样呢？

再次回到风堂，目的仍然是她美丽的家园。没有因为主人的不在，而疏于打扫。中心大厅里，机器仍在有条不紊地运作，二楼资讯室里，她的属下们仍然有着乐观、诙谐的工作态度。看到她的出现，他们兴奋地围拢过来，用着各自的关心方式表达着。大家嬉笑了一番后，总算体贴地放她上楼休息了。

步入三楼，这是她的个人空间。一切照旧，干净清新，好像她只是出去了一小会。熟悉的位置，还放着她的零食，居然还是近期的。是乖巧的属下拍的马屁吗？还是凌宇……

哎，别妄想了！垂头丧气地推开卧室门，打开衣橱，聂晓枫意外地发现了几件男式的衣服。打开浴室，居然很光明正大地放着刮胡水之类的用品，这是？聂晓枫愣了会，这是什么意思？是谁如此霸道地侵入她的领地。难道？她心头一动，飞快地冲下楼去。

“玲玲，我不在的时候，谁住楼上？”太过分了。

“是，龙首吧。”陈玲玲想了想，“每星期龙首都来住几天的。”

“老大？”

“对啊。”有什么不妥吗？聂高干不在的时候，龙

首常常来处理风堂的事务。再说，聂高干和龙首不是……“咦，聂高干，你脸色不大好，要不要休息一下？”真不知道一向会玩会活的聂高干在外面是怎么照顾自己的。人瘦了一大圈呢！

“不，没事。”聂晓枫勉强一笑，是啊，他是来处理帮务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哎呀！”她猛然大叫一声！

“怎么啦？怎么啦？”陈玲玲跟着紧张起来！

“玲玲，别动！”聂晓枫捧起她的脸专注地看着，顺带左搓搓，右揉揉。嘻，现成的豆腐，不吃白不吃。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陈玲玲要去摸，“到底怎么了嘛！”陈玲玲都快哭出来了，聂高干的表情好认真。

“别碰。”聂晓枫大喝一声，吓得她动都不敢动。

“玲玲，”好一会儿，她总算发话了；“你，好像长胖了。”

“——”陈玲玲终于被她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了！“你！滚上去睡觉啦！”没良心！没良心！聂高干一年多流连在外，害她多做多少工作不提，还时时为她担心！最可怕的是，足足掉了三公斤肉，可把她男朋友心疼死了。可聂高干一回来，居然就说她长胖了，她眼睛糊住了吗？哇！真是越想越委屈！

“哈哈！”大笑着躲过陈玲玲的河东狮吼，聂晓枫迅速地窜到楼上，关起门来，一个背越翻过沙发靠壁，把自己摔在长沙发上，独自笑个够。根本就什么都没变嘛，她还是暗龙之风！凌宇还是老大！她现在还要独当一面。真是的，纯粹庸人自扰。可是，如果那次在洛杉矶，她乖乖地哪都不去，乖乖地跟凌宇回香港，事情该是怎样的另一种局面呀……

这是一个月明之夜，她现在的位置正对着那扇落地窗，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月亮垂下来，挂在窗口。落地窗外是一丛翠生生的芭蕉和藤花，挡住了半个月亮。剩下的一半，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浅水湾的月色，幽幽的，宁静的，安详的令人无力抗拒。她想起在伦敦的那夜，凌宇将她急匆匆地从阳台上抱下来。他说，那样做会令他害怕呢。可是月亮，还是近看的美呀。她坐起来，信步走到落地窗前，盘腿坐下，手抵着窗户，想……

“你在做什么？”

背后冒出巨大的阴影，聂晓枫诧异地抬头：“老大？”她惶惶地任凌宇拉起来，拖坐在沙发上。

“这么晚了，还不睡？”她到底在想什么？

“呃，刚回来，睡不着。那个，”她想问他那些衣

服什么时候拿走，又怕……

“我来取我的一些日用品。”骗人！那些小东西，扔掉就可以了。不过是想看见她。

“喔，衣服，刮胡水，我知道。你拿吧。”真是的，老大本来就要拿走地嘛！

“晓，耳环。”凌宇掏出从邵云烟那拿回的耳环，递给她。

“我的耳洞都快消失了。”摸摸空无一物的耳朵，他不帮她戴上了吗？

“过来。”凌宇叹了一口气，拉她到近前，“会有点痛。”

“你要帮我？”聂晓枫又惊又喜。

“这个，本来就该是龙首帮你戴上的。”搓揉着她的耳垂，看见它变得殷红，他拿起耳环，精准地穿了过去。

“唔！”聂晓枫哽咽了一声。

“行了。”轻轻拭去点点的血迹，凌宇推开一步，满意地看见那条小银龙又在她耳边生辉了；很好看。”夹好她的短发，凌宇淡淡地赞美她。

“这个是标记，是我在暗龙的标记。”聂晓枫抚着那个冰凉凉的小东西，像是在承诺。

“这一次，你会好好守护它吗？”可否也一并守护他的心。

“我会的。”

“我也该走了。”凌宇决定还是离开好了。

“嗯，龙首，再见！”

“晓，我不在香港的时候，”凌宇豁然转过身来，扣住她的手，“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

“嗯，我知道，我会的。”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想一想吧。”不再对她做任何要求，只希望她给自己和他都留一点机会。

“我会的。”她要想到底能为凌宇做些什么。

“把头发留长。”这最后一句话，是贴着聂晓枫额头说的。他想看她长发飘飘的样子，想看她行云流水的动作中，轻轻摆动的大辫子，想看她跳舞时，舞动的黑色精灵，想看她的头发柔顺地握在他的手里……



飞机的轰响，在头顶鼓动着，骚动的声浪拨弄着头发飘舞。

眯着眼，遥望飞机消失在天际。聂晓枫侧过头，迎上云烟柔美的脸庞。泽禹虽然舍不得云烟，但更不

要她处在一丁点可能的危险之中。另一边，江萍萍起劲地向根本看不见的飞机挥手。

“我美丽的小姐们，现在让我来护送你们回家吧。”聂晓枫一副绅士派头地曲起手臂，桀傲地站在她的面前。

“潇！”怀孕的云烟依然美得惊人，她灿然一笑，优雅地搭上聂晓枫的胳膊，“那，我们母子就全靠你了。”

“我也要，我也要。”江萍萍干脆挂在高个子的聂晓枫身上！

“请。”

“枫四少，去我家，我煮……”江萍萍叽叽喳喳地说着。

三个人笑闹着，款款离开了机场。

擎冠杰家中

“来来来，喝喝看我新做的水果茶。”好客的江萍萍在聂晓枫的坚持下，只得放弃大宴宾客的计划，改以下午茶待客。

“潇，他们有危险吗？”云烟终于不放心地问。

“这个，理论上是的。”可是对凌宇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枫四少，你少吓唬美丽的云烟姐姐了。冠杰每次出任务，从来都没出过事，害我想当个体贴入微的妻子都不行。”江萍萍是个纯粹的乐天派！

“你呀，难道非要你老公满身是伤回来才高兴哪！”

“可是……”云烟悠悠地道，孕妇都是多愁善感地嘛！

“可是？”

“每次都是泽站在我面前，替我挡住一切。我能为他做什么呢？”

“这个我知道。”萍萍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地举手，
“冠杰说，只要我在他身边，他就心满意足了。”

“那是因为只要你不给他惹祸，他就谢天谢地了。”
聂晓枫打趣地说，其实心里因为这话，有了一丝震动。
待在那，什么都不做就好了吗？

“才不是呢。”江萍萍涨红了脸，她才不是惹祸精！

“其实，萍萍说的也对。”云烟像是茅塞顿开。

“怎么说？”她的米虫论哪里对了？

“首先，他爱你，所以才喜欢你的陪伴。看见你，他原来生气的，就不气了，他原来烦恼的，就不烦了。所以他就会越快乐，做事情就越有动力……”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江萍萍连连点头，听

云烟姐姐一席话，让她感觉到自己好伟大呀，原来她在冠杰心中这么重要呀。

“潇，你和凌宇不也是这样子吗？”最爱的人是最好的左右手，永远可以互相依赖支持。

“我和龙首？”他们才不是那种情形呢，只不过一男一女，工作伙伴，后来又发生了——他们，还没有走到爱情那一步吧。也许永远都走不到了，因为她是一个说谎家，小骗子！只会玩过家家的小女孩。

“枫四少，你和龙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嘛！”冠杰说，一男一女应该是可以互补的。可这两个聪明人凑在一起谈恋爱，肯定好复杂！

“我们？”他们没有在谈恋爱，他们只是在躲猫猫，藏到最后谁也找不到谁！

“说说嘛，那个，”江萍萍的圆眼睛滴溜溜地转，“龙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肉麻的话？”

“肉麻？”不，他的话诡异难猜，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他设好的陷阱。

“怎么会没有呢？起码得有句‘我爱你吧！’

我爱你！聂晓枫一怔。真的缺少这句话哎！无论凌宇说过多少动人的话，怎么就差这一句呢？他没说过。

“潇。”云烟叫了声心事重重的聂晓枫。

“云烟，萍萍，不陪你们了，我得赶回风堂去处理事情。”聂晓枫仓促地起身，不顾萍萍热切地挽留，匆匆走出冠杰的家。

不是想好了，不再奢望了吗？这儿是香港，不是伦敦！你是有责任心的聂晓枫，暗龙之风！不是任性的纪潇！如果真想为凌老大做些什么，业绩上见真章吧！她如此告诫自己，飞车回到风堂。

“各位！”“哗”地推开大门，聂晓枫信心十足地看着她的部下：“你们不觉得风堂沉默太久了吗？”

“聂高干，要怎么做？快说啦！”众人摩拳擦掌，等着她的吩咐。

“这次，”神秘的眼神，耐人寻味的笑容，“我们要……”

很快地，大厅里响起一片争论声，电脑嗡鸣声。聂晓枫坐在她的主控机前，什么情啊，爱的，全扔到了一边，聚精会神地编排着多元的程序。

一星期后风堂

“乌拉！”欢呼声响成一片。“砰！”不知是哪个家伙，居然已经开起香槟了，喷出的泡沫溅得到处都是，自然又引来笑骂声一片！

整整一星期，聂晓枫领着风堂的人，把暗龙全球保全——监测——定位——攻守四大系统，统统脱胎换骨。将情报效率提升百分之三十，信息量翻了一番。虽然大家现在都疲惫不堪，但看见新程序良好运行的局面，真是很有成就感！

“喝酒！喝酒！”有人受了香槟的刺激，叫嚣着。

“哎，又要我大出血呀！”不消说，他们就是冲着聂晓枫的藏酒来的！

“聂头！”

“得了，小卢，你带人下去拿吧。”看着大家渴望的眼神，她无话可说；喂，记得给我留点。”忍痛将酒库钥匙交给黑心属下，心都在滴血呀！

“来，为了我们的成功！Cheers！”大家开始疯狂地饮酒，开玩笑，聂高干的私藏名不虚传，都是世界级的名酒。现在逮到机会，怎能不开怀大饮！啊，人间极品呀！

整个酒会上，就数聂晓枫最高兴，她嘴不停，手不停，不但一杯杯地灌酒，还忙着耍弄调酒特技，情绪高亢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把醉醺醺的众人都打发走了，她还是没有倒下。摇晃着昏沉沉的脑袋，她低头去看那满地乱滚的酒瓶。这下世界级的名酒没有了，

只剩世界级的名酒酒瓶了。不过，值得！

她蹲在地上，把酒瓶都收起来，但怎么也抓不住，煽动着沉重的眼帘，聂晓枫依着沙发，瘫睡在地板上。

梦中，有白云。聂晓枫觉得自己飘起来了，浮在软软的棉絮上，浮在凌宇怀中。淡淡的烟草味，纯男性化的气息温柔地吞噬着她。好美，好香的梦，原来她已经思念凌宇到了如此地步。

别，什么东西在搔她？哈！好痒！含着笑，聂晓枫睡饱醒来。

哇！好大的一张——狗脸！聂晓枫惊得弹坐起来，那只白色的长毛狗跟着大力扑上，险些把她扑下床去，千钧一发时刻，一双有力的手抱住了她。

“老大？”聂晓枫费力地转过头去，对上凌宇深邃的眼睛。

“看来它还想再害你‘失忆一次。’”打电话回来没人接，凌宇只好过来看一下，没想到她居然在地上睡着了。

“再一次？”聂晓枫愣了下，然后回头瞄瞄那只对她异常热情的杜宾犬，“你是说，它是我上回捡来的那只小狗？”难怪它的撞击很有力量！

“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凌宇笑笑，还是舍不得

放开她。这不，一下飞机就急着赶过来了。

“哇！它舔我！”聂晓枫大叫，小可怜居然变得这么热情，令她惨遭狗吻！

“没关系，她是母的。”凌宇悻悻然，公狗的话，他就拖出去宰了，也好替晓冬令进补。

“看来是我眼拙了，”聂晓枫深深感叹，“我还以为它只是博美犬呢。”原来自己的眼光如此独到。

“给它起名字吧。”

“它还没有名字吗？”她和凌宇在伦敦逗留了那么长时间。

“你的狗当然你来起名字。”

“那它之前是谁在养？”

“赫雷。据说他天天把它关在笼子里。”

“八成关疯了，才这么兴奋。”聂晓枫承蒙狗儿厚爱，真有点吃不消了。

“嗯，你想叫它什么呢？”抱着聂晓枫，凌宇转了个角度，依坐在床头，让大家舒舒服服地靠在床上。狗儿依依不舍地跟着，霸在聂晓枫身上，就是不肯起来。

“娜娜，好吗？”她不自觉地询问凌宇。

“好啊，就娜娜！”凌宇根本心不在焉，长臂环过

聂晓枫的纤腰。软玉温香在怀，他才不管那只肥狗叫什么呢！

“喂，你叫人还是叫狗！”聂晓枫受不了地嚷嚷，浑然不觉她的声音中有着明显地撒娇意味。

“不是在叫你的狗吗？”他有一丝错觉，这是伦敦的午后，他和晓亲昵地相拥。原来他要的就是这般的平静温和，没有争吵，没有斗智。你一句，我一句，从心底涌出的温和话语，真情的流露。

也许，在那时，当她十二岁的时候，帮他挡下一枪，当她小小的身子瘫软在他怀中，他的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和绝望！如果她那时再没有醒来，那么，如今的暗龙在他的领导下，就是一潭死水，永远墨守成规，有的是无尽的影子部队和黑暗。

也许，在那时，在那个炎炎夏日，当她坐在楼梯上向他微笑时，当她向风一样旋到他面前时，当她毫不犹豫地叫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注定成为那个捕捉风的人。然而他太自信了，以为自己足以建立一片天空，让晓生存。但他没有看见晓的脆弱，晓的孤独，没有抓住风的情绪。他自以为的蓝天，不过是个牢笼，不但不能让晓高飞，反而让她受到了伤害……

“老大。”

“嗯？”收回思绪，凌宇凝神注视眼前的人儿，她是能干聪慧的晓，是狡猾任性的纪潇，这两者并不矛盾呀。为何他们要苦苦挣扎这么久呢？

“你帮我弄开娜娜好不好？”被一人一狗夹在中间，感觉好奇怪。

“不好。”凌宇答得干脆，他抱着正顺手呢。

“举手之劳嘛。”

“没空。”凌宇将晓搂得更紧，明示着他的手现在很忙！

“你……”聂晓枫羞赧的发现凌宇的手正在她身上摸索。

她不安地扭动，却四面受困，“你不要太过分嘛，放手，我们谈谈！”她已经照凌宇说的，想好了，也摆正位置了。

“终于肯面对了？”凌宇并不放手。

“我才没逃避过。”她只是需要时间。

“那你会一声不响地跑出去一年？”而且一点回来的意思都没有！凌宇的声音中有埋怨的意味。

“我只是想重新开始。”

“在抛弃一切后？”凌宇厉声指责，包括他！

“我不会忘记的，我无法抹煞聂晓枫的存在！”

“那是谁说她失忆了？”

“我——”她当时只是怕面对他的怒气。

“当你在伦敦悠闲度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大家在天涯海角地找你！”尤其是他！“当你在跟邵云烟嬉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里才是你依靠的地方！”凌宇紧紧地将聂晓枫搂在自己怀里，将她的脸贴着自己的心房。

“可是……”

“再来看看你所谓的重新开始吧。人人以为你是在照顾邵云烟，其实呢，你不过是被那种母性所吸引。大家以为你很喜欢电脑，所以依然做程序设计一展长才，其实呢，你自己清楚！那对你来说，那不过是些小把戏！”

“不是……”

“不是？你连照顾自己都不会。头发剪了，人瘦了，当我终于找到你时，你居然为了一只小狗出车祸。”想起来他就有气，“娜娜！一边去。”他一把抓开娜娜，将聂晓枫的身子扳正，对上他的眼睛，“说呀，你这不是逃避是什么！”

“话都给你说尽了，我还说什么。！”聂晓枫气得口不择言，要挣开凌宇，又摆脱不了他的钳制，索性瞪

大眼睛回吼：“你呢？你就会躲在背后盯着我、试探我、挑拨我、用暧昧的态度迷惑我。如果，如果不是你跟着我，我母亲，我母亲的事怎么会闹成那样？”不由得悲从中来，聂晓枫的泪湿了脸庞。

“晓，不要哭！不要哭！”凌宇着了慌，连忙轻轻地吻去她的泪珠。

忍着泪，聂晓枫秀气的下巴抽搐着：“你一心叫我回来，不就是因为我在暗龙中比较另类好玩吗？不就是我还有些本事吗？我乖乖做暗龙之风好了，你看。”她别过脸来：“耳环，我再也不会拿下来了。”她不是已经拿出诚意了吗？他没有看见新的系统吗？！

“晓，我承认我喜欢能干的聂晓枫，但我也喜欢自在快乐的晓呀。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我当成可以依赖信任的人，最亲密的人。懂吗？”

“才不要呢！依赖会使人失去独立性，依赖会让人变得软弱，最亲密的人反而会伤害彼此。”父母的争吵，母亲的叮咛，让她变得不敢轻易相信。

“晓，忘记云姨的话，忘记聂叔和她的纠葛。那是他们上一代的事。跟我们毫无关系，何况那还是个错误的范例。看看你四周，泽禹和云烟、冠杰和苹果，那些才是正确的！”他不要再让那些恶梦左右他的晓。

他希望她能够坦诚地面对未来。

“我们的情况跟他们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她到底在别扭什么？

“你又不……”话到嘴边，又改了口，“你只是在关心你的下属。”虽然这样也说不通。

“关心下属？”凌宇倒抽一口气，难道他到目前为止的不懈努力，都败在了这句关心下属上？“关心下属我会关心到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吗？”他气恼地吻着聂晓枫的眉眼，脖颈，然后长久地霸占了她的樱唇。直到聂晓枫喘不过气来，凌宇才恋恋不舍地放开她。

“这是关心下属的表现吗？”激情未退，凌宇紧紧逼上。

“别以为什么事都能用吻来打混！”

“有人关心属下，会关心到床上去吗？”凌宇气恼地低吼，如果他不是当事人，他真不敢相信他们曾在一起过。

“你，你提上床的事做什么？”聂晓枫羞得满脸通红。她，她当时不过是意乱情迷，况且还半醉半醒！

“晓，”他变得无力了，“你不是个比苹果还要迟钝的人吧？”

“我，当然不是。”不是对苹果有偏见，但凌宇这

样说简直侮辱她的智慧！

“那你为什么总是看不透我的心呢？”

“我又不是透视眼！”他的话已经很难猜了，何况猜心。

“我们之间，跟暗龙无关，跟聂叔云姨更无关。单纯的，作为男和女，你对我很重要。也许别人也会对暗龙龙首的我如此忠诚，也许别人也会勇敢地替我挡子弹，出生入死，但这都不重要。只有你，能激起我的感觉，能唤醒我的爱怜。这世上只有你，惟的一个晓，你明白吗？”将手插入她的发中，凌宇明白地说出他的心意。

“你是说——”她好像看见了他心的一角了。

“我爱你！”绕了半天，凌宇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咦？”凌宇真的说了，绵绵的情话，还滔滔不绝呢。

“当你出现在我生命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你是不一样的，你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变数，而我，顺应了这种变数。接近你，了解你，喜欢你，爱你。”

“——”怎么办？脸好烫，心好热；我，对你重要吗？”她想在凌宇心中留有一席之地呀。

“很重要！”

“像云烟对于孟大哥一样重要？”

“比那还重要！”她不仅是他的红粉知己。

“想苹果之于冠杰那样重要？”

“比那还重要！”她也不只是他的青梅竹马呀。

“我不要做那种只坐在那里就能鼓励别人的花瓶。”
她不要做江萍萍那种没知识的小女人，那绝对不是她要的幸福。

“我喜欢看你工作时神采飞扬的样子。”

“我不会变成云烟那种温柔似水的女人。”

“我也不期待！”那样的聂晓枫他都无法想象。

“我……”晓已经无法说出成句的话了。

凌宇更想要她全然的信任：“对我坦诚，晓！”

“我，其实我也……爱你。”最初的幻想，到相处时的敬畏，再后来的暧昧情结，她对凌宇的眷恋已经变得越来越深。

“不够！”这不公平。

“当，当然。”眼睛转呀转，不自觉地流露出女儿娇态。

“说清楚点。”凌宇蹙起眉头。

“你什么时候变得像女人那样婆婆妈妈了！”她挂念那句话还情有可原。他一个大男人，少听一句会掉

块肉吗？

“我婆妈？”凌宇苦笑，这才是她的害羞本性吗？
“要知道，是你欠我一个承诺，你应该……”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慢慢了解你的，现在……”聂晓枫将双臂搭上凌宇的脖子；讨论别的事情……”朱唇轻轻地映上凌宇的脸。

一对男女吻地浑然忘我，全然不顾脚边的娜娜。
在春风浮动的季节里，孤独地抽泣着……

尾 声

婚礼现场

很抱歉，这好像不是本书主角的婚礼，而是他们的好友孟泽禹和邵云烟在喜得贵子后补办的婚礼。一时间，各路人马齐来道贺。当孟泽禹等人在前庭忙着招呼客人时，聂晓枫居然闲闲地坐在后面的化妆室里，跟云烟聊天。没办法，美其名曰保护新娘的人身安全。

“潇，你真的不做我的伴娘了吗？”云烟一边任化妆师替她扑粉，一边不忘抓紧时间在最后关头劝说聂

晓枫。

“如果是伴郎的话，我就考虑。”聂晓枫只顾埋头吃水果；云烟，你不觉得这件裙子太素了点吗？”虽然云烟天生丽质，但作为新娘，应该穿得更华美些。

“不会呀。做伴娘装刚刚好。”云烟毫无心机地说，根本没注意到旁边的化妆师差点挤坏了眼睛。

“这位仁兄，你眼睛不酸吗？”聂晓枫眼尖地看到了。她该不是又被算计了吧？不行！“我去看看他们前面弄好了没有，这半会还不让人来叫。”她最好赶快走人。

“聂高干。”化妆师急忙唤住她，不行啊，新娘怎么能这样子走出去呢！

“嗯？”拉开门的聂晓枫回首一看，却忽略了门外的人影。

“龙首。”化妆师毕恭毕敬地呼唤门口的人。

“老大？”不待聂晓枫回头，一记手刀，使她陷入了黑暗中。

哗哗哗！聂晓枫在众人的鼓掌声中醒来，发现自己身着一件下摆大得夸张的白色婚纱，依在黑色礼服上。抬眼望去，是凌宇的无敌俊容！

“老大，怎么回事？”她很生气！她平身最恨别人

敲她的头！

“晓，来跟我说，我愿意。”

“这是……”

“说了你就明白了。”凌宇坚持，他就知道，晓刚刚醒来的时候，是很糊涂的。

“好吧，我愿意。但是……”

哇！欢呼声响成一片，盖过了聂晓枫的声音。出什么事了？

“好了，各位，”凌宇摆了个噤声的手势，立刻鸦雀无声；“录音存证了吗？”凌宇转身问一旁的工作人员。

“存了！”

“各位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如雷鸣般的回答，差点震破聂晓枫的耳膜，他们到底请了多少人？

“聂晓枫小姐自愿嫁给凌宇为妻。暗龙的追捕逃妻之事到此落幕，这样的交待希望大家满意。”凌宇完全自说自话；“现在，新郎要吻新娘了。大家请自便。”随即迅速地给她一个深吻，让大家乐得拼命鼓掌，也暂时吻掉了她的疑问。

“你！”聂晓枫气死了！她的婚礼！居然是她的婚

礼！

“晓，我也是为我们好嘛。”凌宇笑得心满意足。

“我，”她还没有好好体验代嫁新娘的感觉，她还没有整顿好为人妻子的心情，她还没有好好享受恋爱的感觉，就这样……

“你也没有损失呀，白赚了一个好老公，不是吗？”

“可是，我自己的婚礼，我居然都没有参与感！”

“新娘方面的事宜不都是你来打理的吗？”

“我没有走上红地毯的感觉！”

“是我一直抱着你的，这不更有意思吗？”

“我根本没有看见我的婚礼！”呜，从头到尾，她都一团雾水。

“没关系，我们有全程摄像，你将来想看多少遍就看多少遍。”

“可是。”

“没有可是。”一把拉下动来动去的晓，他决定还是以吻来封缄她。